

總

祖徠石先生文集總目錄

宋頌九首并序

宋頌 章

皇祖六章二章 田八句一章六句三章四句

聖神四章一章四句一章八句一章七句一章六句

湯湯三章章八句

莫醜四章章六句

金陵二章章八句

聖文三章章十句

六合雷聲六章章六句

祖徠先生集總目





聖武三章章十句

明道十一章二章八句四章六句六五章

四句

慶曆<sup>歷</sup>聖德頌

卷第二

古詩

汴梁渠

麥熟有感

讀詔書

待士熙道未至

赴任嘉州嘉陵江泛舟三豪詩送杜

默師雄

三豪另行  
相字

南山贈孫明復先生

寄永叔

南霽雲

贈張績禹功

西北

贈孫先生

寄李縵仲淵

送李<sup>生</sup>謁張侯

勉富春先生

送路遵謁孔宣公

過魏東郊

蜀道自勉

聞子規

哀隣家

送趙澤

觀碁

贈劉中都

卷第三



古詩

感事

送張革從道

田謂千乘縣  
祕丞

送范曙

赴天雄李  
尉辟命

安道登茂材異等科

寄明復熙道

詔下勉諸生

感興

又送從道

寄北京密直杜公

偶作

詔罷縣令舉

植壹

贈李常李堂

愛日勉諸生

閑興

過潼關

勉師愚等

寄弟會等

五月十日雨

送李堂病歸

三子以食貧困於藜藿為詩以勉

蜀地多山而少平田因有云

彼縣吏

蝦蟇

劉生病歸

久旱

永伯仲淵在獄作詩傷之

送進士高樞拱辰

讀韓文

卷第四

律詩

讀石安仁學士詩

寄雷澤張從道



竹書筒二首

訪田公不遇

勉蘇唐詢秀才

獵

太寒早行

遊靈泉山詩

至日早離張村

歲晏村居

病起吟殘菊

和馬寺丞秋日寄明復先生

嶽色

宿村舍

和奉符知縣

馬寺丞捕蝗回有作

泰山

留守待制視學六首

寄庶明推官

寄沛縣梁子高

送殿院還臺

山齋熟寢

田集賢書至因題書後

元均首登賢良科因寄

安道再登制科

送奉符監稅孟執中借職

張文叔由臺臺薄改著作

寄君謨

寄元君均

寄叔仁

寄張題姜潛至之讀易堂

右綿席上呈知郡王虞部

嘉州寄左綿王虞部

士廷評相會梓州

勉鄭師揚秀才

送李堂伯升病歸

伯升病君逢遵道送歸

喜雨

番題敏夫隱居

訪竹谿呈孟節

並有懷熙道

招張仲洞明遠

楮相

寄孔中丞



送弟及之就彭門侍養 村居

燕支板浣花牋寄徐賊方 御史臺牒督光臺錢戲呈通判寺丞

送馮司理之任彭州 寄通判呂國博

顏魯公太師二首 褚遂良僕射

陽城諫議 袁高給事

溫造御史 劉栖楚拾遺

讀五王傳 讀晉魯二公傳

李美公勳 漢成帝

文中子二首 初過潼關值雨

雨晴復賦一絕 過溫湯

初過大散關馬上作 過飛仙嶺二首

峽中 劔門讀賈公疎詩石

赴嘉州得友人書因答之 蜀道中念親有作

泥溪驛中作 柳池驛中作

訪栗園有感 村舍有姥八十餘出拜

怪 恠說上 恠說中

恠說下 原亂

明禁

卷第六

卷第五



是非辨

復古制

明四誅

擊池地笏銘 并序

鄭元傳

卷第七

可嗟貽趙狩

畫箴貽君豫

二大典

讀原道

辨揚

尊韓

釋汝墳卒章

錄蠹書魚辭

歸魯名張生

宗儒名孟生

卷第八

貴謀

救說

責臣

錄微者言

辨私

書淮西碑文後

責素食

辨謗

朋友解 并序

辨惑

卷第九

明隱

賢李

明孔

題鄆州學壁

釋疑

孫少傅致政小錄

兵制

養說



卷第十

記永康軍老人說  
趙延嗣傳

漢論上  
漢論中

漢論下  
中國論

卷第十一

季札論  
伊呂論

憂勤非損壽論  
牛僧孺論

周公論  
王爵論

陰德論  
水旱責三公論

卷第十二

書

上范中丞書  
上郭殿院書

上趙先生書  
上杜樞副書

上張兵部書

卷第十三

書

上蔡副樞書  
上孔中丞書

上范思遠書  
上劉工部書

與楊侍讀書  
上轉運明刑部書

卷第十四



書

上杜副樞書

上李雜端書

與士建中秀才書

與張洞進士書

上王沂公書

王上狀元書

上孔徐州書

卷第十五

書

上孫少傅書

答歐陽永叔書

上范青州書

與祖擇之書

與君貺學士書

上孫先生書

卷第十六

書

與范十三奉禮書

上韓密學經畧使書

與董秀才書

與張秀才書

與士熙道書

與裴負外書

與范思遠書

與漢州王都官魚屯田書

卷第十七

書

上范經畧書

代張顧推官上銓主書



代高長官上轉運書  
上徐州危諫議書  
與奉符知縣書  
上潁州蔡侍郎書  
與張安石書

卷第十八

序

三朝聖政錄序  
唐鑑序  
石曼卿詩集序  
送龔鼎臣序  
送祖擇之序  
送張績李常序  
送劉先之序  
呂虞部士龍字序

卷第十九

記

祥符詔書記  
宋城縣廟夫子記  
泰山書院記  
青州州學公用記  
新濟記  
去二畫本記  
宣化軍新橋記  
拓城縣巡檢廨署記  
鄆城縣新堤記  
祭堂記  
拜掃堂記

卷第二十

謝益州張密學啓  
謝益州轉運明學士啓  
謝兗州李相公啓  
謝兗州通判孟虞部啓



代鄆州通判李屯田薦士建中表

鄆州知州祈雨文  
上南京夏尚書啓

移府學諸生  
京南夫子廟上梁文

南京知府祈晴文

徂徠石先生文集總目錄終



新雕徂徠石先生文集卷第一

宋頌九首 并序

宋頌

皇祖六章二章八句一章六句三章四句

聖神四章一章四句一章八句一章七句一章六句

湯湯三章章八句

莫醜四章章六句

金陵二章章八句

聖文三章章十句

六合雷聲六章章六句





聖武三章章十句

明道十一章二章八句四章六句五章四句

慶曆聖德頌

宋頌

詩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神功告於神明者也夫有盛德大業然後稱為之文辭有粹文俊辭然後充見乎功業德與辭表裏功與文相埒然後奮為宏休摛為英聲昭為烈光晞晞曄曄如日之華鏗鏗訇訇如雷之行鳴於無前揚於無上江浸海流天高地厚不有窮盡若周之文武興起王業公

旦制作禮樂成康積隆太平宣王身起中興其功偉歟漢之高祖定禍亂文景崇尚恭儉孝武却攘戎狄光武恢復漢業其功偉歟唐之太宗誅李密王世充竇建德薛舉輔公柘明皇除太平公主相姚宋開元三十年昇平憲宗斬楊惠琳劉闢吳元濟復諸侯地數千里其功偉歟我國家

太祖武皇帝一駕而下澤潞再矢而定維揚三揖而納荆潭四指而收蜀廣五征而平江南太宗文皇帝克紹前烈亦既踐祚南致淮海數十州之地繞謀順動北縛并元四十五年之寇



真宗章聖皇帝暫臨澶淵匈奴喪威墮膽迄今四十年樂我盟好不敢筆馬而南今

皇帝在明道之初獨臨軒墀躬殿庶政神謀睿斷如雷之動六合莫不震焉發號施令如風之行萬民莫不見焉登仕哲艾剪鉏姦惡天清地明日燭月霽其功也如此鴻烈景鑠乃可作為歌詩雅頌流於金石被於管絃報天地而奏宗廟感昆蟲而和夷貊矣故周有清廟生民臣工天作雖潛勺武漢有中和樂職聖主得賢臣唐有晉陽武獸之窮涇水黃奔鯨沛淮夷方成元和聖德諸篇臣介竊

擬前人輒取

太祖太宗真宗陛下功德之尤著見者為宋頌九篇臣雖齒髮堅壯未為衰老自視材智甚短施之於事無毫髮所長虛生盛明之時真以為媿然文采晦昧體格卑隘不足以稱述四聖君之耿光亦庶乎萬一有以助太平之頌聲云

皇祖太祖皇帝初用師伐

李筠伐揚州滅李重進

也皇祖神武疇

年四月筠叛於潞皇祖

躍馬至潞城下筠窘赴火焦頭爛額皇祖龍驤疇敢倡  
狂元年九月進  
驅至揚城隅進窘登



樓并焚其孥 皇祖曰嘻物情難籌予代有周天時人  
謀罔有不同予 休其予亦即祚涵濡養撫罔有失所  
子德其裕筠胡予違進胡不隨予匪汝誅汝自取之既  
剪翦二盜聖武烜耀荆潭蜀吳如拔腐草

皇祖六章二章八句一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聖祖太祖皇帝出師援長沙且假道經遂取荆潭也不  
疾而速不怒而威惟聖惟聖神其幾其微二國之君各  
保爾土虎馮於山莫予敢取蛟憑于淵莫予敢侮萬斯  
年兮關鑄以固聖機神謀天祕地藏風行雷動且秣我  
馬耶夕其疆二君不知晏眠于床具蒿與舟同朝天子

一發五紮二君皆至

皇祖聖神鴻光丕懿

聖神四章一章四句一章八句一章七句一章六句

湯湯 太祖皇帝收蜀取孟昶也湯湯其江區區爾孟  
一夫當關不知天命蟻固于冗蛙負于井咫尺之地為  
可以騁彼以險守我以德懷王師東來函谷自開蜀虜  
授首呼號哀哀蜀人鼓舞與我來偕昔時蜀道絕人往  
來往今蜀既平王道蕩蕩尉候一朝置貢相望山魏魏  
皇祖德聲遠暢

湯湯三章章八句



莫醜 太祖皇帝用周渭之策命潘美取廣州也莫醜  
匪虺莫悍匪兇有錄在南毒螫不已沸湯熱火暴我  
赤子 皇祖曰嗇天生蒸民 之君長以養以仁乃予不  
恤匪錄之器乃謀于渭乃將于美王師鷹揚涉江萬里  
闢其城門錄號請死 皇祖有德乾覆坤容予在弔民  
不殺以封 皇祖慈仁感于昆蟲

莫醜四章章六句

金陵 太祖皇帝命師取李煜也金陵峩峩長江萬里  
誰為巢穴養此蛇豕天豈作限而險而恃不順不臣敢  
元天子帝赫斯怒王師徐驅崑崙樓蟻豈勝誅鉏  
哀哀窮俘爰叫以呼歸于京師燁哉聖謨

金陵二章章八句

聖文錢俶以吳越歸也聖文安安聖武桓桓朝貢萬里正  
朔百蠻無吳之險無蜀之艱無潭之器無荆之頑咸予賓  
順悅色和顏彼俶在杭有地千里皮毀毛落孤睽莫恃懼服  
聲教慕為臣使携彼人民挈其土地于橐于囊歸于天子  
天子神聖罔不懷柔既懷而封恩涵澤流逆予有刑視彼  
揚州順予有封視此錢侯赫赫宋德何有窮休

聖文三章章十句

六合雷聲 太宗皇帝親征太原取劉繼元也六合雷聲



中國有君塗其耳目不使聽聞隔在荒外嗟爾并人匪  
民之器為賊俘虜往弔其民王澤時雨往伐其罪王師虎  
旅昔時錢俶有國於吳今俶歸我為吾前驅并人望風  
請為臣奴舊是匈奴為并左臂今附有德不與賊子并人失  
求就戮死撫我則懷并人肯來降旗出城并門夜開并土  
既平吾王休哉生在 藝祖未遑拓寓遺我 聖宗啓  
此北土敢告

太廟惟 皇孝武

六合雷聲六章章六句

聖武戎犯我疆至于澶淵 真宗皇帝親臨六師射煞戎

酋軍不得歸乞盟請和也 聖武惟揚鷹師虎旅至于澶  
淵執彼醜虜醜虜之來蜂蟻敢怒我師如林不怒以懼  
既俘其師請示死所 聖仁如天惡殺好生予以耀德  
匪來觀兵亟命止戈無茲黷刑不勦其類戴我以兄屈  
膝請和畏我威靈棄甲以歸處彼北隩千斯年兮永以  
為好邊人其安養幼送老民有肥田馬有茂草威德遠  
兮思我 聖考

聖武三章章十句

明道莊獻明肅皇太后崩今 皇帝陛下獨臨軒墀聽  
決萬機睿謨聖政赫然日新也明肅惟母實勤養撫有



而

臣有虎有離有附請王祿產請廟考祖古人有作規呂  
矩武政在房惟小人乘時十年于茲惟幾惟微聖人如  
天不識不知龍悔其威神藏其為明道四月睿德明發  
帝褰簾箔出臨軒榻摠擘萬機指揮六合聖人之興雷  
動乾行進退大臣顏色和平誅逐群豎左右不驚不怒  
不威不疾而速百蠻偷息百官重足土无二主惟辟作  
福圖任哲艾拔崇賢能旌賁忠臣死生光榮洗刷散風  
宮闕清明惟帝之道與時語默靜則坤闔動則乾闢十  
年深宮不有其權今日南面退姦進賢宋承大紀八十  
年矣明道之政獨為粹美唐三百年時惟開元倚欵明

道開元同言明道之政可以歌舞小臣作頌實慙吉甫

明道十一章二章八句四章六句五章四句

慶曆聖德頌

三月二十一日大昕

皇帝御紫宸殿朝百官相得象殊拜竦樞密使夷  
簡以司徒歸第二十二日制命昌朝叅知政事弼  
樞密副使二十六日勅除脩靖素並充諫官四月  
八日皇帝御制紫宸殿朝百官衍樞密使仲淹琦  
樞密副使乃用御史中丞拱辰御史邈御史平諫  
官脩靖十一疏追竦樞密使勅十三日勅又除襄



為諫官天地人神昆蟲草木無不歡喜 皇帝連  
退奸進賢發於至聰動於至誠奮於睿斷見於剛  
克陟黜之明賞罰之公也上視漢魏隋唐五代凡  
千五百年其間非无聖神之主盛明之時未有如  
此選人之精得人之多進人之速用人之盡實為  
希闊殊尤曠絕盛事在 皇帝之德之功為卓犖  
瑰偉神明魁大古者一雲氣之祥一草木之異一  
蹄角之怪一羽毛之瑞當時羣臣猶且濃墨大字  
金頭鈿軸以稱述頌美時君功德以為無前之休  
丕天之績如仲淹弼實為不世出之賢求之于古

堯則夔龍舜則稷契周則閎散漢則蕭曹唐則房  
魏 陛下有之諸臣亦皆今天下之人望為宰相  
諫官者

陛下盡用之此比雲氣草木蹄角羽毛之異萬萬  
不侔豈可翻無歌詩雅頌以播吾君之休聲烈光  
神功聖德刻于琬琰流于金石告于天地奏于崇  
廟存于萬千年而無窮盡哉臣實羞之臣膏愛慕  
唐大儒韓愈為博士日作元和聖德頌千二百言  
使憲宗功德赫奕煇燁昭于千古至今觀之如在  
當日 陛下今日功德无讓憲宗臣文學雖不逮



韓愈而亦官於太學領博士職歌詩讚頌乃其職  
業竊擬於愈輒作慶曆聖德頌一首四言凡九百  
六十字文辭鄙俚固不足以發揚臣子之心亦欲  
使陛下功德赫奕煒燁昭于千古萬千年後觀  
之如在今日也臣不勝死罪臣賤无路以進姑藏  
家以待樂府之采焉

於維慶曆三年三月 皇帝龍興徐出闈闥晨坐太極  
晝開閭闔躬攬英賢手鋤姦柎大聲泠泠風震搖六合如  
乾之動如雷之發昆蟲踴躍妖怪藏滅同明道初天地  
嘉吉初聞 皇帝感然言曰予父子祖付予大業予

恐失墜實賴輔弼汝得蒙殊重慎做密君相予久予嘉  
君伐君仍相予笙鏞斯協昌朝儒者學聞該洽與予論  
政博以經術汝貳二相庶績咸秩惟汝仲淹汝誠予察  
太后乘勢湯沸大熱汝特小臣危言葉葉為予予諫正  
予門闈為予京兆聖予讒說賊叛于夏往予式過六月  
酷日大冬積雪汝暑汝寒同於士卒予聞辛酸汝不告  
乏予晚得弼予心弼悅弼每見予無有私謁以道輔予  
弼言深切予不克舜弼自咎罰諫官一年奏疏蒲篋侍  
從周歲忠力盡竭契丹亡義檮杌饕餮敢侮大國其辭  
慢悖弼將予命不畏不懼卒復舊好民得食褐沙磧萬



里死一節視弼之膚膚霜剝風裂觀弼之心鍊金鍛鐵  
寵名大官以酬勞渴弼辭不受其志莫奪惟仲淹弼一  
夔一契天實賚予予其敢忽並來弼予民无瘥札曰行  
汝來汝予黃髮事予二紀毛秃齒豁心如一考率履弗  
越遂長樞府兵政毋蹶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其器魁樞  
豈視君楔其人渾樸不施剝剝可屬大事敦厚如勃琦  
汝副衍知人予哲惟脩惟靖立朝讞讞言論礪礪忠誠  
特達祿微身賤其志不怯嘗詆大臣亟遭貶黜万里歸  
來剛氣不折屢進直言以補予闕素相之後含忠履潔  
昔為御史幾叩予榻至今諫疏在予箱匣襄雖小臣名

聞予徹亦嘗獻言箴予之失剛守粹慤與脩儔匹並為  
諫官正色在列予過汝言無鉗汝舌 皇帝明聖忠邪  
辨別舉擢俊良掃除妖魍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  
去如距斯脫上倚輔弼司予調燮下賴諫諍維予紀法  
左右正人無有邪孽望太平日不逾浹 皇帝嗣位二  
十二年神武不殺其默如淵聖人不測其動以天賞罰  
在予不失其權恭己南面退姦進賢知賢不易非明不  
得去邪惟難惟斷乃克明則不貳斷則不惑既明且斷  
惟皇之德群下踧踖重足屏息交相告語曰惟正直毋  
作側僻 皇帝汝殛諸侯危慄墜玉失馬交相告語



皇帝神明四時朝覲謹脩臣職四夷走馬墜鐙遺策交  
相告語

皇帝神武解兵脩貢永為屬國

皇帝一舉群臣懾焉諸侯畏焉四夷服焉臣願  
陛下壽萬千年

新雕徂石先生文集卷第一



新雕徂徠石先生文集卷第二

古詩

汴渠

讀詔書

赴任嘉州嘉陵江泛舟

南山贈孫明復先生

寄永叔

贈張績禹功

贈孫先生

送李生謁張侯

麥熟有感

待士熙道未至

三豪詩送杜默師雄

河決

南霽雲

西北

寄李溫仲淵

勉富春先生



送路遵謁孔宣公

過魏仲東郊

蜀道自勉

聞子規

哀隣家

送趙澤

觀碁

贈劉中都

汴渠

隋帝荒宴遊厚地剗為溝萬舸東南行四海困橫流義  
旗舉晉陽錦帆入揚州揚州竟不返京邑為墟丘吁哉  
汴梁渠水至今病不瘳世言汴水利我為汴水憂利害  
吾豈知吾試言其由汴水濬且長汴流湍且邁千里泄  
地氣萬世勞人謀舳舻相屬進餽運曾無休一人奉口

腹百姓竭膏油民力輸公家斗粟不敢收州侯共王都  
尺租不敢番太倉粟我我冗兵食無羞上林錢朽貫桑  
官求要優吾欲塞汴水吾欲壞官舟請君簡賜予請君  
節財求王畿萬方千里邦國用足周盡省轉運使重封  
富民侯天下無移粟一州食一州

麥熟有感

癸酉中作

去年經春頻肆赦拜赦人忙走如馬五月不雨麥苗死  
赦頻不能活窮寡今年經春無赦書十日一雨及時下  
五月麥熟人民餉一麥勝如四度赦吾願吾君與吾相  
調和陰陽活元化陰陽無病元氣活風雨調順苗多稼



使麥長熟人不饑敢告吾君不須赦

讀詔書 下亥中作

關中有山生虎狼虎狼性尪不可當去歲食人十有一  
無辜被此惡物傷守臣具事奏聖帝聖帝讀之惻上意  
乃詔天下捕虎狼意欲斯民無枉死吾君仁覆如天地  
只知虎狼有牙齒害人不獨在虎狼臣請勿捕捕貪吏  
待士熙道未至

鳳凰饑憶玉山禾鼓翅飛下玉山阿玉山之禾粒未熟  
飢不得食心如何麒麟渴憶崑山流軒軒直出崑山幽  
崑山之流流未長渴不得飲予心愁

赴任嘉州嘉陵江泛舟

中心橫大江兩面疊青嶂江山相夾間何人事吟放半  
罇岸幘坐永日開船望孤棹已夷猶數峯更青向危影  
倒波底疑嵐浮水上鳴鷺蒼猿啼樵歌應漁唱併生泉  
石心堪媿庸俗狀江心清照人江面平如掌有客去道  
遙扁身浮蕩漾遠與城市絕深將泉石向水鳥忽東  
西溪雲時下上軒冕誰富貴琴罇自閑放酒色照淥波  
吟聲入秋浪五湖何范蠡磻磻無呂望吾家徂徠下汶  
水有清響常時夜雨急隨雨來枕上鬼鬼寒無寐山居  
得真上尚一為塵纓縛不得閑時餉兩耳聒欵聲喧囂



千万收狀兩夜自潺湲宦途空悲愴劔南四千里地遐  
接蠻瘴乍聽江聲聊使心靈暢

三豪詩送杜默師雄并序

本朝八十年文人為多若老師宿不敢論數  
近世作者石曼卿之詩歐陽永叔之文辭杜師  
雄之歌篇豪於一代矣師雄學於予辭歸作三  
豪詩以送之

曼卿豪於詩杜壇高數層永叔豪於辭舉世絕儔朋師  
雄歌亦豪三人宜同稱曼卿苦汨沒老死殿中丞身雖  
埋黃泉詩名長如冰永叔亦連蹇病鸞方騫騰四海讓

獨步三館最後登師雄二十二筆距停如鷹才格自天  
來辭華非學能迴顧李賀輩麋俗良可憎玉川月蝕詩  
猶欲相憑凌曼卿苟不死其才堪股肱永叔器甚閎用  
之王道興師雄子勉旃勿便生驕矜

南山贈孫明復先生

我來南山興感悲万物絃絃宰者誰衆材叢卑無竒姿  
直轅曲輪皆所宜大木磊磊節幹竒撐巖柱谷無處施  
我願天子脩明堂坐朝諸侯會四夷柱要十圍棟百尺  
日責匠石搜訪之千人用斧萬人拽大根斫斷山崩歌  
五州追牛十縣丁載送上都天子怡般輸駭汗工僅走



有目未省曾觀窺蓋帝合宮堯衢室周制九筵虞總期  
聽政朝夕有攸處闔門左右咸以特天子拱手四輔立  
坐致四海為雍熙不用直棄用即大短轅曲輪爾胡為

河決 乙亥中作

崑崙山最大嵒嵒橫絕域黃河地下來洶洶不可測一  
發怒壁開崑崙石水出東北阨浩渺無涯極平地水行  
疾九州如咫尺湯湯勢滔天黎元多沈溺上貽堯心憂  
四岳舉繇塞繇用汨彛倫九載無成績堯怒不能治遂  
行羽山殛有子其曰禹命使嗣父職洛中得龜書九疇  
文甲圻禹乃乘四載周游視水迹百川各復道九河皆

開闢禹功既已成水患方茲息竊思大禹意河九為遠  
策况聞殺其溢聞之孔安國三代逾千年所以無災厄  
戰國爭土疆諸侯用詐力遷徙無常歲湮淪不可識隄  
障過水勢溝渠絕地脉禹道不復究河流有壅隔頻為  
中國患中國不安席徒官徒負薪河伯弗受壁斫盡洪  
園竹安救瓠子役民力殫將竭國材耗亦劇四方競上  
疏羣臣爭籌畫田蚡方為相書來多持扼豈顧天下利  
惟以私田惜賈心不為用延年亦見斥如何聖人功千  
載復不得皇宋運熙泰四聖崇道德百蠻皆臣順万物  
遂生殖七八十年間人不聞金華惟茲澶滑郡河決亦云



丞常記天禧中山東與河北藁結賦不充遂及兩京側  
騷然半海內人心愁慘戚河平未云幾隄防有冗隙流  
入魏博間高原為大澤良田百萬頃盡充魚鼈食救之  
成勞費不救悲慙惻吾君為深慮不食到日具我黍糲  
寸祿素餐堪自責不負一畚土私輒逃丁籍又無一言  
長万分有裨益與世同浮沈隨羣耳默默亦或中夜思  
斯民苦瘦瘠四年困蝗旱五穀餌蟲蟻年來風雨時纔  
得一秋麥手足猶瘡痍飢膚未豐碩若待回體肥斯民  
無愁色不然尋九河故道皆歷歷一勞而永逸此成功  
無數或可勿復治順其性所適從民就寬肥注水灌戎

扶試聽芻蕘言三者君自擇

寄永叔

九龍行雨歲在丙子皇天之命實勤止泓秋水暖嗜慾  
飽七龍嬉戲兩龍睡卷藏密雲空自膏畜聚甘雨不肯  
施旱魃妖狂作民虐風伯暴怒興日熾訐號仰天天不  
聞九州之木皆乾瘁嗟呼龍職職行雨失職不雨民胡  
恃騶虞義獸心實仁不忍斯民不食死向龍慢為數龍  
罪龍不能答滿面恥偷向上帝說騶虞得罪龍竊喜欲  
知龍與騶虞分仁與不仁而已矣

南霽雲

唐祿山亂張巡出許遠固守睢陽城  
兵窮援絕霽雲跳城走泗投賀蘭



乞救賀無出與意齊雲對衆斷一指為不  
食怒離泗以一夫射浮首為志且曰賊退  
我必未殺  
賀蘭云

祿山熾亂火焚崑崗炎炎二京鞠為戰場百官奔走萬  
乘蒼黃孰城能守孰城不亡贍彼淮水其流湯湯有城  
有民在淮之陽遠位巡上巡智我疆以城受巡巡亦克  
當賊從西來殺氣堂堂旌旗如林對城而行巡遠登城  
辭毅色康城中之人踴躍倍常賊知城堅坐甲裹糶糧  
城中食盡殺愛以膏士無二志持病扶瘡寧守城死城  
不可降霽雲勇烈跳軼出走泗投賀求兵救之賀飲霽  
雲牢醴羅列霽雲筵席謂眾云曰淮陽之人不食一月

義不獨飽食下輒咽以刀斷指左血流彼何人兮忌  
忠嫉節心不感兮賊功害我不出一兵半觀斧戕霽雲  
心折寸寸如鐵霽雲提鞍怒髮衝冠一以志復來不  
完路人傍觀涕流瀾遠近聞者為之辛酸力盡且窮  
城孤無援至死不屈萬戈來攢精誠內發顏色自安身  
輕鴻毛名重泰山吾執唐刑罔容於姦未誅祿山先誅  
賀蘭

贈張績禹功

李唐元和間文人如蠶起李翱與李觀言雄破奸宄孟  
郊及張籍詩苦動天地持正不退讓子厚稱絕偉元白



雖小道爭名愈弗已卒能霸斯文昌黎韓夫子吾宋興  
國來文人如擲比黃州才專勝漢公氣全粹悔之號絕  
群平地走虎兕謂之然駁雜亦文中騏驥白禎洎盧震  
江沱自謂水朱巖兼孫僅培塿對嶽峙卒能霸斯文河  
東柳開氏嗟吁河東沒斯文乃叱否汨汨三十年淫哇  
滿人耳粵從景祐後大儒復昌始文人如麻立縱橫櫟  
戰騎徂徠山磊砢生民實頑鄙容貌不動人心膽有比  
比不度蹄涔微直欲觸鯨鯉有慕韓愈節有肩柳開志  
今讀禹功文矛戟寒相倚寶光千里高飛出破屋裏龍  
音万丈長拔出龍淵底雷霆皆藏身日星或失次戒慙

年老大才力漸衰矣禹功氣壯今方二十二前去吾之  
年猶有十四歲今讀禹功文鬼鬼已驚悸更加十四年  
世應絕儔類卒能霸斯文吾恐不在已禹功幸勉旃當  
仁勿讓爾

西北 乙亥中作

吾嘗觀天下西北險固形四夷皆臣順二鄙獨不庭吾  
君仁泰厚曠歲稽天刑孽芽遂滋大地豕極羶腥漸聞  
頌驕蹇牧馬附郊垆吾恐患已深為居靡寧堂上守章  
句將軍弄娉婷不知思此否使人堪涕零

贈孫先生



世無伯樂不識馬眼看騏驎如駑駘先生今年四十四  
才似臯夔胡爲哉泰山山下水照石溪聲濺濺白雲堆  
我居其間名御茅屋先生先生歸去來

寄李蘊仲淵

噫吁嘻嘻屈原放賈誼投悔之流子望囚古人今人皆  
不免才能累身才反仇吾友仲淵少學古習中踈落羅  
孔周點毫磨墨作文字壯哉筆力追群牛三十青衫得  
一尉尺澤寸疲蟄長虬清廉愛民復材武一日得罪繫  
涖州噫吁嘻屈原忠臣楚之望賈誼少年才無傳海之  
蒼望俱命世麒麟頭角爭崔嵬時不與將兮柰何無淵

仲淵勿涕流

送堯生謁張侯

李生長七尺栖栖長自弔一飲酒一石常懷酒甕小一  
食牛一腔平生未曾飽負劍出門去滿眼荒榛道行行  
何所適淚下沾襟抱李生且收涕不足苦悲道悼非無  
咸池音變曠世所少不識伯樂氏飛黃編牛阜我聞侯  
者其人非草草六經探精微九流得拍要苟况或言兵  
杜牧曾深考縱橫文武術難以尋常較磊磊公侯器可  
以鎮浮踪予將丈二矛試向伊前掉見予伊心喜扶子  
出泥淖王濟牛心炙李生應得咬



乙亥冬富春先生以老儒醇師居我東齊濟  
北張洞明遠楚宮李縕仲淵皆服道就義與  
介同執弟子之禮北面受其業同作百八十  
二言相勉

鳳凰飛來衆鳥隨神龍遊處群魚嬉先生道德如韓孟  
四方學者爭奔馳濟北張洞壯且勇楚丘李縕少而奇  
二子磊磊落頰驚倍泰山石介過便之三人堂堂負英  
氣胸中拳蟠蛟螭道可服兮身可屈北面受業尊為  
師先生晨起坐堂上口諷太易春秋辭洪音琅琅響齒  
牙鼓黃孔子興宓羲先生居前三子後恂恂如在汾河

涓續作六經豈必讓焉無房杜廊廟資吁嗟斯敝已  
已天生吾輩同扶持二子勉旃吾不惰先生大用有時  
當以斯文施天下豈徒玩書心神疲

送路遵謁孔宣公

薄田五頃餘纔足共王租田五頃稅四慈母八十四髮  
白牙齒踈服非帛不煖半冬無袴襦食非肉不飽柅案  
雄一踞南陔孝子心若何為安居方冬方木折北風裂  
人膚凍死不敢言長塗走崎嶇二百里見我寒苦求吹  
嘘顧我正憔悴念子空勤劬闕里有聖孫佩服詩與書  
孜孜行仁義陰德及焦枯三縣十萬人其命絕而蘇豈



使八百老盲其不是歟文宣公視歷五年奉符鄒三縣水災之民無出今年租大飢人得生

### 過魏東郊

全魏地千里雄大視區宇黃河為血脉太行為筋裔地  
靈育聖賢土厚含和武堂堂柳先生生下如猛虎十三  
虎十三斷賊指間者皆震怖十七著野史才俊凌遷固  
二十補云書評深續堯禹六經皆自曉不看注與疏述  
作慕仲淹文章肩韓愈下唐二百年先生固獨步投篇  
動范杲落筆驚王祐四方交豪傑群公走聲譽一上中  
高第數年編士伍五命為御史連出守方土事業過臯  
夔才能堪相輔鳳凰世不容衆鳥競嘲訴獄中饑不死

特地生爪距魏貅十萬師盟津至北度塞上諸猛將低  
頭若首鼠渴憶海為漿飢思鼈為脯兩手擎人肝大牀  
橫牛肚一飲酒一石賊來不怕懼帳下立孫吳鐔前坐  
伊呂笑談韜鈴間出入經綸務凶奴恨未滅獻策言可  
虜幽州恨未復上書言可恥好文有太宗好武有太祖  
先生文武具命兮竟不遇死來三十載荒草蓋墳墓四  
海無英雄斯文失宗主豎子敢顛狂黠戎敢慢侮我思  
柳先生涕淚落如雨試過魏東郊寒鴉啼老樹丈夫肝  
膽喪真儒鬼鬼喪去瓦石固無情為我亦慘沮

### 蜀道自勉



潮陽瘴煙黑去京路八千吏部有大功得罪斥守藩朝  
衝江霧行夜枕江濤眠蛟蜃作怪變時時攀船舫魚龍  
吐火焰往往出波間故為相恐怖倏忽千萬端道在安  
可劫處之自晏然我乏尺寸効月食二萬錢自請西南  
來此行非竄遷蜀山險可升蜀道高可緣上無嵐氣蒸  
下無波濤翻步覺閣道穩身履劍門安惟懷吏部都不  
知蜀道難

聞子規

月上半峯峯樹碧子規啼月無色壯士耳邊都不聞兒  
女眼中淚自滴古人出處非閑身處兮事親可事君服

勤至死不敢倦避勞擇逸豈所聞我看蜀道誠為難嗟  
爾子規何云云王尊九折竟叱馭班超萬里圖立勲乘  
危蹈險盡臣節二人至今揚清芬我本魯國一男子少  
小氣志凌浮雲精誠許國貫白日有心致主為華勲位  
卑身賤難自達滿腹帝典與皇墳有時憤懣吐一言小  
人謗議已紛紛宰相寬容天子慈八年之中三從軍從  
軍清官吾何苦嘉州路遠爾勿語地不為我易其險我  
豈守道不能固子規子規謾啼絕斷無清淚洒向汝

哀隣家

隣家不選鑿鑿無救病術朝一鑿工入暮一鑿工出有



加而無瘳遑遑不安室吁嗟鄰翁愚予爲病者恤瞽瞍  
一日更千人盲藥何能療沈疾

送趙澤

子來入吾圃纔食一寸苗未足充子腹飢腸猶枯焦玉  
禾粒大如棗食之令人身肥饒留以待鳳凰不將食鷄  
臬吾子何日回遺子一粒換肝管

觀碁

人皆稱善奕伊我獨不能誠坐觀勝敗白黑何分明運  
智竒復詐用心險且傾嗟哉一枰上奚足勞經營安得  
百萬騎鐵甲相磨鳴西取元昊頭獻之天子庭北入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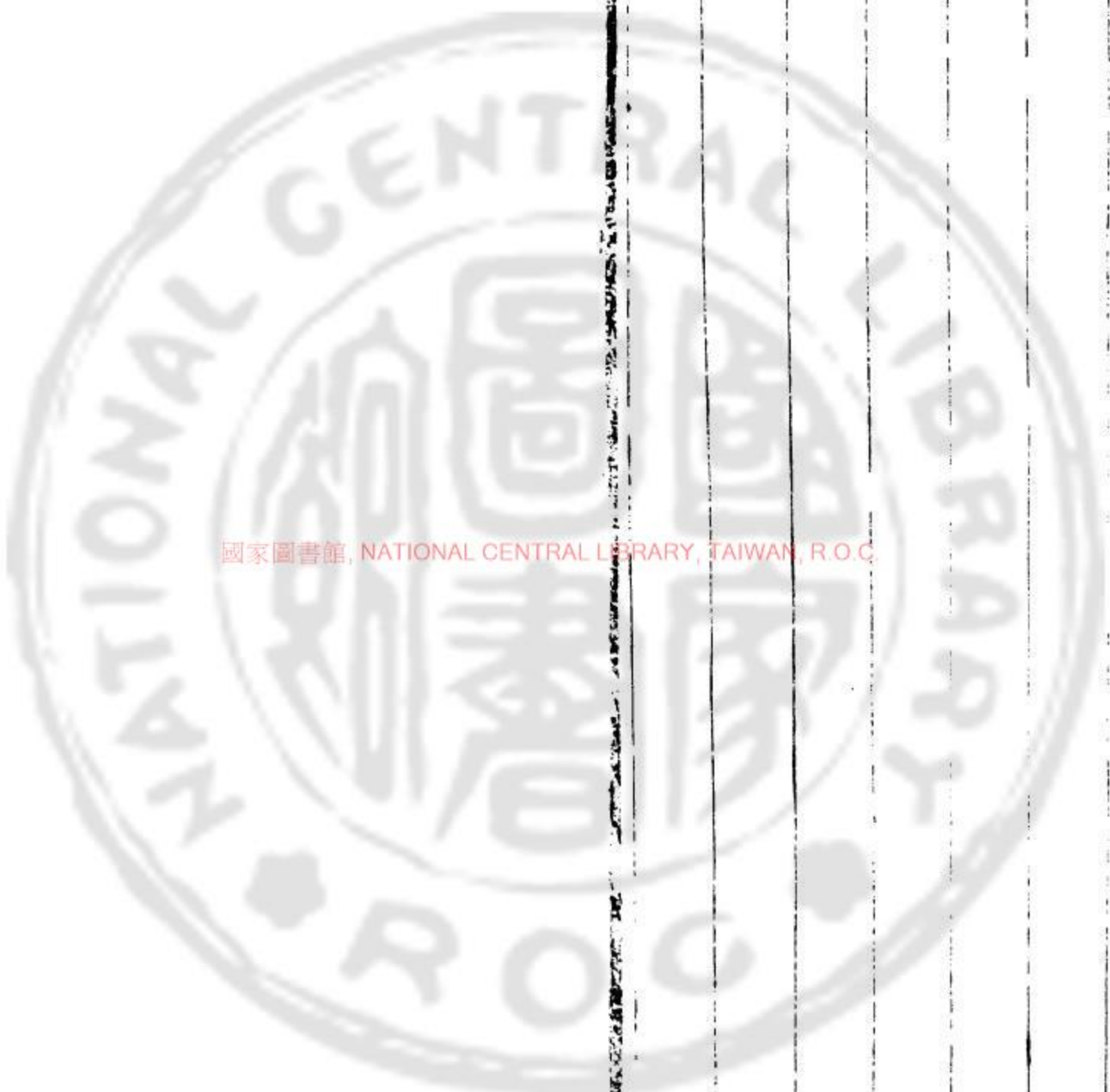
奴域縛戎王南行東逾海滄東射破高麗城南趨交趾  
國蠻子輿觀迎盡使四夷臣歸來告太平誰能憑文楸  
兩人終日爭

贈劉中都

吾登泰山上下視何紛紛波角而走者孰爲麟麟與麇  
伎茁而生者孰爲蕭與芸伯樂不復出駕驥終同群卞  
和不再生珉玉將誰分吁哉劉中都高標凌浮雲諸侯  
不薦士外府不策勲冉冉趨黃綬勤勞徒爾云我媿勢  
力小不能叫吾君勿改芳蘭性林深須自薰勿隱冲鶴  
聲天高當自聞



新雕但侏石先生文集卷第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新雕徂徠石先生文集卷第三

古詩

感事

送范曙赴天雄李

寄明復熙道

感興

寄北京密直杜公

詔罷縣令舉

贈李常李堂

閑興

送張革從道詩千來縣

安道登茂材異等科

詔下勉諸生

又送從道

偶作

植萱

愛日勉諸生

潼關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勉師愚等

寄弟會等

五月十日雨

送李堂病歸

勉三子

蜀地多山而少平田因有云

彼縣吏

蝦蟇

劉生病歸

久旱

永伯仲淵在獄作詩傷之送進士高樞拱辰

讀韓文

感事

吾嘗觀中夏地平如砥石幅負數萬里車馬通輒轍迹  
帝宅居上中紫垣當辰極長江斷其南絕塞經其北東

海西流西沙天為限夷狄三代千餘年天子雖務德實  
以險為恃四夷皆潛匿漢唐德稍衰地勝豈殊昔暫未  
還亟去不敢窺城壁石晉一夫謀六州淪胡域天地破  
高鑄山川無阻阨貽爾子孫患固知非遠策桓桓周世  
宗三十纂堯曆一歲破河東劉崇喪精鬼再歲復秦鳳  
不庭自柔格三歲出南狩王師極焚溺江北十四州取  
之如卷席四歲征開南曾不發一鎬三州相繼降德聲  
鴨蠻貊李昇請臣妾錢鏐修貢職帝欲因兵鋒乘勝務  
深擊直取幽州城拓土開疆場重收虎北口復關開寇  
賊是時戰屢樓六軍氣吞敵平吳如破竹成功在頃刻



惜哉志不就暴疾生中夕帝宋承大寶聲明發丕赫全  
蜀獻土地舉吳上圖籍荆潭與旣閩助祭來匍匐開城  
納江俘御樓受晉馘區內一正朔六州獨割剝憤憤柳  
崇儀才宏包旦爽生長在河朔耳目熟金革旗鼓朝治  
兵酒肴夜結客握臂說心誠倒囊推金帛客以豪傑士  
遇侯頗感激往來達厥誠生死願効力万德納我說洞  
然絕嫌隙事成已有萌侯去何云亟豪傑夜空回帳中  
屢歎息我覽此二事天意終難測換卷一感傷兩眼淚  
潛滴

送張革從道謁千乘縣田祕丞京

張生何人者琅玕浦懷抱三十命未與家貧親且老出  
門无所適獨守西山操飢寒屢侵凌仁義自充飽手裏  
瓊琳枝不換徑寸草足底麒麟文不踏荒榛道十月客  
路寒霜風鳴浩浩張生氣愈壯勁髮上衝帽松筠凍不  
折枝葉轉青好雪深徒三尺麟麒不受淖東方有賢者  
開廐納驥褭臨風試一鳴應免編牛皂

送范曙赴天雄李太師慰命

吾家泰山徂徠間濃嵐潑翠粘衣冠君來訪我茅屋下  
正值春色含春寒終日把酒對山坐幾片山色落酒盤  
峯頭雲好望無倦藹裏酒多傾不乾臨行再拜慙勤別



請我一言披心肝吾贈貧元錢以贈君門前峩峩橫兩  
願君節似兩山高眼看富貴如鴻毛

伯樂之廐无駑駘豫章之林多瑰材相君新生碧油幢  
之子直上黃臺秋風蕭蕭動笳鼓落葉槭槭鳴蹲壘將

軍手持十萬騎陣前號令如疾雷從事借籌為決勝運  
於掌上何恢恢蠢兹元昊命螻蟻西師堂堂難當哉况

我賢相賢從事北門无憂宜大開

安道登茂材異等科  
嘗言春官氏設官何踳躄屑屑取於人辭賦為程約一  
字競新奇四聲分清濁矯矯遷雄才動為對偶縛恢恢

晁董策亦遭聲病落每歲棘籬上所得多浮薄嗟哉浮

薄流不知王霸畧六經掛東壁三史束高閣瑣瑣事雕

篆區區衍述作隨行登第一謂身翦寒廊趨衆得一官

謂身摩好爵栖栖咫尺地燕雀假安託汲汲五斗米鴈

驚資飲啄壯哉張安道少懷夫子學三就禮部試不肯

露頭角恥用衆人遇羞將一賦較甘心搨翼歸志懷本  
卓犖三賢文章師計大恭宋公  
鳥聲啾啾獨能辨計相范公  
天子此材堪輪楠遂得望清光三接近帷幄僚友視萬  
乘器宇誠嶽嶽願乞數刻景古今可揚推縱橫三千言



得雋如奪稍上下馳皇王周旋騁禮樂遠推災異源上  
究星文錯直言補王闕危論針民瘼天子覽其奏嘉賞  
為嗟愕既嘆相見晚且言同時樂一命校秘書息澤優  
且嗟追惜漢武世仲舒道確再念文宗朝劉蕡命蹇  
剝有才無其時徒抱此誠慙吾君嗣丕基百王慙景鑠  
万物蒙休嘉四夷奉正朔賢良得其時才命不相虐一  
謁乃大遇君臣無隔膜我賀吾君明取士得英卓我賀  
吾道行逢時不蹉跎行願入廊廟鈞軸在掌握上使斯  
文溥下使斯民樸五常從何追三王豈為邈

寄明復熙道

四五十年來斯文何屯蹇雅正遂凋缺浮薄競相扇在  
上無宗主淫哇千萬變後生益纂組少年事彫篆仁義  
僅消亡聖經亦離散其徒日已多天下過大半路塞不  
可闢甚於楊墨患辟之使廓如才比孟子淺患大恐不  
救有時決如霰大賢為時生去聖猶未遠昔日到汶上  
熙道始相見知道在熙道一見不敢慢尊之如韓孟與  
道作藩翰今春來南都明復去京輦未識心相通所懷  
恨未展明復無羈縛有守官限南走三百里訪我殊  
不倦劇談露骨髓无畔岸高文見事業事業盈編簡一  
一皇霸畧縱橫小管晏磊磊王相才上下包周漢二賢



末材信命世實為有道見天使扶斯文溥風應可變我  
綴二賢末材駑媿歎段

詒下勉諸生

禮部文章淵波浪百尺高進士英俊窟蛟龍千萬條吾  
子欲求濟整子棹與篙吾子欲求勝操子戈與矛勿謂  
水可狎伎行思遊遨勿謂龍可馴空手將鬚毛波神忽  
洶湧怖死填蟹螯龍角忽張怒走同蝦蟇曹苟利篙楫  
往跳海如溝濠苟操戈矛行拉蛟如猿猱吾言有所勉  
非徒聲嘈嘈

感興

村居何所適種木樹桑梓田園繞家舍遠不逾十里歎  
段足乘騎代步而已矣但識畜駑駘安知有騏驥臘月  
北風寒太行山色紫君命急如火城頭見烽燧雪深馬  
僵倒十夫扶不起軍法有明訓後期者誅死倚鞍思駿  
骨撫轡念綠駟求之不可得骸骸滿眼淚旁聞負薪叟  
竊語相譏刺居安念常危在險如處坊臨難始求濟狼  
狽徒勞爾有備則無患古人垂深旨平居無事時華廐  
深祕邃善殺與豐草秣飼十廐吏駑駘飽相枕素飧不  
知媿伯樂能識馬每來加勸說飛兔與驥裏目牽在都  
市為愛千金資貪恪不肯置今日臨難艱努力自勉勵



又送從道

常欲飽煖天下人其道未得一寸施子有二親皆七十  
糠覈不充常寒飢昨日訪我破屋下具雞一隻酒一卮  
子起却盤筋不舉吾親未省曾食之對我噓噓涕泗下  
孝子之心真可悲子固與同我一軀相間豈復有毛皮  
顧子之親則吾親吾親凍餒無奈何飽煖天下心徒為  
送子出門成此詩

密直杜公作鎮于魏天章李公領使于魏明  
復先生客于魏熙道宰于魏因作詩寄之

古魏信明地名曹劉遺英躅李唐三百年悵為干戈蹴

建安風不還南皮草空綠寥寥千餘祀風流今始續李  
杜二賢公清猷鎮雅俗詩名占唐代三公本名族聖時  
還並生聲烈相薰馥朝庭倚金湯天子恃心腹盛德異  
物懷威望憬夷服千里無驚風烽三軍安食粟休然德  
化厚蒼生坐蒙福先生服仁義懷道輕爵祿非其人不  
取一簞亦自足陳蕃知人明文侯好士為解榻延徐孺  
過門軼干木今留二公館德脩令問淑熙道富天爵孝  
悌間鄉曲孔孟信可蹈聖賢良自勗漢庭新射策驟升  
校書局魏縣方百里君命往養育二公佐世傑二賢不  
碌碌相與施禮讓物歸不待宿相與講道義教行如流



速賢人時遘會間不容薄殺百五年一賢今乃同時生  
千里猶比肩四賢今連薨相聚誠可樂相得良有情我  
媿孤且陋徒抱此寸誠處此歎無首在秦非彙征出門  
皆同人坎坎于郊行獨鶴遠無和栖栖在陰鳴安得雙  
飛翼一翥鄴都城

偶作

晉公平淮西兵出速如神崇齎伐西川六十日請神臣  
太祖初受命諸侯未盡賓蜀廣號敵國荆潭為疆鄰王  
師討有罪不聞通十司元昊誠螻蟻有地長一吟詎足  
足污斧鉞尋當投荆榛是何逾歲月務行含貸仁豈茲

將師間隙迫無晉公倫張旗發一號豈無李處耘提戈  
出一戰豈死王全斌容茲盈宇蟹蕩漢於流津平生讀  
詩書胸中貯經綸薄田四五畝甘心耕耨勤倚鉏西北  
望涕淚空沾巾

詔罷縣令舉

一絃獨不調謂琴皆可廢一目獨不張謂網皆可毀揚  
絃張其目網在琴聲備舉令或非人止當罪舉吏遂令  
天下不得舉廢琴毀網復何異

植萱

一人橫行武王則羞今西夷之鬼抗中國而敵万乘西



夷之服升黃堂而驕諸侯尊於天子滿於九州王法不  
禁四民不收植萱於階兮庶忘吾憂

贈李常李堂

王黃州禹偁張尚書詠  
高夫子李相國皆漢之人

顯頊宅帝丘放勛葬咸陽有虞漁澤雷三帝聲汪洋帝

咸陽雷澤皆屬濮州聖人遺風烈生民多材良吾宋八十年賢桀

近相望黃州號諱伯兩朝專文章尚書實大臣朝庭畏

雄剛堂堂高夫子立言肩荀楊凜凜李丞相均業齊肅

張三人名未泯相國方騰驤又生不世才李常與李堂

二子皆絕群鳳凰摩蒼蒼一舉一萬里志氣不可量新

文各百首寒金敲琳琅古音抱溥澹雲和與空桑豪氣

咸字係咸字之訛今曹州府范澤縣有成陽城濮州有堯城一名小成陽城鄭康成曰堯游成陽而死葬焉

邁傳匹駿裏與飛黃千里希一贊四公乃同鄉二子復  
穎耀士風實深長遙知濮水上千載流聲光

愛日勉諸生

白日如奔驥少年不足恃汲汲身未立忽焉老將至子  
試念此及則晝何暇乎食夜何暇乎寐

閑興

大匠御厦屋取直棄曲木如何官擇人棄直獨取曲養  
苗除稂莠養民除貪垢存莠苗不碩去貪民自富

過潼關

昔帝御中原守國用三策上策以仁義天下無能敵其



次樹屏翰相維如盤石最下恃險固棄德任智力駟馬  
過潼關覽古淚潛滴開元帝道明百蠻奉周曆田野富  
農桑邊隅無寇賊紫宸日視朝潼關夜常闕天寶君政  
荒宮闈養虺蜴恩愛成怨疾心腹生毒螫朝聞發漁陽  
暮已卷河北鳴鼓渡潼關矢及乘輿側重門徒爾設開  
吏安所職始知資形勢不如脩道德

勉師愚等

不行一千里安得爲良馬不連十五城安得稱善價汝  
皆有血氣非如木偶者撮髮號男兒肯耳在人下汝不  
聞圖王不成猶可霸舜與吾俱人學之則舜也汝等但

勉旃前賢皆可亞

寄弟會等

吾門何所喜子衿青青多豹常志古道佩服卿與軻平  
泚號能賦其氣典以和樞後吾日久道德能切磋澤也  
齒最少已有亭亭柯彰頗通典籍所立不么麼溥乎性  
源濁今亦爲清波就初學誦詩日記十板過材雖有高  
下異日俱甲科會汝少俊異美若玉山禾看汝薛林中  
枝條漸婆娑台亦稍純茂知不隨身殄其流雖涓涓可  
道爲江沱視汝器磊磊溥沆皆蚌螺我有堇山錫欲鑄  
子太阿誠能奉就學穎利加銛磨翹翹數子間可與肩



摩

依劉君平盧洲李常高  
樞趙澤孔彰淳沆姪也

五月十日兩

明道二十年作

鞭下不見血頑石雲不蒸鞭龍不至痛六合雷不勝吾  
君與吾相威德震八紘万物各脩職雨師獨敢寧

送李堂病歸

春風汶水溫曉日徂徠寒之子銜病歸請予開一言予  
知去病術為子陳大端予嘗學聖人試將道比論道病  
非一日善醫惟孔韓賞罰絕于周孔筆誅姦其春秋十  
二經王道復全完佛老熾于唐韓刀斷其根原道千餘  
言生民復眠食道病由有弊邪偽容其間身病由有隙

風邪來相干子欲治斯道絕弊道乃存子欲治子身杜  
隙身乃安此理近古鑿吾言有本有原

三子以食貧困於藜藿為詩以勉之

吾世本寒賤吾身守貧約家徒立四壁无田負城郭終  
歲服一衣无裝貯囊索吾雖得一官官微月俸薄况屬  
歲凶荒飢民填溝壑吾幸有寸祿不至苦殞獲随分且  
飽煖不然亦流落爾等勤初學无恥衣食惡仁義足飽  
飫道德堪咀嚼二者肥爾軀不同乳與酪爾無嫌鹿糲  
爾勿厭藜藿富貴自努力青雲路非邈

蜀地多山而少平田因有云



五穀死種處蜀民土田窄瘠巖頑石長不休說說赤子  
將何食

彼縣吏

嗟乎嗟乎彼縣吏剥膚椎髓民將死夏取麥麥兮秋取粟  
笞匹紅芍杖匹紫酒臭麤兮肉爛床馬餘梁兮犬餘餼  
雀腹鼠腸容幾何虎噬狼貪胡元已

蝦蟇

夏雨下數尺流水滿池泓蝦蟇為得時晝夜鳴不停幾  
日飽欲死腹圓如瓶罌巨吻自開闔短項或縮盈時於  
土坎間突出兩眼睛是何瘖形骸能吐惡音聲嗟哉尔

肉腫不中為犧牲嗟哉爾聲不中和人情殊不自量  
力更欲睥睨橫海之鱣鯨自謂天地間獨馳善鳴名万  
物聒皆聾不知鐘鼓欽欽雷霆閤閤應龍戢腦入海底  
鳳凰舉翼摩青冥此時各默默以避蝦蟇鳴何時雨歇  
水澤涸青臭泥中露醜形失水無能為兩脚不解行乾  
渴以行至死盡把枯殼填土坑

劉生病歸

泰山山前有瓊圃其中不樹蕨與薇千頭綠竹瑤實耳  
百畝玉芝丹粒肥麒麟于于鳳凰飽鼓翅奮臆揚清輝  
徂徠山下少耕耨蒿藜滿圃无芳菲騶虞不住鸞鳥去



日暮啁啾燕雀飛嗟哉劉生失所投不住泰山徂來依  
經年採掇不得飽正是新春癰瘡歸

明復先生  
居泰山

久旱

風伯且須戢頭角放出龍喙万丈長喙垂一尺雨一尺  
得雨万丈成豐穰

永伯仲淵在獄作九十二言傷之

吁嗟惡獸群蹄踏麒麟如死麇吁嗟惡鳥音啁噪鳳凰  
伏中林我願爪牙如鋒鏑牙可噬兮爪可搏直入深山  
驅虎狼護取麒麟好頭角又願身生兩羽翼一夕長就  
万丈長直入林中護鳳凰不使毛羽膚寸傷吾願兩未

遂中夜涕下沾衣裳

送進士高樞拱辰

韓門有李漢柳氏得晦之其道卒无患二子為藩籬  
吾才誠駑弱十年空孜孜韓閫與柳闢豈敢輒輒潛  
窺二氏方肆行斯文已不衰手持万丈斧欲往斷其枝  
以次及根柢使不復蕃滋高生吾之婿乃肯從吾為示  
我文一編言辭不歲蕤翅羽雖尚短已去磨尾箕氣力  
雖未全已能搏蛟螭吾日覺老大韓柳難正斯吾子年  
始壯勇若能與罷李漢不足慕悔之當並馳

讀韓文



眇焉五帝上嘗觀二典辭煥乎三王間嘗觀二雅詩道  
德既淳厚聲光何歲黜烈烈日精散閔閔雷聲施施焉  
如飛龍潛焉如蟠螭祖述兼憲章後世唯吾師永言二  
典往群言或隳離亦既二雅末六義多陵遲寥寥千餘  
年顛危誰扶持揭揭韓先生雄雄周孔姿披榛啓其塗  
與古相追馳泐波窮其源與道相濱涯三墳言其大十  
翼鳴其微先生書之緯包括無孑遺春秋一王法曲禮  
三千儀先生載於筆臣細成羈縻楊墨乃淪胥曠然彰  
其媿佛老亦顛隳茫然復於夷婉婉平蔡畫淮西復以  
依凌凌逐鱷文潮民蒙其禧心將元化合功與天地齊

洋洋治世音磊磊王化基悖之則幽厲順之則軒義

新雕徂徠石先生文集卷第三



新雕徂徠石先生文集卷第四

律詩

讀石安仁學士詩

寄雷澤張從道

竹書筒二首

訪田公不遇

勉蘇唐詢秀才

獵

大寒早行

遊靈泉山詩

至日早離張村

歲晏村居

病起吟殘菊

和馬寺丞秋日寄明復先生

嶽色

宿村舍

和奉符知縣

馬寺丞補  
蝗田有作

泰山





留守待制視學出六首

寄趙庶明推官

寄沛縣梁子高

送張殿院還臺

山齋熟寢田集賢書至

元均首登賢良科因寄

安道再登制科

送奉符監稅孟執中借職

張文叔由臺簿改著作

寄君謨

寄元均

寄叔仁

寄題姜潛至之讀易堂

綿州路次水軒暫憩

左綿席上呈知郡王虞部

嘉州寄左綿王虞郡

士廷評相會梓州

全逸  
存十八字

勉鄭師場秀才

送李堂伯升病歸

伯升病君逢導道送歸

喜兩

留題敏夫隱居

訪竹谿呈孟節兼有懷熙道

招張洞明遠

攝相

寄孔中丞

送弟及之就彭門侍養

村居

燕支板浣花戲寄合州徐

御史臺

歷督勉臺錢戲

送馮司理之任彭州

寄通判呂國博

褚遂良僕射

顏魯公太師

陽城諫議



袁高給事

温造御史

劉栖楚拾遺

讀五王傳

讀晉魯二公傳

李美公勳

漢成帝

文中子 二首

初過潼關值雨

兩晴復賦一絕

過温湯

初過大散關馬上作

過飛仙嶺 二首

峽中

劍門讀賈公詩石

赴嘉州得友人書因答之

蜀道中念親有作

泥溪驛中作

柳池驛 中作

訪栗園有感

村舍有姥八十餘出拜

讀石安仁學士詩 曼卿舊字安仁

齊梁無駿骨李杜得秋毫後世益纂組變風堪鬱陶奔

道少驥逸充冗如牛毛試看安仁詠秋風有怒濤

寄雷澤張從道

不知有凍死一室心恬如臘盡妻未褐天寒子讀書澆  
風與世薄古道于時踈事事皆同我憶君春草初

竹書筒 二首

截竹功何取為筒妙可談長猶不盈尺青若出於藍浮  
薄瓢皆去欽峯節獨堪誰言但空洞自是貴包含虛授



受殊招損多藏不類貪巾箱經謾五誇牘篋空三決有  
相妃灑書疑禹穴探質曾冒霜雪價本擅東南隕籜遺  
輕粉移根破凍嵐龍音終不死鳳實尚餘甘朴陋我為  
貴彫鏤彼合慙居常置几按出或繫駢駢唱和友朋倦  
提攜童僕諳純姿斥丹漆漆美幹敵梗柎其直如周道虛  
心學老聃吾徒正得用詩筆戰方酣

又

達者創竒製霜圓斷竹尋蒼葭破雲色蕭瑟移風音  
經寸不為短探幽乃覺深中間自空洞枝幹何欽峯投  
恐成龍去吹還作鳳吟稜稜人有節竅竅焉無心儉朴

他難比提攜力易任絕姿古皇道虛受聖人襟或貯諫  
官草多收女史箴筒弓用可貴吾不換南金

訪田公不遇

主人何處去門外草萋萋獨犬睡不吠幽禽閑自啼老  
猿偷菓實稚子弄鋤犁日暮園林悄春風吹藥畦

蘇唐詢秀才晚學於予告歸以四韻勉之

憐我山中臥半年相伴吟道傳諸子後易得數交深爨  
或經年絕書猶盡日尋惜哉未終業親老忽沾襟

獵

騎士千人集綏旌四面張凝陰慘群物殺氣結飛霜雉



守一節死兔緣三穴藏石慙羊質見抵歎虎威亡獸困  
猶思關鴻驚不亂行唯當縱猛鷲盡使食貪狼意務除  
田害誰言事外荒非熊得呂望祝網遇成湯近念魏知  
古深思夏太康吾君戒馳騁績事合經常

大寒早行

萬動皆休迹五更獨鳴鞭星霜結淒色風散過長川草  
暖犬猶睡河水馬不前城牆多有穴村屋半無煙餓虎  
寒猶吼妖狐怪不眠山空亂猿叫樹折一雞顛幾處薰  
燠爐炭何人生有氈崎嶇轉行路凜冽逼窮年脚指兩  
箇落衫裳百孔穿嗟唏鼻繞潤僵直手難拳身固凍不  
死志當窮且堅四方丈夫事誰為淡潏溪

遊靈泉山寺

寺遠離朝市同遊並結軫塔垠盤石磴殿影落青冥地  
勝松筠叢山名草藥靈洞門深數里檜樹壽千齡疑有  
神仙衆室容魑魅停年多養龍虎早已蟄雷霆石上生  
苔蘚岩阿長茯苓晴雲出幽竇陰霧滑踈櫺露滴茶芽  
潤煙蒸竹汗青食霞充道味採木驗丹經直擬陞高處  
何妨陟絕徑經聖觀際寥廓下視何羶腥自彼利名淩  
無肺腑醒晨興看按牘夜坐守窻螢齋齋導前訓兢兢  
視此銘沉冥若龍鳥因繫俚拘囹有願棲雲壑相隨步



翠垆平生山野性暫喜據梧暝

至日早張村

北闕千官集南山萬壽長何人踐文石獨客踏寒霜  
拍凍只憂落馬羸時恐僵豐凶卜來歲猶喜喬雲黃

歲晏村居

歲晏有餘糧杯盤氣味長天寒酒脚落春近臙頭香  
菜色青仍短茶芽嫩復黃此得中深趣真不羨膏粱

病起吟殘菊

病起重陽過東籬菊尚黃慙慙擷寒菜子細嗅清香  
老吏防閑蝶清油護曉霜叢邊強一酌聊不負秋光

和馬寺丞秋日寄明復先生

秋陰閉秋色何處動悲涼有叟傳巖隱明時滿鬢蒼  
殘書幾篋蠹寒菊半籬荒惟學春秋者時時到草堂

嶽色

春近滿魯分雨餘堆汶河濃雲映不盡殘照射來多  
高與天臨縣閣臨月上坡特開西北戶愛此鬱嵒哉

宿村舍

明道癸酉歲

去去都城遠蕭蕭村落秋飢鷄啄死鹿鳴犢隨孳牛轉  
徙多空屋荒榛有亂丘狐狸競恐怖雀鼠仍啁啾鬼火  
時明滅旋風乍卷收吾心不吐茹忠信待仇姦



和奉符知縣馬寺丞永伯捕蝗曲有作

天道不可詰吾當責爾螟方今絕讒慝何故播臚腥野  
草離離盡秋禾穗穗零知君恤民意鬢減數莖青

泰山

七百里魯望北瞻何巖巖諸山知峻極五嶽獨尊嚴  
寰宇登來小龜蒙視覺凡此為羣物祖草木莫鋤芟

留守待制視學

六首

藝祖興王地諸侯布教官冠纓臨學集文雅與時隆  
泮水差差綠春沂習習風袍揮子衿動旗映講紗紅節鉞  
來門外聲容播國中分庭等威殺更僕宴談終疊疊聞

諄誨拳拳激懦中表武昌尊庾亮蜀郡樂文翁王化周  
南始編傳縫魯俗通四方觀表則後學發童蒙木鐸傳遺  
韻緇衣績舊功願公持此道黃閣弼清躬

其二

演道開談席觀文降使輔水寒芹葉薄春早杏陰繁喜  
動青青佩親聞疊疊言孤生荷樂育終始託丘園

其三

盛府雍容外輕裘博雅存席間閑布帙鈴下晝無喧首  
善隆儒術諸生接討論馬融南郡學齷齪豈堪言

其四



春早沂風暖芹生泮水深前旌拂講樹垂佩擢童衿都  
郁郁弥文化循循善誘心恭王不壞宅金石有遺音

其五

翼翼取則地菁菁樂育篇使輔臨學舍台席俯談筵常  
相傳經舊文翁唱教先諸生動觀歎門外卓卿梅

其六

泮水渌猶淺春芹葉始敷旌旗久停駐衿佩儼相趨趨  
庾亮親臨學哀公不詬儒茲為表則地風教自王都

寄趙庶明推官

四十年來來贊太平君王耳畔管簫聲定襄地域俄連震

萊牧男兒忽議兵明日邊烽高百尺同時出三桂將軍  
請用多多算能向當初見未萌

寄沛縣梁子高

南海怒蛟三尺角埋藏水底嘆吟呻明時直道難干祿  
白首躬耕力養親醉讀兵韜聞龍豹閑抽寶劍舞星辰  
茅齋東是留侯廟定有英靈還往頻

送張殿院還臺

老栢森森節貫冬頭冠獬豸號清雄側階簪筆書王法  
當路埋輪有祖風白簡剛嚴重入府皂封切直舊留中  
長安毫豪應貴相避又識當年御史駟



徂徠山齋熟寢家童報征西府從事田集賢

元均張作署與趙推官庭明書至開紙讀

之因題書後

滿徑蓬蒿懶自鋤何人日午叩茅廬徂徠山下一枕睡

經畧府中三紙書兵謀貴勝縱橫出海鳥忘機飲啄餘

唯有學夷雅宜作文章兼不讓當初

元均首登賢良科因寄

宏辭等甲賢良貴二美翩翩落手中乃啟御試三題虎

子得來山穴泣驪珠探去海濤空三千字獨陳當宁十

七人甘坐下風試者十曾向當年競頭角直從此日決

雌雄子與元均同年登進士科

安道再登制科

雄碑磅礴堅群英再戰戈矛銳更精裴度韜鈴無失律

武侯節制是神兵千人畫服徂丘議九合誰干小白盟

帝宋開基八十載連登科目獨為榮

送奉符監酒稅孟執中借職蜀主

東西兩處各天涯去國還鄉喜又嗟鄒嶧山藏孟子宅

自後孟海棠花落蜀王衆深知周道非彝酒可罪唐臣

乞稅茶三載此心無一事聞經絳帳日常科事退日乾於明後先生問道

嘉州讀邸報見張叔文由監御史臺主簿改



著作佐郎依舊在臺

驚聞除日到，遐荒病眼偏。明喜倍常古，節舊如臺栢。直  
青衫新惹閣，芸香中廬夜。宿群經盡北，戶朝趨滿簡。霜  
主簿雖卑官，漸緊近來應。有諫書囊。

予與元均永叔君謨同年登科，永叔尋入館閣，元均合制策高第，君謨後磨礪，元均事業

原題寄  
以下四詩皆  
誤入三詩中  
前校徐  
詩寄非仁  
逸水軒皆  
逸其半

網羅當日得英雄，文陣三人各立功。海裏赤鯨疑有角，  
雲中騏驎欲追風。尋聞館閣聲名出，又見賢良大對通。  
幾處大轉何計逐飛鴻又見賢良大對通  
路凜冽逼窮年脚

寄叔仁

趙成帳下五荀卿，禦戎誰道全無策。須信乾坤養不肖，羊三十七卧柴荆。

寄叔仁

赴任嘉州初登校道寄題姜潛至之讀易堂  
我不從官君下第，其間險易兩何如。連雲棧外四千里

肺腑醒晨興，看按牘夜坐守窻。螢齸齸導前訓，兢兢視



著作佐郎依舊在臺

驚聞除日到，避荒病眼偏。明喜倍常古，節舊如臺百。直  
青衫新卷，慈母念鉛垂。禿髮先生懷道接，茅廬

莫將清泪頻頻灑，蜀道之難欲上初。

綿州路次水軒暫憩

成勞者歌

幾斗米牽歸未得空，憐滿眼是煙蘿。

下接寫左外席上詩

既為野下，直道嗚嚙，其華直全無策，機鹽放下一味。

寄叔仁一詩  
當補寫寄  
元均詩後  
無詩亦寫  
其題後留  
空格三行

指兩箇落，得元均，孔穿，隨壁，馬行，直于，難拳，身固。  
趙成，張下，志當，窮且，何事，隨壁，馬行，直于，難拳，身固。  
須信，乾坤，養靈，泉知，豈成，道夫，無策，對壘，軍妨，下一，柳。  
寺遠，離朝，市同，遊不，泉知，豈成，道夫，無策，對壘，軍妨，下一，柳。  
勝不，松筠，衆山，名第，藥靈，同證，皆臥，柴荆，登景，落青，宜地。  
我山，聚寧，官君，下第，其間，多養，龍虎，早連，雲外，石上，生。  
讀易，巖堂，可長，大性，書停，年舍，給重，髮先，塾雷，外石，上生。  
莫將，青嶺，可長，大性，書停，年舍，給重，髮先，塾雷，外石，上生。  
濯煙，蒸竹，汗頻，青食，霞充，道味，木驗，丹經，直從，陞高，處。

何妨陟絕，硯觀際，寥廓下，視何羶，腥自彼，利名染，無  
肺腑醒，晨興看，按牘夜，坐守窻，螢齷齪，導前訓，兢兢視。



此銘沉寘若籠鳥囚繫侶拘囿有願棲雲壑相隨步翠

垌平生山

野性暫喜棲梧暫寘  
至剛早欲張村

北闕千官集南山萬壽長何人踐文石獨客踏寒成勞

者歌幾斗米牽歸未得空憐滿眼是煙蘿

左綿席上呈知郡王虞部

王與介前任同在淮陽

何事相逢悲喜并倏然相別二周星主人鬢髮無多白

幕客襦衫依舊青目極同思故山斷涕危共在異鄉零

階前絲竹雖嘈雜不侶南湖湖上聽

淮陽南湖寘遊之所也

嘉州寄左綿王虞部

江上如望無窮况屬昇平歲屢豐萬樹芙蓉秋色裏千

家萬響月明中斷霞半着燕支木零露偏留筍竹叢只

欠沅杯曲水宴風流未與左綿同

左綿新創沅杯

士廷評相會梓州

道視荀楊雖未至分於管鮑已知深一千二百日離別

五十六驛外相尋重欲同君注周易且來共我聽胡琴

月留屋角不下去侶與清風憐苦吟

鄭師揚秀才詩奔騰道壯殆有石曼卿學士

風骨作四韻以勉之

曼卿續得少陵絃絃絕來來又一年驚起聽君誦新句

詩存十八字

此七律也當計字數用口口以補

三未填十八字



灑如開集味遺篇一家氣骨疑無偶萬丈光芒欲拂天  
好向風騷尤着意他時三箇地詩仙

送李堂伯升病歸

經年吾圃採珠璣無限愁腸對落暉綠竹實踈鳳凰瘦  
玉芝粒小麒麟饑不因芳草傷春哭正是東風感疾歸  
只有文章滿君腹身雖癯瘠道全肥

伯升病君逢道送歸

朝來何事苦顰眉一客越吟三子歸河渚徘徊感春草  
山齋寂寞背斜暉知心古道誰相得洒淚東風自覺非  
早到茅廬慰孤淡坊文重待共參微

喜雨

學作昇平喜雨吟東臯微破滿犁深已開萬乘焦勞慮  
應解三公燮理心天捉乖龍鞭見血雷駭和氣泄為霖  
農夫隴上閑論價寸一耳膏一寸金

留題勉夫敏隱居

三迴到此尋逋客枉索蕭疎氣味長山飯半甌椽子熟  
春蔬一筋<sup>木</sup>苗香四時泉石應無夏滿谷雲霞別是鄉  
終待共君結隣里竹邊相並兩間房

訪竹溪呈孟節兼有懷熙道

到頭泉石是吾家坐石聽泉日已斜一片青衫非富貴



千竿綠竹好生涯君曾覽照頭皆靈我試看書眼亦花  
便好結為山伴侶教他夔益佐勛華

招張洞明道

君言下第我西飛執手都門淚滿衣萬里得歸頭半白  
經年相別道應肥火鑽欲遍龜難死竹實猶多鳳不飢  
暫到東山慰愁抱春秋之學說深微

攝相

惜無百里地封君攝相區區道屢伸少正將身膏斧刃  
侏儒流血汗車輪方令曾國知王法自此齊侯畏聖人  
昔放四方誅二叔舜周功業始同倫

寄孔中丞

諫署崢嶸有舊名侯藩偃息政方成張綱昨日彈梁冀  
文帝今朝召賈生古節未慙臺柏直仙風應對簡霜清  
人言賤子叨知己試把塵冠一振纓

送弟及之就彭門侍養

城南車騎曉駸駸欲去重留酒屢斟惜爾浪浪辭我淚  
感予切切戀親心庭闈最樂妨學風月餘閑豈廢吟別  
後不憂書信少但聞為善是嘉音

村居

幽居一畝枕溪棧堦下杉松纏古藤常愛園林深侶隱



不嫌門戶冷如僧  
麥宜過社猶催種  
山近經秋却懶登  
已把壯心閑頓置  
少年莫要苦相憎

燕收板浣花棧寄合州徐文職方

合州太守鬢將絲  
聞說歡情尚不衰  
板與歌娘拍新調  
棧供狎客寫芳辭  
木成文理差差動  
花映溪光瑟瑟奇  
名得只從嘉郡樹  
燕文木嘉州出樣傳仍自薛濤時  
有薛濤奇章  
磊磊馳聲價  
江令翩翩落酒卮  
幾首詩成卷魚子  
有魚子棧  
誰人唱罷泣燕支  
紅牙管好同床置  
紫竹笙宜一處施  
願助風流向樽席  
杏花况是未離披  
司空圖有杏花詩  
之唱

御史臺牒督光臺錢牒云以憑石柱鐫名因

戲書呈通判寺丞景元

幕中久次無他術  
街內兼官帶憲司  
石柱鐫名誠侶是  
牙冠冠加首竟何為  
幾曾執簡抨彈去  
空被光臺督責  
隨一起鴛鴦  
曼雲漢應嗤燕雀  
守藩籬

送馮司理之任彭州

李白詩中蜀道難  
把詩試讀淚沈瀾  
江形詰曲千迴折  
嶺路峻嶒萬屈盤  
登陟去年膏僅折  
追思今日鼻猶酸

予去年罷嘉州歸此行君不同  
屯蹇五馬相知舊  
長官彭牧與君常同官

赴任嘉州待闕左綿七十日通判呂國博日



相從吟酌至嘉陽因成四韻寄之

鼎來豈敢道能詩一見何因便解頤  
鄉國三千里離別  
枉盤七十日相知送人江外馬駝奴  
垂釣寺中魚竭池  
別後中秋又重九與誰賞月詠東籬

顏魯公太師

唐家六世樹威恩外建藩翰禦不賓  
三十三州同陷賊  
平原猶有一忠臣

又

聖賢道在惟顏子忠烈名存獨杲卿  
甘向賊庭守節死  
不差吾子與吾兄

褚遂良僕射

先皇執手未多時受詔誠深誓不違  
終向君前還此笏  
一身視死喜如歸

陽城諫議

衆口喑喑血噤牙獨將忠謇敵姦邪  
德宗若用延齡相  
敢有陽城壞白麻

袁高給事

擲毫不肯草絲綸宰相逡巡命別人  
明日執廻盧杞制  
始知唐室有忠臣

溫造御史



一言膽落折藩臣，屈強何人敢恃勲。  
闕下唯聞溫御史，蔡州自是李將軍。

劉栖楚拾遺

此節寧其剛，則折平生不肯曲。  
如鉤革囊裏血，將何用一汗龍墀始即休。

讀五王傳

賢聖用策寧，相遠千載毫釐竟。  
不差四皓當年安漢嗣，五王今日復唐家。

讀晉魯二公傳

節侶魯公猶被陷，忠如裴度亦遭讒。  
上無明主姦邪勝。

我讀遺篇淚滿衫

李英公勳

一言容易廢忠謀，徇主從昏可自尤。  
今日始知辜付託，當時鬻指血空流。

漢成帝

鬱鬱朱雲志，不伸上方寶劍欲生塵。  
空留折檻旌忠直，左右何嘗去佞臣。

文中子二首

龍蟄河汾道不行，訐謨經濟授諸生。  
由來房魏皆卿相，共輔文皇致太平。



又  
獨將禮樂付程仇房杜無才闡大猷可惜唐家三百載  
聲明文物愧宗周

初過潼關值雨

二十年來一華山揚鞭西笑入秦川浮雲何苦深遮閉  
豈是三峯不好賢

雨晴復賦一絕

過關何事懶搖鞭酷愛三峯落馬前天氣清明新雨後  
山光日色滿秦川

過溫湯

驪山山水洋洋一勺文多解破唐敢告後人商鑑近  
溫湯今日是唐湯

初過大散關馬上作

柰何山色牽吟思旋被江聲破睡魔吟思睡魔兩相戰  
誰知馬上有干戈

過飛仙嶺二首

入蜀牽吟景象濃雲山萬疊與千重瘦巖頑壑無奇觀  
不似飛仙數朶峯

又

御愛數峯非拔秀當時駐蹕欲忘還飛仙急過無真賞



始信明皇不識山

峽中

路狹纔容飛鳥過山將生合柰何山不知天外山長短  
何事窺來一管多

劔門讀賈公疎詩石

劔門駐馬立踟躕讀盡新篇味有餘開令多情兼好事  
詩名留得賈公疎

予自南京留守推官循資為掌書記由將仕  
郎超階至朝奉郎得蜀嘉州友人相賀者因  
答之

一循資走五千里四遇恩超十六階自顧非才已過分  
誰言英俊尚沉埋

蜀道中念親有作

東望庭闈欲銷層層雲棧上岧峣江嶂山色情多少  
相伴西來慰寂寥

泥溪驛中作

嘉陵江自大散關與予相伴二十餘程至泥溪背予去因有是作

山驛蕭條酒倦傾嘉陵相背去無情臨流不忍輕相別  
吟聽潺湲坐到明

柳池驛中作

二十二餘程鳥道一千一百里江聲江聲聽盡行未盡



西去出山猶七程

至羅江出山

訪栗園有感

遊困歸來訪栗園  
栗園樹老再生孫  
莫驚頭上見白髮  
拾栗兒童長幾番

離鄆州至壽張南村舍中有姥八十餘出拜  
老姥龍鍾八十三猶能指點認青衫  
自言老婦嘗蒙惠  
白首相將出戶參

新雕祖徠石先生文集卷第四



新雕徂徠石先生文集卷第五

恠說上  
恠說中  
恠說下

原亂  
明禁

恠說上

三才位焉各有常道反厥常道則謂之恠矣夫  
三光代明四時代終天之常道也日月爲薄蝕  
五星爲慧孛字可恠也夫五嶽安焉四瀆流焉地之常  
道也山爲之崩川爲之竭可恠也夫君南面臣北面  
君臣之道也父坐子立父子之道也而臣抗於君子  
敵於父可恠也夫中國聖人之所常治也四民之所常





居也衣冠之所常聚也而髡髮左衽不士不農不  
工不商爲夷者半中國可恠也夫中國道德之所  
治也禮樂之所施也五常之所被也而汗漫不經之教  
行焉妖誕幻惑之說滿焉可恠也夫天子七廟諸  
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庶人祭於寢所以不忘孝  
也而忘而祖廢而祭去事夷狄之鬼可恠也夫法  
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  
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契能殖百  
穀祀以爲稷后土能平九州祀以爲社帝嚳堯  
舜禹湯文武有功烈於民者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

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而老觀佛寺徧滿天下可恠也人君見一日蝕一  
星縮一風雨不調順一草木不生植則能知其爲天  
地之恠也乃避寢滅膳徹樂恐懼責已脩德以禳  
除焉彼其滅君臣之道絕父子之親棄道德悖禮  
樂裂五常遷而民之常居毀中國之衣冠去祖宗  
而祀夷狄汗漫不經之教行妖誕幻惑之說滿則  
反不知其爲恠旣不能禳除之又崇奉焉時人見  
一狐媚一鵠噪一梟鳴一雉入則能知其爲人之恠也  
乃啓呪祈祭以厭勝焉彼其孫其子其父其母



忘而祖宗去而父母離而常業裂而常服習夷教  
祀夷鬼則反不知其為在而厭勝之又尊異焉愈  
可恠也甚矣中國之多恠也人不為恠者幾少  
矣噫一日蝕一星縮則天為之不明一山崩一川竭  
則地為之不寧家釋老之為恠也千有餘年矣中國壽  
壞亦十有餘年矣不知更遷餘年釋老之為恠也  
如何中國之壽壞也如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  
不生吁

說恠中

或曰天下不謂之恠乎謂之恠今有子不謂恠而天

下謂之恠請為子而言之可乎曰奚其為恠也曰  
昔楊翰林欲以文章為宗於天下憂天下未信已之  
道於是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  
見有周公孔子孟軻楊稚文中子吏部之道使天下  
人耳聾不聞有周公孔子孟軻楊稚文中子吏部之  
道周公孔子孟軻楊稚文中子吏部之道滅乃發其  
盲開其聾使天下唯見已之道唯聞已之道莫知  
有他今天下有楊億之道四十年矣今人欲反盲天下  
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有楊億之道使  
天下人耳聾不聞有楊億之道俟楊億道滅反發



其盲開其聾使目唯見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  
子吏部之道耳唯聞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  
吏部之道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三才九疇五常  
之道也反厥常則為恠矣夫書則有堯舜典皐陶  
益稷謨禹貢箕子之洪範詩則有大小雅周頌商  
頌春秋則有聖人之經易則有文王之繇周公之文  
天子之十翼今楊億窮研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  
巧侈麗浮華纂組剗鏤聖人之經破碎聖人之言  
離析聖人之意蠹傷聖人之道使天下不為書  
之典謨禹貢洪範詩之雅頌春秋之經易之繇文

十翼而為楊億之窮研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  
侈麗浮華纂組其為恠大矣是人欲去其恠而就  
於恠每今天下反謂之恠而恠之嗚呼

恠說下

吾既作恠說二篇或曰子之恠說上篇言佛老下  
篇言楊億佛老楊億信恠矣然今舉中國而從  
佛老舉天下而學楊億之徒亦云衆矣雖子之說  
長又豈能果勝乎子不唯不能勝夫萬億千人之衆以  
萬億千人之衆反攻子且恐子不得自脫將走於蠻  
夷險僻深山中而不知避也子亦誠自取禍矣余聞



之輒躍起身數尺瞋目作色應之曰孔子大聖人也手取唐虞禹湯文王武王周公之道定以爲經垂於万世夫堯舜禹湯文王武王周孔之道万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佛老以妖妄恠誕之教壞亂之揚億以淫巧浮僞之言破碎之吾以攻乎壞亂破碎我聖人之道者吾非攻佛老與揚億也吾學聖人之道有攻我聖人之道者吾不可反攻彼也盜入主人家奴尚爲主人拔戈持矛以逐盜反爲盜所擊而至于死且不避其人誠非有利主人也蓋事主之道不得不爾也亦云忠於主而已矣不知其他也吾

亦有死而已雖万億千人之衆又安能懼我也

### 原亂

周秦而下乱世紛紛何爲而則然也原其來有由矣由亂古之制也夫天子君也諸侯臣也君南面臣北面上天之制也故天子負斧戣南嚮而立朝諸侯於明堂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也明諸侯之尊卑者明君不可偏於臣臣不可擬於君也周至夷王王室弱矣不敢自尊於諸侯與諸侯下堂而相見則君臣之禮夷王亂之也君臣之禮亂則朝覲之禮廢而諸侯不臣矣天下無王矣吁亂是以作古者什一



疆

而稅故夏五十而貢商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蓋  
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周室寢微王道絕矣諸侯專  
征伐擅賦役兵革不息與詐無特而用度窘魯宣  
公於是始稅履畝成公於是始作兵甲則什一之  
制宣公成公亡之也什一之制亡則聚斂之民起而國  
日以削矣民日以貧矣吁亂是矣作古者爲井田  
一夫一婦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廬舍二畝半九爲田一  
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田有定分賦有  
常出而民無爭秦孝公專務富國疆兵用商鞅  
計廢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則井田之

制秦孝公廢之也井田之制廢而經界不正井隧  
不均穀祿不平矣吁亂是以作夫男正位乎外女正  
位乎內天子聽男教后聽女訓天子理陽道后理  
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三代不易之道也秦  
襄王太后出閨闈而臨軒戶以女子而朝群臣則  
男女之職秦襄王亂之也男女之職亂則陰陽之  
序失陰陽之序失則日月逆行而天地反覆矣  
吁亂是以作古者封建諸侯蕃屏王室天下治  
與諸侯守之天下亂與諸侯持之三代享國或八九  
百年或四五百年由茲道也秦始皇既吞六國并



諸侯思欲獨立天下罷封建置郡縣則封建之制秦始皇壞之也封建之制壞而天下微矣王室弱矣天子孤矣吁亂是以作古者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后妃之數也秦漢帝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適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婕妤姪娥倮華充衣昭儀之號凡等則后妃之數秦漢亂之也后妃之數亂則品秩雜而女色盛品秩雜則上下瀆矣女色盛則邦國殆矣吁亂是以作周禮閹者掌守王宮中門之禁而已寺人掌王宮之

內人及女宮之戒命而已漢武帝數宴後庭或潛遊離館奏請機事多以宦官主之宦官始預政焉則宦官之權武帝啓之也宦官之權啓則巧邪入而佞倖進巧邪入則正人廢矣佞倖進則君政敗矣吁亂是以作夫君臣之禮亂則僭奪篡弒作矣什一之制亡則暴賦重筭行矣井田之制廢則豪彊兼并興矣噫甚矣不封建也陳涉一唱而嬴秦亡亂男女也呂后專制而炎漢中否暱后妃也戚姬進倖而太子甚危飛鸞耽寵而成帝致天用宦官也恭顯用事而前朝大損曹張執政而劉



氏終滅嗚呼秦漢而下亂敗繼踵皆由是也夫古  
聖人爲之制所以治天下也垂萬世也而不可易易  
則亂矣後世不能由之而又易之以非志有不亂  
乎夫亂如是何爲則亂可止也曰不反其始其亂  
不止

明禁

國家之禁疎密不得其中矣今山澤江海皆有  
禁鹽鐵酒茗皆有禁布綿絲枲皆有禁關市河  
梁皆有禁子去其父則不禁民去其君則不禁男去耒耜則不  
禁女去織紵則不禁工作奇巧則不禁商通

珠貝則不禁士亡仁義則不禁左法亂俗則不禁  
淫文害正則不禁市有游手則不禁官有游食  
則不禁衣服踰制則不禁宮室過度則不禁豪  
強無并則不禁權要橫暴則不禁賄行於上則  
不禁吏貪於下則不禁天子去其父則亂也民去  
其君則叛也男去耒耜女去織紵則離其業也工作  
奇巧商通珠貝具云亡仁義則棄其本也左法亂俗則  
中華夷也淫文害正則經籍息也市有游手官  
有游食則公私墮也衣服踰制宮室過度則上下  
僭也豪強無并權要橫暴則貧人困也賄行於



上吏貪於下則公道缺也如是而不禁彼山澤江海人所取財也鹽鐵酒茗人所取資也布綿絲枲人所取用也關市河梁人所取濟也而禁豈先王之法乎三代之制乎哉或曰如何則先王之法也三代之制也曰禁其不禁而施其禁則先王之法也三代之制也

新雕祖徠石先生文集卷第五



新雕祖徠石先生文集卷第六

是非辨

復古制

明四誅

擊虵笏銘

并序

鄭元傳

是非辨

宰相

天子將舉人而任之問於宰相一人是之及非之宰相將推人而舉之問於百官百官一人是之一人非之則將誰質曰質於其言之賢者賢者是非非公也小人黨其諂矣曰問於朝廷問於天下朝廷非之天下是之朝廷是之天下非之則將誰質曰質於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天下天下是非非公也朝廷不讎則嫉矣去黨與謗弃讎  
暨疾人皆能是是非非也存黨與謗懷讎暨嫉  
未可與言是非矣嗚呼余觀能是是非非推於  
天下而人不以為私更乎万世而人不可以易古獨  
有三人堯也舜也孔子也堯舜知朱均之不肖而不與  
其子知舜禹之賢而以天下讓是非著矣孔子為  
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當時無一人妄受其惡無一  
人謬享其善是非當矣次則孟軻韓愈也孟軻是  
湯武非桀紂韓愈是周孔非佛老是非判矣自堯  
舜至於今凡幾千百年有此五人是非之難也如此凡

人愛憎以情善惡由己千載朽骨九泉腐肉猶以  
好惡并黜於禿毫枯竹間况與之比肩而事主接  
武而趨朝乎則知人無堯舜孔子孟軻韓愈之心皆  
不可與言是非矣吁今亦有以一飯厚薄而為愛且憎  
者劉工部在南京有士自不脩劉不礼之退而怨且  
怒逢人罵劉語不休孔大諫在兗州有人不得善  
遇退而怨且怒到處謗孔辞甚醜然二子若是亦  
不為顯非亦不為辱何懼哉余懼冕旒之前軒陛  
之下有以姦為賢有以賢為姦有以佞為忠有  
以忠為佞有以詐為直有以直為詐有以邪為



正有以正爲邪亂吾君之聽街吾君之目惑吾君之心者以賢爲姦則龍逢見誅矣以忠爲佞則比干見煞矣以直爲詐則周公見疑矣以正爲邪則屈原見踈矣以姦爲賢則飛廉見進矣以佞爲忠則靳尚見信矣以詐爲直則趙高見任矣以邪爲正則王莽見用矣如是豈不乱天下乎豈不危社稷乎余是以懼故作是非辨

復古制

厥初生人無君臣無父子無夫婦無男女無衣服無飲食無田土無宮室無師友無尊卑無冠昏

無喪祭同乎禽獸之道也伏羲氏神農氏黃帝氏陶唐氏有虞氏夏后氏商人周人作然後有君臣有父子有夫婦有男女有衣服有飲食有田土有宮室有師友有尊卑有冠昏有喪祭噫聖人之作皆有制也非特救一時之亂必將垂萬代之法故君臣之有礼而不可黷也父子之有序而不可亂也夫婦之有倫而不可廢也男女之有別而不可雜也衣服之有上下而不僭也飲食之有貴賤而不可過也土田之有多少而不可奪也宮室之有高卑而不可逾也師友之有位而不可遷也尊卑



之有定而不可改冠昏之有時而不可失也喪祭  
 之有經而不可忘也皆為万世常行不可易之道  
 也易則亂之矣夫禮樂刑政制度難備也久矣始  
 伏羲氏歷于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  
 十有一聖人然後大備矣夫十一聖人思之亦已深  
 矣經之亦已遠矣其巧亦已至矣其智亦已深  
 矣後人有作乃各尚一時之能苟肆一時之欲而  
 廢古之制故君臣相亂父子相賊夫婦相殺男女  
 相害衣服相借飲食相侈田土相奪宮室相誇  
 師友相叛尊親相悖冠昏失喪祭廢于今千

有餘年矣而不能止吁且伏羲神農黃帝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十一聖人為之制信可以万  
 世常行而不易也後世無伏羲神農黃帝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則勿請更作制後世有伏羲  
 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則請起今  
 之亡而復古之制歟

明四誅

王制曰折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  
 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偽而堅言偽  
 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



十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大哉四誅誠乎王制也明王制以用四誅用四誅以靖天下者惟舜周公孔子乎舜誅四凶周公誅管蔡孔子誅少正卯王制明矣吁王制絕已二千矣年而天下皆干乎四誅死誅之者夫佛老者夷狄之人也而佛老以夷狄之教法亂中國之教法以夷狄之衣服亂中國之衣服以夷狄之言語亂中國之言語罪莫大焉而不誅夫不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事其君者皆左道也而有以楊朱墨翟之言進於其君者有以蘇秦張儀之說進於其君者有以韓非商

鞅之術進於其君者有以声色狗馬之玩進於其君者罪莫大焉而不誅夫不道先王之法言而辨詐相勝不服先王之德行而奇譎相矜不爲孔子之經而淫文浮辭聾瞽瞽天下後生之耳目罪莫大焉而不誅夫不誦詩以諷而倡優鄭衛之戲以亂君耳夫不執藝以諫而爲雕麗淫巧之器以蕩君心罪莫大焉而不誅夫不脩大中至正之福而託陰陽巫鬼以惑天下之民罪莫大焉而不誅夫天下皆干乎四誅而不誅吾故明之

擊虵笏銘并序



天地至大有邪氣生於其間爲凶暴爲殘賊  
聽其肆行如天地卯育之而莫禦也人生最靈  
或異類出於其表爲妖恠信其異端如人蔽  
覆之而莫露也祥符年寧州天慶觀有蛇妖  
極怪異郡刺史日兩至於其庭朝馬人以爲龍  
舉州人內外遠近罔不駭奔於門以覲恭莊肅  
祇無敢怠者今龍圖侍御孔公特佐幕在是  
邦亦隨郡刺史於其庭公曰明則有禮樂幽  
則有鬼神是蛇不以誣乎惑吾民亂吾俗殺无赦  
以手板擊其首遂斃於前則蛇無異焉郡刺

史暨州內外遠近庶民昭然若發蒙見青天覩白  
日故不能肆其凶殘而成其妖惑易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公之謂乎夫天地間有純剛至正之氣或鍾於  
物或鍾於人人有死物有尽此氣不滅烈烈然亘  
億万世而長在在堯時爲指佞草在魯爲孔子  
誅少正卯在齊在晉爲董史筆在漢武朝爲東  
方朔戟在魏帝朝爲朱雲劍在東漢爲張綱  
輪在唐爲識愈論佛骨表逐鱷魚文爲段太  
尉擊朱泚笏今爲公擊蛇笏故佞人去堯德聰  
少正卯孔法舉罪趙盾晉人懼辟崔子齊刑



明明距董偃折張禹功梁冀漢室又佛光微聖德  
行鱷魚徙潮患息朱泚傷唐朝振地死妖氣  
散噫天地鍾之剛至正之氣在公之笏豈徒斃  
一蛇而已軒陞之下有罔上欺民先意順旨者曰公  
以此笏指之廟堂之上有蔽賢蒙惡違法亂紀  
者曰公以此笏麾之朝廷之內有諛容佞色附邪  
背正者以此笏擊之夫如是則軒陞之下不仁者去  
廟堂之上無姦臣朝廷之內無佞人則笏之功也豈  
止在一蛇公以笏為任笏不心錄行公而用公方為朝  
廷正人笏方為公之良器敢稱德于公作笏銘曰

至正之氣

天地則有

笏為靈物

笏乃能受

笏之為物

純剛正直

公惟正人

公乃能得

笏之在公

能破淫妖

公之在朝

讒人乃消

靈氣未竭

斯笏不折

正道未忘

斯笏不藏

惟公寶之

烈烈其光

鄭元傳

咸平二年冬十有二月契丹母南牧鄭氏母室陷焉  
鄭元之父於是乎死於契丹天聖七年夏四月元載  
其母與其母來歸十年春三月元復入契丹夏六



# 冷

月負其父骨歸葬於鄆州須城縣廣化鄉水東  
王管戴村之先塋觀察推官石介曰此北戎遠  
中國禮義其地不毛其俗無知中國人陷其中  
者如落深窞如囚狴牢忽焉出而適我中國目刮  
去垢穢而見<sup>明</sup>文物之容耳剔去泥滓而聞金  
石絃匏之聲鼻挑去膾腥而嗅芝桂蘭茝之馨  
身脫糲裘而被織絺之服廬舍毳幕而宅清涼  
之居飲食其馨水泉清冷如猿出檻如鷹脫  
繫固恨去之不遠而深入於山林翔之不高而上  
摩於青冥乃復有以父骨在異域未克歸葬於舊

塋謂雖奔戎狄而歸中國如不歸脫死地生故鄉  
如不生視嚮日之深窞狴牢輒不敢揮復以其身  
投於其中且曰死與父皆埋於異域生與父皆歸  
於中國冒重險履不測與死相去其間不容髮卒  
能負父骨而歸易中國之棺衣列故園之松楸從  
其先塋處其安宅鄭氏之子可謂純孝者矣  
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噫今之人  
至於士大夫之家其有甚不孝者而父而母死於  
他邦至遐至險尚在六服之內無防禦無開隔蕩然  
坦途千里咫尺步猶有歷霜露更歲時不克舉其



骨歸於而鄉者推鄭氏之子孝化於天下天下  
無不忠之臣無不順之子挹鄭氏之子風移於  
海內無不仁之人無不厚之俗天子端門九重階  
陛累級小臣踈遠且賤不得列其事於軒墀之上  
請天子出一束之帛一尺之詔旌其人表其門第  
書其實揭諸天下且以厚薄俗

新雕徂徠石先生文集卷第六



新雕祖徠石先生文集卷第七

可嗟貽趙琦

畫箴貽君豫

二大典

讀元道

辨易

尊韓

釋汝墳卒章

錄嘉書魚辭

歸魯名張生

宗儒名孟生

可嗟貽趙琦

飲食者所以輔性命上古人未飲食故多天疾殘折而死伏羲作網罟以畋以漁神農教之種黍稷人始知飲食以得不天死今之嗜為佛者日一食





爲仙者累年不食日一食者病瘠累年不食者  
餓死吁可嗟矣自古皆有死而莫不飲食今不食  
以求長生惑之甚矣且爲黃帝乎百五歲而死  
爲少昊乎百歲而死爲顓頊乎九十八歲而死爲  
帝嚳乎一百五歲而死爲帝堯乎百一十八歲而死  
爲帝舜乎百歲而死爲禹乎亦百歲而死爲湯  
乎亦百歲而死爲文王乎九十七歲而死爲武  
王<sup>子</sup>乎九十三歲而死爲夫子乎七十二歲而死茲十一  
聖人者聖人之至也猶皆死彼匹夫乃欲求長生夫  
命於天地間无不死松栢固也亦死龜鶴靈也亦

死大凡有血氣有性飛走生植衣服飲食者  
皆死血氣有多少性命有虧實飛走有倦生  
殖有披衣食飲食有窮何得不死唯元氣不死  
元氣大爲天地小爲日星融爲川瀆結爲山嶽天  
猶有時裂地猶有時陷日猶有時虧星猶有時  
隕川瀆猶有時涸山嶽猶有時崩人乃獨得不  
死斯實誑予此出於方士恠妄之說後生不知聖  
人大道愚惑至此趙狩者始受業於魯石介鄆士  
建中又學於泰山先生三人之道一出於孔氏離  
孔氏未嘗有一言及諸子不知狩得妖誕荒悖之



說於誰而亦甘心樂死求所爲神仙長生之道吾  
三人葦力距之距終不去噫矜陷深窵大整逢吾  
三人者援之不出矜其命矣乎予故作可嗟以貽  
之  
畫箴貽君豫

吾家君豫才敏而少學爲文字辭句健跳學爲  
丹青形物微妙噫作無益而害有益古人所箴  
不有博奕言其飽食而無所用心禹爲聖人又  
承舜堯之緒足以無爲而端居猶汲汲惜乎寸  
陰汝乃佚安嬉戲不務功名之如前人其容身  
於牛蹄之涔吾浪浪而沾襟吁與其丹青草木

豈若丹青乃身燁有文藻與其丹青馬牛豈若  
丹青爾德倬爲騫由聖有周孔次有益韓  
孝有曾子忠有比干清和夷惠德行閔顏  
夔呂伊邵其立相相蕭張房杜蹇峭直端其  
人死雖千載如存想其行事英風夏寒容采日  
月德音琅玕爾以筆傳人神徒耳聾衣冠豈如  
心傳聖賢高蹈遠攀爾以手寫蟲鳥徒口咏羽  
翰豈如筆寫六經徃行前言傳之于墨墨久則  
昏傳之于心心久益丹繪之于帛帛裂則殘繪  
之于身死不堪刊汝嗜于畫其名日利汝嗜于學



其德日完嗟夫易汝嗜畫之心爲嗜學之心聖賢何難汝聽吾言馨之如芝蘭擲膠析筆無污輕純

二大典

周禮春秋萬世之大典乎周公孔子制作至矣周自夷王已下寢衰寢微京師存乎位號而已然五六百年間綿綿延延不絕如綫而諸侯卒不敢叛者周禮在故也王室益弱諸侯日疆又二百年亂臣賊子如麻然而畏未敢取周者春秋作故也自堯舜三代唯周得八百有餘年雖后稷公

劉積德自遠實以二大典矣嗚呼周禮明王制春秋明王道可謂尽矣執二大典以興堯舜三代之治如運諸掌後世無人行之者悲夫董仲舒以春秋對其知王道之宗矣王仲淹以周禮往其知王制之本矣惜夫漢武孱弱隋文侮慢二君子卒不用二大典卒無施吾於此尤傷焉

讀原道

書之洪範周禮之六官春秋之十二經孟子之七篇原道之千三百八十八言其言王道尽矣箕子周公孔子之時三代王制尚在孟子去孔子且未遠



能言王道也不爲艱矣去孔子後千五百年間  
歷楊墨韓莊老佛之患王道絕矣雖曰洪範曰  
周官曰春秋曰孟子存而千歧萬徑逐逐競出  
詭邪淫僻荒唐放誕之說恣行於天地間無有禦  
之者大道破散銷亡睢盱然惟楊莊之歸而佛老  
之從吏部此時能言之難推洪範周禮春秋孟  
子之書則深惟箕子周公孔子孟軻之功則吏部不  
爲少矣余不敢廁吏部於二代大聖人之間若箕子  
孟軻則余不敢後吏部

辨易

王績爲負苓者傳載薛收之言曰伏羲畫八卦而  
文王繫之不逮省文矣以爲文王病也負苓者文  
王馬病伏羲氏病甚者也昔者伏羲氏之未畫八  
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  
乎萬象其不森乎以謂伏羲氏泄道之密漏神之  
機爲始兆亂者吁可恠也夫易之作救亂而作也  
聖人不得已也亂有深淺故文有繁省亂萌於伏羲  
故八卦已矣漸于文王故六十四已矣極于夫子故極  
其辭而後能止伏羲後有神農氏黃帝氏少昊氏顓  
頊氏高辛氏唐堯氏虞舜氏禹湯皆聖人也豈獨



不能繫易之一辭無亂以救也文王豈獨能過是  
九聖人亂不可不救也作易非以為巧救亂也文王  
夫子非以銜辭明易也易不作天下至今亂不止  
文王夫子無述易至今不明辭叔負荅者不達易甚矣

尊韓

道始於伏羲而成終於孔子道已成終矣不生聖人  
可也故自孔子來二千餘年矣不生聖人若孟軻  
氏楊雄氏王通氏韓愈氏祖述孔子而師尊之其  
智足以為賢孔子後道屢塞闢於孟子而大明  
於吏部道已大明矣不生賢人可也故自吏部

來三百有年矣不生賢人若柳仲塗孫漢公張梅  
之賈公疎祖述吏部而師尊之其智實降噫伏羲  
氏神農氏黃帝氏少昊氏顓頊氏高辛氏唐堯  
氏虞舜氏禹湯氏文武周公孔子者十有四聖人  
孔子為聖人之至噫孟軻氏荀况氏楊雄氏王通  
氏韓愈氏五賢人吏部為賢人而卓不知更幾千  
萬億年復有孔子不知更幾千百數年復有吏部  
孔子之易春秋自聖人來未有也吏部原道原仁  
原毅行難對禹閻佛骨表諍臣論自諸子以來未  
有也嗚呼至矣



釋汝墳卒章

汝墳卒章曰魴魚魚尾魚王室如燬箋云君子仕於  
亂世其顏色瘦病如魚勞則尾赤所以然者畏  
王室之酷烈是時紂存且末句云雖則如燬父母  
孔邇箋云辟此勤勞之處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  
念之以免於害不能爲疏遠者計也子夏序曰汝  
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  
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其末句云父母孔邇康成謂此  
勤勞之處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念之以免於  
害夫紂之苛政甚矣烈如猛火不可嚮迓雖慈父

慈母又豈能恤其子哉以謂父母指文王之言王室  
雖酷烈民不堪其苦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被  
文王之德厚戴之如父母也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  
母春秋傳曰愛之如父母此慰勉其君子之辭言  
雖仕於亂世若紂之虐政紂之亡日可待也民望文  
王不遠矣亦如桀之民望湯曰俟我后后来其蘇  
康成自未達詩人之旨故釋之

錄蠹書魚辭

蠹書魚曰吾常游於文字間文字有所殘缺者人  
則曰吾蠹也故目予曰蠹書魚夫書豈吾蠹之



邪昔者孔子脩春秋明帝王之道取三代之政述而為經則謂之書其文要而簡其道正而一所以扶世而佑民示万世常行不易之道也後世人有悖之者則其書或息其書息則聖人之道隳壞也斯得不謂之蠹乎文中子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又楊墨之言出而孔子之道塞佛老之教行而堯舜之道潛斯則易其九師之蠹乎春秋其三傳之蠹乎詩其齊韓毛鄭之蠹乎禮其大戴小戴之蠹乎孔子道其楊墨之蠹乎堯舜道其佛

老之蠹乎魏晉以降迄於今又有聲律對偶之言彫鏤文理刊刻典經浮華相淫功偽相衝廟削聖人之道離析六經之旨道日以刻薄而不脩六經之旨日以解散而不合斯文其蠹也書之蠹有自來矣而謂予曰蠹書魚子敢辭

歸魯名張生

禮

道士張生擲黃冠頂章甫衣服檐如趨吾階非吾堂請吾易其名夫求聖人之道者必自魯始魯周公之所封也孔子之所出也聖人之道盡在魯矣之於魯然後聖人之道可得而見也今天人不之於魯



而之於秦之於楚之於吳之於越去聖人之道不亦遠乎嗚呼甚矣亦有之於夷狄者去魯益爲遠矣秦楚吳越將復於魯不逾月遂可至焉爾如此其易也吾未見其能之復者焉夷而狄將復於魯窮時卒歲不能至焉爾如此其難也吾今見其能復者焉春秋之義夷狄則夷狄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况能自致於魯者乎吾請以歸魯名張生歸魯所以宗聖人之道也生其勉之

宗儒名孟生

予向以春秋授諸生學中孟生衣道士衣升吾堂

上預諸生列受吾說焉日薰灼乎聖人之道久之相說以解於是大寤聖人之道一出於孔子遂棄其師事吾儒師裂其服被吾儒服斥其礼行吾儒礼擲其書讀吾儒書予願以宗儒名孟生嗚呼君臣父子皆出於儒也礼樂刑政皆出於儒也仁義忠信皆出於儒也生誠能宗儒生爲君子矣

新雕徂徠石先生文集卷第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光緒九年花朝東武尹彭壽讀于金泉上



新雕徂徠石先生文集卷第八

貴謀

救說

責臣

錄微者言

辨私

書淮西碑文後

責素冷

辨謗

朋友解 并序

辨惑

貴謀

天下有大憂危國家有大菑患聖賢發至誠運至智定至謀以扶安之聖賢之誠誠矣聖賢之智明矣聖賢之謀果矣如機之發必著之占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如節之合作於此而應於彼言於近而驗於遠不差  
毫釐噫聖賢之謀必行則自古無喪身無敗家  
無亡國無傾天下喪身敗家亡國傾天下由聖賢  
之謀不用也桀從伊尹之謀安有南巢之放桀  
從比干箕子之謀安有大白之誅項從范增之謀安  
有楚江之亡漢從劉向之謀安有王氏之篡唐高宗  
從遂良之謀安有武氏之禍明皇從九齡之謀安有  
祿山之難陳不從洩冶之謀故亂晉不從宣子之謀故  
弑虞不從宮之竒之謀故亡秦不從蹇叔之謀故喪崤  
函之師趙不從藺相如之謀故失長平之衆成安君不

從廣武之謀故死泝水之上漢高皇不從建春之謀  
故困平城之中堯能舜禹之謀是以光宅天下舜  
能用夔契之謀是以濬哲文明禹能用益稷之謀  
是以克夏文武能用呂望周邵之謀是以革商高  
祖能用三傑之謀是以有漢惠帝能用子房之謀  
是以定位光武能用耿鄧之謀是以復乃堂名御劉備  
能用葛亮之謀是以王有巴蜀文帝能用高嶺之  
謀是以創始有隋太宗能用房杜之謀是以光亨  
于唐梁公之謀行則李氏再祀姚宋之謀行則開  
元外平裴度之謀行則元和靖武大哉聖賢之謀至



矣用之則生不用則死用之則存不用則亡死生存亡大矣彼不能用愚閔甚矣嗟乎

救說

道大壞由一人存之天 下國家大亂由一人扶之周室衰諸侯道大壞也孔子存之孔子沒楊墨作道大壞也孟子存之戰國盛儀秦起道大壞也荀况存之漢祚微王莽篡道大壞也楊雄存之七國弊王綱地道大壞也文中子存之齊梁來佛老熾道大壞也吏部存之管蔡之亂則周公扶之也諸呂之亂則周勃扶之也江充之亂則謝安扶之也武氏之亂則梁

公一扶也祿山之亂則汾陽扶之也朱泚之亂則西平扶之也淮西之亂則晉公扶之也五代之亂則瀛王扶之也故道卒不壞天下國家卒正古之人有言曰大厦將顛非一木所支是弃道而忘天下國家也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焉用彼相易大過上六滅頂凶無咎以救衰拯弱也大厦將顛一木柱之或得不顛顛顛而不支坐而俟其顛斯亦爲不智者矣道將大壞天下國家將大亂而不救坐而俟其壞亂斯亦不仁者矣大凡聖人之道有當害以身當之賢人之分也天下國家有患難以



死殉之忠臣之節也而曰見可而進量力而動其  
全身苟生者歟

責臣

大過上六君子矣心在救時至於滅頂凶而無悔且  
當棟橈之世居無位之地而過涉以扶衰拯弱可  
謂君子矣今國家有西北邊之憂聖君夙夜勤  
勞日旰不食重擇大臣付以專任大官以寵之富  
祿以厚之節旄以榮之宜竭智力以幹乃任盡謀  
策以濟厥事智力竭矣謀策尽矣然後以死繼  
之可也乃偃蹇君命優游私家謂聞金鼓之震

天下不若聞絲竹之淫耳謂見羽旄之翳目不  
若見趙衛之侍前謂若被甲冑不若服輕紈謂  
若冒矢石不若御重裘不竭智力不尽謀策乃  
稱才不稱任飲食加多筋力完壯力謂病不任  
事上以罔於君下以欺於人以圖其身之安噫國  
家以安無事乃將乃相爾公爾侯貪榮取寵不  
知休止聚財積貨不知紀極飽而嬉醉而眠間則  
陳功勞叙闕閔矜材能薦智略恨爵位之不高  
任使之不先曾不曰才不稱任病不任事國家一  
日有邊鄙之憂聖君倚之以安訓曰臣病臣不才至



於兩銓三班院除人往西北邊去多不肯行嗚呼  
食人之祿死人之事况聖君英威睿武本行如春  
義行如秋敢茲不肅是臣得以慢君君不能以使  
臣也天子之命豈不行乎傳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  
辱也又曰主憂臣辱大官以被其身富祿以厚其家  
四郊多壘則曰非我之辱也主憂則曰非我之  
事也有官責而不勤其官矧在於無位之地乎吾  
是以責斯人而賢上六也嗚呼賴聖君洪覆如天  
不以真諸法若有如孔子者出則當以春秋亂  
臣同論矣

錄微者言

晚鼓後諸曹既抱書退公舍岑寂如私庭日將曛  
予巾褐坐軒窗下有府吏取執法丁其姓簡其名者  
袖短幅急馳而來授於予曰且天子念東南  
之民荐罹其饑渙然散汗漫之澤除其田租以緩  
民命順氣和声油然冷然鄉野有不占田之民借  
人之牛受人之土庸而耕者謂之客戶人歲其輸緡  
錢數百於有司以其不地而征無名而取謂之乾食  
鹽錢北民年豐尚不逃飢與寒歲凶穀價高朝夕  
且恐死乃不得與占田之民同除其賦官人幸有位



亦葦聞孳孳有濟蒼生之心豈能書其事馳聞於天子之庭乎介矍然而駭悚然而恭抗声大叫語其人曰此衣食天子者之所宜思也牧養天子之民者之所宜憂也刺史巖巖坐於堂縣令申申處其家庶臣晏然高枕而卧使臣誼譁攬轡而馳曾不及是思曾不及是憂尔何人思及是吾徒食而魚出而車朝服逶迤處尔之上亦何施其面目哉予將轉尔言達於上傳曰詢于芻蕘又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嘉其人有所興起座右見筆硯因書之牘背云

辨私

儒者好稱說孔子之道非大言也非私於其師之道也孔子之道治人之道也一日無之天下心亂如粟米不可一日少少則人飢如布帛不可一日乏乏則人凍死孔子之道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朋友也長友幼也天下不可一日無君臣不可一日無父子不可一日無夫婦不可一日無朋友不可一日無長幼万世可以常行一日不可廢者孔子之道也離孔子之道而言之其可雖美不致於遠其言雖切無補於友猶錦綉不可以待寒珠玉不可以療飢故儒者稱說不及焉非遺之也

書淮西碑文後



淮西之賊五十年王師屢戰無功天啓神筭以授  
裴度度克恭行天罰以夷大版天下之兵百十萬之  
將過時不下度建大謀以任李愬愬克先登賊城以  
殲元凶淮西以平蔡人以生天人相與乎君臣協心乎  
上下同力乎推其用則度得天也愬得人也計其功則  
度任智也愬任力也曰燥者曰潤者人止知其風雨也  
曰生者曰成者人止知其春秋也然不動而運其用者  
天也曰戰者曰勝者人止知其愬也光顏也重裔也然  
無爲而任其謀者度也漢高帝取天下蕭何無汗  
馬之勞韓信功必取戰必勝曹叅身被七十創而功

居何次不曰發縱指示者人也追殺獸者狗也度  
與愬之功亦猶是乎文公豈昧此著辭於碑優度功  
誰曰不實也初度輔政以群賊未除宜延接奇士共爲  
籌畫乃請於私第接延賓客自是天下賢俊得以  
効計議于丞相則取蔡之謀已落於彀中矣諸將連  
年出兵玩寇相視持以歲月未有成功而群臣皆欲  
罷兵度獨唱堅議與上協心計定意斷衆不能破  
請身自督戰且曰誓不與此賊偕全則得勝之筭已  
運於堂上矣及至鄜城巡撫諸軍宣達上旨士皆賈  
勇特諸道兵皆有中使監之軍陣進退不由主帥勝



則先使獻捷偶衄則凌挫百端度至行營並奏去  
之兵柄專制之於主將衆皆喜悅軍法嚴肅号令  
畫一則將軍之令專行於閩外矣以天下取蔡之謀堂  
上得勝之筭閩外將軍之令合而用之一而行之易曰師  
正丈人吉有不利乎七月度出十月賊平成天下之務通  
天下之志不疾而速不怒而威非惟幾惟深與神其  
孰能與於此乎故曰度得天也其功無敵於天下矣

責素殄

狗當吾戶猫捕吾鼠雞知天時有功于人食人之食  
可矣犀象麋鹿鸚鵡鷹鷂無功於人而食人之食  
孟子所謂率獸而食人也噫無功食禽獸猶不可  
彼素殄尸祿將狗猫鷄之不若乎

辨謗

介讀青州劉粲韓吏部傳論曰憲宗迎佛骨群臣  
無敢言者獨吏部論之走南荒八千里此豈利於身  
利於道也介於此知吏部之功也潮陽之秋鱷魚爲害  
潮人患之吏部至投文以逐之一次尽去鱷魚厥性暴  
矣無識猶感其化而去焉使吏部立巖廊輔元首施  
其道而化天下之暴矣无識復有如鱷魚者乎心無  
也鱷魚可化况于人乎介於此知吏部之道也曰使吏



臣謂排釋老於道未大不知大其道者復何也介於此知吏部之尊也由諱辨其旨不獨爲賀也有激於時爾凡人急於敷孝而亟於辟諱甚無取也介如此知吏部之尊也曰鯨無德於民猶有靈於晉國宗元有德於民豈無靈於羅池者乎吏部碑之何所不可介於此知吏部之是也曰平蔡碑非不善也信一婦人而磨之焉知實錄不類蔡碑介於此知吏部之受誣也則是吏部之誣由槩而後釋吏部之道由槩而後明槩亦可稱爲端直士天聖四年秋詔郡國舉進士時故諫議勝公涉守青州謂槩能明吏部

之道特爲首送槩少則爲古文專意聖人之道性僻野以介特自守常居深山中或逾年一下山未嘗一造權豪門先兩爲青州舉送以是名字不得高至是首送青人皆大怒滕之所爲以滕不知人或謂槩有化丹砂爲黃金術滕意得之特爲首送或以爲槩特當塗力故得首送滕於是被此謗噫八九年矣介昨日架上整亂書得槩韓吏部傳論讀之知吏部之大道知槩之名不虛得知滕之被謗噫吏部之道二三百得具槩伸之劉槩之名二三十年得滕公發之滕公之謗八九年得石介明之故



作辨謗云

朋友辭

姜潛至之被水害甚奉符尉李緝仲淵與至之友且通家義甚厚憐至之之困災爲借弓手營救因以私役人罪之察盜賊捍水火縣尉之職也又朋友之義患難相恤緝得其職又得朋友之義反得罪大懼朋友之道絕因解之夫父子兄弟以親愛君師朋友以義合也入則事父兄出則事君師朋友君臣之際猶有爵祿之資得焉其利焉師友之分非道義不合天所謂道者親而不

可離者也夫所謂義者合而不可解者也古之管仲鮑叔王陽貢禹以義始而以義終者也張儀蘇秦陳餘張耳以利始而以終者也義無不克終利無有克終今夫人之趨權利熱則蜂來寒則鳥去平生握手把酒叙歡欣欣肝膽吐在地一旦急難危患則掉臂緩趨而過若越人視秦人之疾不獨不一顧又從排陷之朋友之道薄也如此有人反其薄而就於厚則以爲罪今奉符縣尉李緝與進士姜潛同師受業有升堂拜母之義潛居奉符之太平鎮今歲夏六月七日乙夜水大至太平之人



死者五人其一則權酒使臣張借職也在太平參肆百家潛被水尤苦夜風雨震電天大黑水且暴來潛左手扶老母右手扶嬰兒妻子弟妹累累隨其後出沒如水中僅得脫死走太平四里餘就高阜以避潛之居廬邸店并其所以待歲時佐伏臘之用凡百萬與所藏書數千卷盡爲水害緼與潛友義甚厚潛之患難不細緼不足爲有勢力可以庇潛而操本縣尉權略足以施於潛尚更退願願其身愛惜礙國家禁苟逃錙銖罪不爲潛致毫髮力思晏安坐視此誠夷狄禽獸之不爲

也東家大西家焦髮爛額爲撲滅赤子入井路人不棄弛擔擔匍匐走救之潛之水甚於東家大也潛之將至於死猶赤子之入井也緼少被仲兄故龍圖之教長師泰山孫明復先生及親慕士建中而交石介識周公孔子之道知仁義忠信且與潛友厚願反願願身愛惜乃不如夷狄禽獸乎不如西家路人手以古朋友之道責之緼猶負大罪潛之窮且困如此絕能借九日力遺一囊麵未足以解潛昏墊之災然以今人推之緼能不退願願其身愛惜其官抵冒刑禁以濟夫朋友危患是亦能以義始



終者也故舊不遺者也患難相恤者也法網  
凝密乃籠緼去繩之以微文寬之於淡典此不惟  
傷朋友之道亦以害國家教化之本國家本設  
禁所以禁小人非施之於君子也小人大爲之禁  
亦或踰之君子則有禮樂而已矣使緼徇國家之  
常禁則廢朋友之大義禁者權也權有時而用制  
小人不以權則壞法亂民爲害必滋義者常也常  
者道之中也中常用以待君子不以中是示天下之無  
君子矣緼爲君子而以小人制之豈其宜也緼亦不  
足深惜夫朋友之道遂絕矣天下風俗更薄矣

噫州縣吏貪墨殘毒者滿日曾不聞舉一人緼  
奉公守法緼特廉嗚嗚矣民緼有文行緼有節義  
緼孝於事親緼忠於上緼信於朋友反得罪  
悲夫

### 辨惑

吾謂天地間必然無者有三無神仙無黃金術無  
佛然此三者舉世人皆惑之以爲必有故甘心樂死  
而求之然吾以爲必無者吾有以知之夫凡窮天下  
而奉之者一人也莫崇於一人莫貴於一人無求不得  
其欲無取不得其志天地兩間苟所有者惟不索



馬索之則不獲也秦始皇之求爲仙漢武帝之求  
爲黃金蕭武帝之求爲佛勤已至矣而秦始皇  
帝遠遊死蕭武帝餓死漢武帝鑄黃金不成推是  
而言吾知必無神仙也必無佛也必無黃金術也

新雕徂徠石先生文集卷第八



新雕祖徠石先生文集卷第九

明隱

賢李

明孔

題鄆州學壁

釋疑

孫少傅政致小錄

兵制

養說

記未康軍老人說

趙延嗣傳

明隱

孫明復先生學周公孔子之道而明之者也周孔之道非獨善一身而兼利天下者也先生畜周孔之道於其身苟畜而不施徒自膏潤肥碩而



已万物則悴枯瘠病而自膏潤肥碩豈周公孔子之道也歟是以先生凡四舉進士則是先生非苟畜其道以膏潤肥碩於其身將以利天下也潤万物也四舉而不得一官鬣髮皆皓白乃退而築居於泰山之陽聚徒著書種竹樹果蓋有所待也且以謂堯舜在上必未使賢人而布褐糟糠乾餓以死茲先生有所待之意也禮曰君子居易以俟命斯之謂歟世之浮近輩不達先生之心謂先生隱爾又不達隱之義隱者當毀面汙身杜門絕跡與鳥獸麋鹿爲群裂衣冠屏飲食棄人事去妻

子寒則衣葛飢則茹草先生有一不如是則相與謗誹喧嘩謂先生不得隱之道且人道之大莫大於繼嗣故聖人重之子以繼父孫以繼子相繼而万世不絕故宗廟常血食而四時無廢饗古之聖人莫如伏羲莫如農神莫如黃帝莫如堯莫如舜莫如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茲十一聖人皆娶所以重繼嗣且聖人之道非它人道也人道非它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不娶則是滅父子也滅父子則滅君臣也夫婦父子君臣滅則人道滅矣先生娶所謂世之浮近者喧喧誹謗曰既隱矣隱則不得有妻子乃娶先生



於是汨道矣吁先生學問孔者也苟周公孔子皆不娶先生不娶可矣而周公孔子娶先生何得而不娶也先生不娶則是滅人道也

舜爲大孝告父則不得娶不告父而娶孟子是之舜大聖人也孟子大賢人也舜娶孟子言是是一聖一賢必非有差謬矣彼浮近者豈可與之言哉古之賢人有隱者皆避亂世而隱者也若箕子隱於奴呂望隱於釣四皓先生隱於山蕭何隱于吏韓信樊噲隱于屠市嚴君平隱於卜隱以遠害也亦非如彼所謂隱者也彼所謂隱者有正夫之志守硜硜之節者之

所爲也聖人之所不與也孔子謂長沮桀溺則曰吾非斯人之徒歟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則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若先生者有異父之志遭堯舜之盛未得進用姑盤桓山谷以待時也非隱者也如說之築于傳嚴公孫之牧於海平陽城之居於中條說終相高宗中興于商公孫終相武帝丕光於漢城終起于唐以諫諍顯先生之道無少于說而過于公孫城它日聖君聘而用之吾君軼高宗而登舜矣先生真檝于巨川而霖雨於旱歲矣噫先生豈有隱者哉



賢李

予嘗謂相國李公賢於孟嘗平津孟嘗養客  
三千人平津開東閣自食脫粟飯推以養士然皆  
不聞有賢者相國養士固不若孟嘗之多平津  
之厚至道咸平以來山東文人之傑賈公疎高公  
儀劉子望孫明復在公疎則相國師友之公儀則相  
國姻睦之子望則相國賓客之明復則相國以其  
弟之子妻之公疎著書本孟子有山東野錄數  
萬言公儀望明復皆宗周公孔子公儀有帝刑  
三篇子望有輔弼名對四十卷明復有春秋尊

王發微十七卷皆荀卿之述作也四人可謂魁賢  
大儒相國俱收之則相國之賢視孟嘗平津遠  
矣曰相國固為賢矣而明復寒餓山谷相國推  
衣食以養之可也屈致門下待以賓師之禮可也  
薦諸朝廷尊之公相之位可也以山谷寒餓之士  
不辭相國之婚則不可介曰明復非榮相國之姻成  
相國之賢也明復窮居泰山之陽乾枯憔悴髮足  
白相國來泰山見明復曰五十始衰又五十異耄明  
其衰則養要厚地先生五十矣一室獨居不幸風  
寒疾病飲食醫藥  
其病食之誰事左右吾觀吾女可以奉先生



箕箒主先生醫藥先生起固辭相國曰吾女捨  
先生不過爲一官人妻先生盛德爲李氏榮矣  
先生固辭是先生以德自貴陋吾族也吾不以兩  
爲宰相高先生吾雖德劣有能知先生亦庶幾  
矣先生母固辭先生退而自解曰宰相之女不以  
妻王家戚里貴鄉少侯予寒餓山谷鬢髮皆白  
乾苦憔悴藜藿不充相國於予何取而固婚予  
况予道未至於古人直如予之道過於古人他人  
誰予顧相國不愛一女以妻予古之賢者無有予  
不可不成相國之賢遂不敢辭先生非榮相國之

姻成相國之賢也噫相國賢也噫受一愛女豈  
爲泰相國不賢也一簞食一豆羹先生不受矣

明孔

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起以待士予聞之周公而  
不見其人故御史中丞孔明之待明復先生至矣  
以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知兗州高先生道  
德每見先生變口以謹恂口以懾如執弟子禮  
然終日談唯堯舜周孔之道不敢及它先生居泰  
山公兩就見於山下作詩親書刻石留于屋壁  
歲時送衣服肴體薪芻麥稻不闕人言公事君



事父事先尽礼其以師尊先生乎在三之義唯公備焉世之說公以聖師之孫知道蹈仁義能讜言極有王臣謇々之風由正言至大夫歷三諫官又待制龍圖閣又爲□□直學士再爲御史中丞其操守甚堅始終不渝天下之論無缺惟以公剛嚴高亢簡于待士爲少此爲不知公者故明

題鄆州學壁

沂公之賢人不可及初罷相知青州爲青立學移魏爲魏立學再罷相知鄆州爲鄆立學而罷相爲三郡建三學沂公之賢人不可及夫水之不涸以

其有源也木之不枝以其有本也學爲教化之源仁義之本歟爲國家濬源而殖本公之心厚矣

釋疑

故僕射孫公致政歸月再期以病終於家初公在兗州旣得請起西鄉謝因泣下數行人或謂公之請老蓋逼乎禮年非誠然也言公之泣有所恨矣及公病終於家郡士大夫藉藉稱公飲恨而死吁公逮事三朝實侍講二后至礼部尚書君臣之分可謂深矣一旦辭去豈能忘情邪公泣可謂有礼矣彼小人者孰知也乎且夫凡人一日相聚一飯相樂將去猶



踟躕不忍別或摻裾執袂涕流咨嗟公豈不動心  
邪而謂公云云何厚誣也公家世爲農發憤力學  
起徒步至顯位實有知足之心居常語人曰吾仕  
已逾素望禮經大夫七十而致仕吾言及是則請老  
矣年且六十有九其年冬命門人郭稹草疏三通  
引年告歸其辭激切明年春以三疏連上天子不許  
去詔斷來章公旣不得謝亦不欲留又上兩封求  
守故郡遂遷工部尚書知兗州雖得偃息外藩  
公終以逼其志不樂之至魯之明年夏復命郡人石  
介作奏兩本本公實慮宜無疾病期於必得請託以

老且疾其辭激切過於前疏秋將奏上會國有大  
災不果上明年春遂奏入天子察公之誠度不可  
奪乃以太子少傅致仕奏初上東平相國訪於國  
郭稹曰孫公累章告老果由衷乎稹對以平生無妄  
語此之所陳可謂誠懇東平曰若然願與孫公成  
此美事天子以下不能奪東平又贊之公故得謝公  
初歸鄆州也里中諸老縱觀公馬上自得喜動顏  
色及三日宴於故宅願謂賓友曰白傳有言多少  
朱門鑠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老夫今日幸得  
歸矣本末如此明者固可以取信於人矣而云云謂



公不足(死)而何厚誣也公通明經術服行道義  
爲世醇儒爲國碩臣當祥符間上書十不可請停西  
祀在河陽飛疏乞斬朱能焚天書真宗方崇大  
老敬迎禮方士公屢言神仙非實請以秦始皇漢  
武帝爲戒對今上說論語至天何言哉直引先朝  
佞臣輩作妖言造奇字謂之天書云天不能言豈  
有書哉公之道如是彼淺近者不知君子仕以行  
道非以利祿謂人貪寵榮溺富貴皆常情也  
以已度人哉言其然謗公予懼謗者日勝而天下或  
疑爲公作釋疑

孫少傳致政小錄

太子少傳樂安孫公致政歸鄆州鄉老故人從觀於  
路公馬上色自得甚三日宴郡寮於私第樂半闋  
起飲茶於致政堂出真宗御製詩上飛白書客觀  
拜舞復坐公頷客曰白公有言多少朱門鏤空宅主  
人到老不曾歸老夫今日歸矣喜動於外終食客退  
留通判張駕部舜元觀察推官石介復於向所謂  
致政堂中潔壘滌箒別陳酒張與公鄉里道舊  
欵曲仍頷介諷易離卦九三爻辭且曰樂以忘憂  
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缶不與大羣之嗟酒數行



公親舉令命張和諸孫皆立後亦令繼之曠夕罷  
明日乘小駟從諸孫遊觀北園笑語衍衍復終日  
即徧召故人鄰里散金帛皆取意其有宿負不還  
悉復其券月餘公感疾篤公謂子瑜曰吾無身  
後憂諸經傳中吾有未了者此遺恨爾初公疾  
辟暑居西廳一日晨起忽索就正寢明日呼瑜及  
家人揔至公曰今五月二十四日也辰在巳明日當是  
時吾終因口占曰致政得請歸明道二年五月二十  
五日趨手足於正寢禮也是故君子謂之知命上三  
辭字公復也命瑜曰明日吾易簣之際慎勿令婦人至

吾所唯汝與諸孫侍因復慨然曰所貴不死於婦人之  
手乎上九字公之辭也又呼其婿范曄謂曰不意便至於此然死生有  
命富貴在天大數不足以介意上二十二字公之辭也又命瑜曰請石  
介草遺表但叙平生感遇勿復陳乞恩澤瑜能行其  
治命故瑜遷殿丞制云覽遺奏之尽忠故推恩而又  
嗣此梗槩也餘在國史

### 兵制

夫万物皆有制不得其制則反爲害也周之制失在  
諸侯大漢之制失在諸侯疆唐之制失在將怙國  
家之制失在兵驕何以言之三代以前爵有五等天



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地小  
易制也力弱易使也周公始斥大土寓廣其封公侯  
五百里伯三百子男百里周之諸侯矜大而不服非  
諸侯之罪也失在周公也漢封公臣王子弟猶以周  
之制輕而地薄又增益之大者乃數千里亦三四  
十縣漢之諸將恃疆而多反亦非諸侯罪也失在  
高祖也開元無事日久明皇好拓疆寓寵幸邊臣  
寵寢而心怵故祿山叛自祿山叛天下兵革連年  
不戢肅宗代宗無長策遠敵不能以法律繩下反  
用寬貸姑息藩臣唐之將怙而好亂非將之罪也

失在明皇肅宗代宗德宗也國家自太祖太宗亟  
用兵故賞賚厚焉天下既平兵革不用或老卧京  
師或飽食塞下或逸處郡邑或散居亭郵未嘗  
荷一戈也而賞賚不削於太祖太宗亟用兵時復且  
有加焉謂國家無事而益貴我無功多賞我豈  
非懼我乎於是日益驕而不可少下茲非兵之罪也  
失在謀國家者也周漢諸侯之大且疆唐之將怙吾不  
復言之也國家之兵驕不爲用如何使之不驕而  
且爲用使之不驕而且爲用急治之恐且我矣持日  
以久使之不滋也持日以久使之驕少殺可矣驕少殺也持



日以久使之不驕可矣不驕則可爲用也然則如何爲之可也無他道也慎擇主帥不驕無功勿資焉苟有猖獗叫呼搖動朝廷者尽擊戮之俾望之心息而僥覲之路絕自口口口鋤之自不敢驕矣如無明道口年四肆赦而六特支高務姑息口口口前年聞府州欲賊殺去年聞魏害官吏今聞單父輒奪兵甲故作兵制云

養說

古之養士也薄今之養士也厚噫養薄所以責其厚養厚所以責其薄君子之設教也有心哉夫德厚

而養從之則養居後焉養厚而德從之則養在先焉養之後與先皆要之于德而已矣易之頤曰正吉觀頤自求口實彖曰正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養自也夫養以要夫德所養正也德而後從養自養吉也古之人厚不以薄而居其厚故養薄焉今之人薄不以厚則不能敦其薄故養厚而養之意深矣

記未康寧老人說

未康老人爲予說今三司副使工部郎中劉公隨祥符中爲未康軍判官受賊之三日當躬謁諸祠輒



遺去吾先聖且言先聖不若永康祀典從來舊  
矣公則首詣之至其廟庭既湫隘蕪穢復爲邑  
人任惟翰從王中庸請射其祠內地將作居舍公  
親移文責其有司樓店文曰國家誕敷文治欽奉聖  
師故出阜舊堂近歲也於詔蹕成均行礼每年

咸命於上公一昨奉睿謨別加徽號是以申命列郡  
祇肅嚴祠潔牲牢玉帛之羞制遵豆簋簠之器當  
軍廟貌雖設堂皇且卑頽茲庭筵亦甚湫隘將欲  
增脩廊廡敞闢閤閤必使人序有倫繪素無闕俾游  
夏之外攝齊尽列於師門服鄭之徒配享咸遵於

祀典則有內通函丈之地外連數仞之墻當仲由鼓  
瑟之門爲封人請見之所儻容占射俾出課租有  
傷善教之文不便上下之禮遂復奪其地廣其廟  
高明顯敬使蜀人知有聖人蜀人生西偏不得天地中  
正之氣多信鬼誣妖誕之說有灌口祠其俗事之  
甚謹春秋常祀供設之盛所用萬計則皆取編戶  
人也然官爲之聚斂蓋公私受其利焉民苦是役  
過於急征暴賦公曰聰明正直之謂神彼果能神則  
是既聰明且正直也豈有聰明正直之神椎剝万灵  
之膚血以爲己奉哉果不能神又何祀焉遂止之未



康舊無井賴而食之者導江而已冬則江水凍涸人去求康城二十里就有水而取資焉其艱也如此人是飲食不時或生疾多死亦無以養馬牛畜鷄豕城中苟火發焚公帑害儲廩假如焦丘滅都何方得一勺水灑之求康尤以此爲患公亦患之默思所以道水利有魚鳧山俯求康城山下出泉進則困險退則□山未知所適公徒步登山親視之周爰經始潛得其術遂導水入求康城水於是足用民於是不乏愈汲愈生取之无竭當魚鳧山枵泉源絕水之利當歌不然至于千万世而無窮休也岷沱與馬騎江合則成

都與屬郡十三縣皆被害時未相合者尋尺之地爾公獨危之於是謀防之功未就公遭逐去公雖未罪逐去曾不自理猶以危成都與屬郡十三縣於公家之事爲不了後倅成都卒就其功成都與屬郡十三縣遂無虞矣求康西與蕃夷接四海一統夷夏相通蕃人之趨求康市門日千數人道出西山折盤峻極上見青天天下臨深淵夷夏同苦之則爲開西山之路一日嶢巖險絕削爲砥路往來行李安如埴塗夷夏同受其福求康在國之西重既僻且陋去朝廷正教遠其名不知有憲法律度能繩大姦酋猾畏豪



強兼并之家如被制服奴使奪其土疆暴其妻妾不敢與爭亦不知有理所公到數月威德大行疆宗不復凌弱暴怯民或有跳出山谷中敢直入衙門趨廳前號冤哭枉者自是豪人斂迹民得所養道江出一人死罪入一人死罪公收入獄劾得其情本路轉運使李士衡庇導江令爲極力救之公不許卒正其罪國家嘗大酺而永康屠羊豢豕之家尤苦其役蓋官以峻刑急責而強取其利頃嘗有輸家既匱無以供上苛吏逼之至鬻愛女以償者及是復酺公先告屠人出公帑錢平易之是年屠人樂輸公初

出帑中錢也有司執之以爲不可公斥去獨行後期朝廷亦不問公來成都是吏請于公願聞其說公曰國家大酺布德澤流愷樂於万民反苦民以取充非聖君之意也吏拜服而去永康向斤五十向特官給二十五公給五十故入樂輸未康舊無城壘歲配鹿角寨吏緣爲姦民如被盜且多火災公到自署四圍達于衢口口口口口倉廩營舍悉使樹楊如櫛比焉樹長枝葉相蔽一以禦火一以爲寨故永康至今賴之寒食所司科民具鞦韆公科民斫官山木爲之一日公出城見雙樹俱高五六十尺其枝幹脩直甚可愛公賞之移時徐有叟拜



于樹下且曰此樹年年遭人擢為鞦韆木老夫則以  
數十緡贖之計已輸錢百餘緡矣獨今年獲免公  
忤李斌衡旨誣以不練事邊人不安遂去公既去本  
路轉運使與提典點刑獄相次按俗至永康有蕃人數  
千人跳出市中持馬轡不得行且大呼曰我劉父何  
處去也還我劉父則已慰勉之方肯去本路具以  
聞上公始得洗舊是蕃人歲來永康市馬永康  
人輒欺之公到待之以信復為問西山路蕃人懷  
之老人語未既淡隨睫下魯國石介聞是說起  
而舞曰夫嚴先師廟尊聖人也并灌口祠罷淫祀

也鑿山通井設防欄江利万世也去猾姦勇也綏  
鰥獨義也辨枉獄明也拒豪勢強也安屠人息  
鞦韆樹楊開路可以謂也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噫蕃人  
性獷悍難服頑口不化公能懷之公之道用於天  
下則其何如也永康之政老人之說不敢墜他日送  
於史官請書循吏傳首

趙延嗣傳

今三司嗣相工部郎中劉公隨嘗稱趙鄰幾舍人  
死遺三孤女一老乳母而已內無兄弟以禦其侮  
外無期功強近之親女稚弱衣服飲食須人何怙



何恃不以凍餒死則爲強梁暴之矣有趙延嗣者  
僕於舍人顧顧是諸孤義不可去竭力庇養之舍人  
死無一區宅一廛田延嗣爲營衣食之資身爲負  
擔露體塗足不避寒暑如是凡數十年如一日  
未嘗少有懈倦之色事三孤女如舍人生三孤  
女自幼至長使其女與同處女之院延嗣未嘗至  
其門女皆適人延嗣終不識其面初寓於宋三女  
俱長延嗣晨起白堂前將西走京師趙氏始不知  
謂捨去皆哭延嗣以女長未婚將訪舍人之書  
舊求所以嫁至京師見宋翰林白楊侍郎徽之因發

聲哭止具道趙氏之孤且言長將嫁二公驚媿  
謝曰吾不及汝吾被服儒衣冠讀誦六經學慕古  
人况與舍人友舍人之孤吾等不能恤汝能養之  
吾不及汝遠矣二公因爲迎入京師與宅居之徐相與求  
良士爲婿長配樞密直學士戚公綸猶子職方郎  
中維之子太廟齋郎舜卿次並適屯田員外郎張君  
文鼎之子鄉貢進士季倫三女皆歸延嗣始去趙  
氏門延嗣可以謂之賢僕夫矣石介曰若然則延嗣  
有古君子之行古烈士之操古仁人之心豈特僕夫之  
賢天下之賢也昔在漢有爲翟公之客者翟公免客



皆去延嗣獨不去復爲養其孤雖去千載客視  
延嗣亦當羞於地下矣魯有顏叔子者嘗獨居一  
室中夜暴風雨鄰家女投叔子宿叔子使執燭以  
達曉以免其嫌後人稱其廉延嗣親養三孤女長  
且適人終不識其面其節豈下叔子哉唐韓吏部凡  
嫁內外及朋友孤子僅士人天下服其義延嗣嫁趙  
氏三女無少吏部者噫翟公之客皆當時士大夫視  
延嗣遠不及也叔子魯賢者吏部唐大儒延嗣爲  
賤僕夫其風操凜焉其行義卓焉與顏仲韓並  
延嗣可謂僕名而儒行者矣吁僕名儒行見之延

嗣夫儒者名而僕行者或有人焉得不愧於延嗣  
哉延嗣所爲如此有可以厲天下因傳之云延嗣  
以令終

祖徠石先生文集卷第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新雕徠石先生文集卷第十

漢論上

漢論中

漢論下

中國論

漢論上

噫嘻王道其駁於漢乎湯革夏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  
 命而已其餘蓋循禹之道周革商改正朔易服色以順  
 天命而已其餘盡循湯之道漢革秦不能盡循周之道  
 王道於斯駁焉夫井田三王之法也什一三王之制也  
 封建三王之治也射御三王之禮也學校三王之教也  
 度量以齊衣服以章宮室以等三王之誦也三王市廛





而不稅開畿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用民之  
力歲不過三日五十者養于鄉六十者養于國七十者  
養于學孤寡鰥獨皆有常餼周衰王道息秦并天下遂  
盡滅三王之道漢革秦之祚已矣不能革秦之弊猶襲  
秦之政而井田卒不用也什一卒不行也射御卒不舉  
也學校卒不興也度量卒不齊也衣服卒不章也宮室  
卒不等也市田田而稅開畿而征林麓川澤不以時而入  
用民之力無日五十六七十者不養孤寡鰥獨無常  
餼三王之道不復非秦之罪也漢之罪也秦滅下道夏  
湯亦受命克承禹烈故夏之民歸于周不見周之政而

見湯之政秦滅周道漢亦受命不襲周之政而沿秦之  
弊立漢之政故秦之民歸于漢見漢之政而不見周之  
政蓋以漢之禮樂易三王之禮樂也以漢之制度  
易三王之制度也以漢之爵賞易三王之爵賞也以漢  
之法律易三王之法律也以漢之政令易三王之政令  
也噫漢順天應人以仁易暴以治易亂三王之舉也其  
始何如此其盛哉其終何如此其卑哉三王大中之道  
置而不行區區襲秦之餘立漢之法可惜矣

漢論中

或曰漢改三王之道作之者其誰歟曰曹叅陸賈叔孫



通之道也。漢高祖以干戈而定天下，陸賈曰：「陛下馬上得之，不可馬上治之。」於是使賈著《秦所以得天下及古今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三篇，每奏一篇，帝輒稱善。高祖以平天下，群臣飲爭功，或妄呼拔劍擊柱，上患之。叔孫通乃與弟子百餘人雜採古禮，與秦儀，以為漢儀。帝用之，曰：「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漢高祖豁達大度，聰明神聖，溫恭濬哲，英威睿武，其資財固不乎湯禹與文武道之使為帝，則帝矣；使為王，則王矣。方平定禍亂，思為漢家改正朔，定禮樂，立制度，明文章，施道德，張教化，一風俗，興太平，以垂於千萬世。賈若能遠舉帝皇之道，致

於人君施於國家，布於天下，通若能純用三王之禮，施於朝廷，通於政教，裕於後世，以高皇之材而不能行之乎？乃齷齪進乎。夫當時之道，近務王霸之猥，略貴乎易行，孜孜舉夫近野古之野禮。王秦之雜儀，求夫疾効使高祖上視湯武，有慙德；漢家比蹤三王，為不侔，可惜也。哉！初，蕭何為相，天下未甚乂，而何死，曹參代之，參以為蕭為之規，當守之，勿失。日飲醇酒，寬縱不治事，雖復惠帝未治，參不能竭才，轉輔之，直以高祖之初定禍亂，蕭何之草創律令，民僅出塗炭，為已太平，國僅立法式，為已大備，當其高祖之既平禍亂，蕭何之既定律令，惠帝



之方耕治恭能竭伊尹致君如堯舜之心周公輔成王  
致太平之道以事惠帝制度之未脩者脩之教化之未  
格者格之文章之未備者備之禮律之未明者明之刑  
政之未和者和之行盡循三王之道而行之賈與通既施  
之於前恭復之於後漢豈有不及三王之治者乎故曰  
陸賈叔孫通曹參之罪也

漢論下

或曰時有澆淳道有升降當漢之時固不同三代之時  
也盡行三王之道可乎曰時澆淳非謂後之時不淳於  
昔之時也道有升降非謂今之道皆降古之道也夫時

在治亂道在聖人非在先後耳桀紂興則民性暴湯武  
興則民性善湯之時固在桀之後武之時固在紂之後  
而湯武之時豈有於不淳於桀紂之時其道亦已降乎  
其民亦已難教乎時治則淳時亂則澆非時有澆也聖  
人存則道用而降聖人亡則道用而降非道有升降也  
民戢周久矣善秦甚矣秦之政檻穽也民得出檻穽也  
唯使之從三王之政非如檻穽之深閉可畏也既得出  
檻穽而得適非檻穽人皆樂然從之也况使從三王大  
中之道躋於泰然安樂乎當高祖提秦之民於千萬丈  
不測深淵中置之於平地若示之以三王之政革之以



三王之化鼓之以三王之號令明之以三王之律度民  
有不肯從之乃曰不如在千萬丈不測深淵中之樂邪  
吾未之信也當乎天下初定也民未富兼地民未有強  
凌弱民未衆吞寡民未有大小并小因定之經界因為之  
井田民有爭乎國未有巡行之費國未有兵衆之動國  
未有土木之耗因為之什一之法因立之中正之道國  
闕用乎封建以域之射鄉以仁之庠序以教之養老以  
厚之秦之民不為漢之民為三王之民也民不見漢之  
政見三王之政也伊尹俾其君不及堯舜其心媿恥若  
捷於市湯去堯舜數百年矣而又承桀之大亂其特固

亦澆漓矣且能以堯舜之道事其君使其君如堯舜曹  
恭陸賈叔孫通乃獨不能以三王之道事於漢使漢不  
及三王誠可罪也或曰漢之輔政者前有蕭張中有平  
勃後有霍光魏相公孫博陽侯常賢父子而獨責於賈  
與通暨曹相國不亦偏乎曰易之革曰天地革而四時  
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君子以治曆明時鼎曰  
君子以正位凝命當高祖定天下乃革去故鼎取新之  
日也曹恭陸賈叔孫通正當君子以治曆明時正位凝  
命之際也會其時乘其際不能創制度明律令以垂万  
世法適當其罪也至於後世法令已定矣條章以著矣



制度已行矣朝廷循之以成熟矣百姓信之以慣矣習而遽處更之得死乱乎富者已連田兼地矣強以凌弱矣衆已吞寡矣大已并小矣而遽正之以經界居之以井田民肯從乎後嗣奢縱日作土木不息內畜嬪侍外耽畋遊殫天下之財度天下之力猶供億不足而遽行中正之道取什一之賦罷開市開山澤國其不乏乎故晁錯請削國地而被誅仲舒請限民田而不用霍光魏相公孫帝賢博陽侯雖有其才豈復能為漢家革制度乎適不當其時也故吾罪曹叅陸賈叔孫通也

### 中國論

夫天處乎上地處乎下居天地之中也者曰中國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國內地也天地為之乎內外所以限也夫中國者君自所自立定禮樂所自作也衣冠所自出也冠婚祭祀所自用也縗麻喪泣所自制也果菰菜茹所自殖也稻麻黍稷所自有也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北方曰狄衣毛穴居有不粒食者其倍皆自安也相易則乱仰觀於天則二十八舍在焉俯觀於地則九州分野在焉中觀於人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之位<sub>在焉</sub>非二十



八舍九州分野之內非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之位皆夷也二十八舍之外干乎二十八舍之內是亂天常也九州分野之外入乎九州分野之內是易地理也非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之位是悖人道也苟天常亂於上地理易於下人道悖於中國不為中國矣間乃有倭巨人名曰佛自西來入我中國有厖眉名曰聃自胡來入我中國各以其人易中國之人以其道易中國之道以其信易中國之信以其書易中國之書以其教易中國之教以其居廬易中國之居廬以其禮樂易中國之禮樂以其文章易中國之文章以其衣服

易中國之衣服以其飲食易中國之飲食以其祭祀易中國之祭祀雖然中國人猶未肯樂焉而從之也其佛者乃說曰天有天堂地有地獄我游則升天堂矣否則擠地獄其老者曰亦說我長生之道不死之藥從我則游長生矣否則夫死且又有為耒耜以使人農也為詩書以使人事士也為器材以使人工也為貨幣以使人商也臣拜乎父弟事乎兄幼順乎長冠以來乎髮帶以繩乎腰履以羈乎足妻子以待乎養賓師以須乎奉縗麻喪泣之制使人為哀禋祀祭享之位使人為孝尔之勞也如是我皆死是之善於是人或懼之或悅之始有從



之者既從之也則曰莫尊乎君與之仇禮無兄以事也  
無長以順也死妻子以養也死賓師以奉也無髮以束  
也無帶以繩也無練麻喪泣以為哀也無禋祀享以為  
孝也中國所為士與農工與商也者我皆坐而衣食之  
我責也如此故其人歡然而去之也靡然而趨之也噫  
今不離此而去彼背中國而趨佛老者幾人或曰如此  
將為之柰何曰各人其人各俗其俗各教其教各禮其  
禮各衣服其衣服各居廬其居廬四夷處四夷中國處  
中國各不相亂如斯而已矣則國中中國也四夷四夷也

新離徂徠石先生文集卷第十



新雕但徠石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季札論

伊呂論

憂勤非損壽論

牛僧孺論

周公論

王爵論

陰德論

水旱責三公論

季札論

夫瑾一身以存万代君臣上下之分者夷齊也墟一國以存万代父子兄弟之親者季札也噫夷齊非苟義也札非苟讓也以夷齊之明且智豈不知紂之不仁塗炭天下武王順乎天而應乎人以至仁而伐至不仁提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塗炭中至於安樂泰然也蓋以謂堯禪舜舜禪禹禹傳  
子天下之太公也而舜賢也禹賢也啓賢也堯舜之禪  
讓禹之傳嗣皆與賢也可以法湯伐桀武伐紂雖天下  
之大義而桀紂君也湯武臣也以臣伐其君不可以訓  
頃克禹皆傳乎賢而湯始以兵伐桀湯既以臣伐桀而  
自為君武王又以臣伐紂而自為君且大懼後世不知  
有堯舜禹之以大公之命而傳乎賢但知湯武之以大  
義伐桀紂而持有假大義之名戕賊篡弒其君者故諫  
於馬前死於首陽噫夷齊非苟義也存可代君臣上下  
之分也以季札之明且智豈不知吳國以季子則存以

諸樊則亡豈不能保其先人之國則為孝覆絕其先人  
之祀則為不孝蓋以謂父與子天下之大親也兄與弟  
天下之大倫也周室既衰王政絕矣天子爭立諸侯篡  
奪弟殺其兄子弑其父無國無之且大懼後世不知有  
父子之親兄弟之愛皆以謂子得以篡其父弟得以奪其  
兄則親愛滅矣故託以子滅讓於諸樊噫季札非苟讓  
也存可代父子兄弟之親且非夷齊則後世殺君接踵  
矣非季札則後世殺父繼踵矣獨孤及作季札論云云  
者豈知季札之所存也吁及徒知廢先君之命非孝滅  
其國不仁獨不知奉先君以為孝孝之末也全一國以



為仁仁之小也與其奉先君已沒之命孰若存先王  
大中之教與其全一國將墜之緒孰若救萬世篡弑之  
禍嗚呼季札之意遠哉及豈知之也故孔子稱伯夷叔  
齊曰古之賢人也謂季札曰吳之習禮者也

### 伊呂論

人稱之曰伊呂以其道相近心一出切切同也余以為  
伊呂之功同則其道其心則有異者其君無道其國將  
必亡在畎畝之中不以其君無道而遂忘其君不以其  
將必亡而遂棄其國五往就之見其君進其說欲其君  
之克念其國之不亡禹未泯祀伊尹之心也其君無道

其國將必亡遂棄其國不往就之見其君進其說晏安  
坐於磻溪之中忍其君不道俟其國將亡者呂望之心  
也然伊尹卒不得見聽桀卒不能知善夏卒不能復存  
終歸于湯而放桀滅夏先就其君而君不從不忍其民  
之塗炭然後歸湯得君子去就之道矣向若桀能納伊  
尹之謀克念作聖夏之祀未殄矣望之心曷嘗及於此  
乎君暴虐於上民塗炭於下國之祀日且墜矣不一起  
往說其君救其民存其國祀直以歸于文王佐武伐紂  
滅商不一就見其君進其說安知其君之不受其說之  
不行直棄絕之望之心不如伊尹之心望之道不若伊



之道四分之一有悔亂改過之心以望為太公黜其惡政而從於善湯之社未遷矣惜乎望之不一往也

憂勤非損壽論

文王世子鄭康成注曰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余謂憂勤所以延年非損壽也安樂所以損壽非延年也若曰憂勤損壽則自堯舜禹湯皆憂且勤凶凶在朝丹朱不肖堯不憂乎親睦九族平章百姓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分命羲和平秩四時堯不勤乎堯壽一百二十歲父頑母嚚象傲舜不憂乎耕于歷山陶埴河濱漁于雷澤慎徽五典時叙百揆考七政類上帝禎

六宗巡四嶽舜不勤乎舜壽一百一十二歲洪水九年父鯀殛死禹不憂乎乘四載隨山刊木櫛風沐雨勞身其焦思啓呱呱而泣過門不入禹不勤乎禹壽百歲夏桀數虐万方罹其荼毒湯不憂乎東征西夷怨西征東夷怨自葛虿十一征天下服既即位早亡年則翦爪以為犧牲湯不勤乎湯壽百歲周公作無逸曰亦中宗高宗祖甲不敢荒寧中宗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祖甲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是知



憂勤延年安樂損壽明矣康成以為文王以憂勤損壽  
且文王享年九十有七所不至禹湯者三歲豈為損壽  
乎又謂武王以安樂延年且武王繼父之事受天之命  
順人之心與八百諸侯同伐紂以生萬民以啓天下天  
下有一夫橫行武王則羞安為樂乎康成之妄也如此  
夫憂勤者天下者聖人之心也安樂一身也匹夫之情  
也心憂乎天下則驕奢淫佚邪亂非僻之志无自入則  
情性安血氣則盈壽命固矣樂在乎一身則驕奢淫佚  
情性不安血氣則虧壽命固矣樂在乎一身則驕奢淫佚  
邪亂非僻之志入則情性亂血氣耗情性亂血氣耗

則壽命夭矣嗚呼如康成之言其害深矣後世人君以  
為安樂延年也則盤于遊畋耽於逸樂酒於酒淫於色  
連雷奏鍾鼓日晏不視朝曰安樂可以延年以謂憂勤  
損壽也則怠於庶政弛於萬機天下將亂而不之憂生  
民甚苦而不顧之朝廷隳壞而不之省宗社覆亡而不  
之慮曰憂勤懼其損壽東漢而下至於魏漢晉梁隋唐  
五代其人君皆耽於逸樂荒於酒色敗德失度傾國喪  
家壽命不長康成享國不永者康成之罪也康成之言其  
害深矣

牛僧孺論



唐文宗皇帝既承父兄奢弊之餘亦踐阼孜孜政道有意正觀開元之治一日延英對宰相曰天下何由太平卿卿等有意於此乎宰相僧孺對曰臣等待罪輔弼無能康濟然臣思太平亦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上無淫虐下無怨讟私室無強家公議無壅滯雖未及至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等所及退至中書謂同列曰吾輩為宰相天子責成如是安可又處茲地乎旬日間三上章請退悖哉僧孺之不忠也伊尹耻致其君不及舜堯魏文公願為臯夔夫湯與太宗又豈本有堯舜之資林以伊尹魏文公致之遂如堯

舜焉吾觀文宗夙夜勤治身履恭儉英智聰睿有聖人之資僧孺若以堯之道輔之必為堯舜矣若以帝皇之道語之必能行帝皇之道矣凡人臣以道事君竭已之才以致于君唯恐君不能行盡已之道竭已之才以致于君君不能行猶晝夜孜孜夙夜勉勉左輔右弼庶幾行之僧孺何嘗以堯舜之道語其君文宗何嘗有聞道而不能行者而僧孺遽止僧孺不忠也且君可以為開元之君也則以開元之政啓之君既能為開元之政也則以正觀之政啓之君既能為政觀之政也則以三王之政啓之君既能為三王之政也則以五帝之道啓之



君既能行五帝之道也則以三皇之道啓之然後致其  
君卓然在於義軒之上躋其民沛然納乎仁壽之域此  
不為盛乎直指大和之間謂之太平可嗟矣大唐自天  
寶以後藩臣屈強不順中官驕悖橈權况文宗承穆宗  
敬宗之後履長慶寶曆之亂四海奢弊彝倫攸斁萬幾  
隳曠庶政不緝當是時中官王守澄用事織人得進幽州  
軍亂方逐其帥成都失守復陷于蠻而又姦黨群行申  
錫御遭名興元兵亂李濟被害疾疫相淫民罹天傷水旱  
仍臻歲數凶歉而僧孺謂四夷不至交浸百姓不至流  
散上無淫虐下無怨讟私室無強家公議無壅滯不亦

面欺其君乎復且怨君責成於已輒旬日三上章求退  
其悖亦甚矣人臣之禮固如是乎噫其後鄭注干政李  
訓亂國邪謀得行狂狡並進大和之治不及貞觀開元  
之太平過在僧孺也惜乎文宗有君而無臣矣悲夫

周公論

或問曰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  
髮起以待士何汲汲也如此沐與飯且不暇舜相堯禹  
相舜益相禹伊尹相湯傳說相高宗皆不如周公之勤  
且勞也豈周公之德不及禹舜益伊尹傳說乎曰公周  
不得不然也堯聖人也舜聖人也高宗聖人也舜禹益



伊尹傳說勤且勞復何為哉周公則不得不然也成王孺子也成時方在襁褓之中知成王果聖人耶且后稷公劉古公王季公文王武王積千餘年以得天下及成王以託周公武王死成王幼弱武王以后稷公劉古公王季文王之天下以託周公周公受武王之託負天下之重苟成王不似墜覆其業則是后稷公劉古公王季文王武王之天下周公失之也周公豈得不勤且勞乎又何暇乎沐且飯也為周公者傳不然舜禹益與伊尹傳說所相君所逢時也異孰謂周公之德不及邪噫余觀周公相成王之心至矣成王嘗刻桐葉以為珪戲以賜唐叔周公即入賀成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無戲言遂以國封唐叔周公相成王之心也至矣成王為戲言以國封人成王復敢戲乎戲且不敢敢荒寧乎敢逸豫乎敢侮傲乎敢惑亂不道乎敢驕淫無禮乎周公相成王之心也至矣唐柳宗元以謂唐叔小弱弟不當封周公成其不忠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不達周公之心也已

王爵論

古者聖人之立制者也爵祿有差衣服有章車旗有數宮室有度上不可以偏下下不可以擬上所以防夫僭



奪而塞貪亂也三代天子稱王而已夏曰禹王商曰湯  
王周曰武王成王康王西伯猶追謚為文王三代諸侯  
無稱王者崇親勳強根本莫大於周公也太公也皆不  
封王晉鄭曹衛陳蔡七十餘國其爵公侯伯子男也  
亦無稱王者周衰諸侯驕侈吳與楚始僭而稱王然為  
聖人夷之稱曰人稱曰子亦不稱為王周蓋下削諸侯  
皆自稱為王斯蓋衰微之世臣強君弱竊號為王也漢  
興襲亡秦之弊喪三代之制高祖初王而自稱曰皇帝  
功臣子弟或封為王故有齊王有吳王有楚王有韓王  
有梁王有荆王有代王有燕王有淮南王有膠東王有  
膠西王有濟南王有菑川王有衡山王皆稱王者之號  
行王者之礼衣服制度車輿宮室竊擬於王於是僭奪  
之心生而貪亂之志萌故吳楚七國連兵稱反韓彭英  
盧相繼叛亂大者狹小者誅功臣子弟罕有全者由亡  
古之制也由上誘之為亂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者  
爵稱也器者車服也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小人乘王者  
之號場曰負且乘致寇至後世宗室相殺伐諸侯爭亂  
不能勝止可哀也哉

陰德論

夫天辟乎上地辟乎下君辟乎中天地人異位而同治



也天地之地治曰禍福君之治曰刑賞其出一也皆隨其善惡而散布之善斯賞惡斯刑是謂順天地天地順而風雨和百穀嘉惡斯賞善斯刑是謂逆天地天地逆而陰陽乖四時悖三才之道不相離其應如影響禍福刑賞豈異出夫人不達天地君之治昧禍福刑賞之所出行君威命執君刑柄發仁布令代君誅賞而硜硜焉守小慈蹈小人不肯去一姦人刑一有罪皆曰存陰德其大旨謂不殺一人不傷一物則天地神明之所佑也苟不以己之喜怒以天下之喜怒殺傷雖多天地神明福之矣苟不以天下之喜怒而以己喜之而怒害一人

損一物天地神明固禍之矣且天地能覆載而不能明示禍福於人樹之以君假其刑賞以響嚮善惡人君能刑賞而不能親行黜陟於陛下任之以臣假其威權以進退貪良良者進之君賞之也天福之也奚其德哉貪者退之君刑之也天禍之也奚其仇哉以進退於人謂德仇在己乎欺天而無君也州方千里牧非其人千里受弊邑方百里宰非其人百里受弊使一牧一宰有罪而罹其誅孰多千里百里無其事而受其弊是仁一牧宰而不仁於千里也暴戾鯨寡虐我憫嬰天地君所欲除而存之違天地君也違天地君而曰存陰德禍斯及



矣白額虎暴而害物周處殺之而獲福兩頭蛇見而人死叔敖斬之而得報尸而官塗而民其害豈特白額虎兩頭蛇之比也而能除之陰德隆變而無窮矣

### 水旱責三公論

漢以水旱責三公後世論者兩出一以為三公燮理陰陽之官也責是一以為水旱繫于君不當責三公予謂二者皆有偏也責三公則君怠責君則相怠夫君者天下之治無不統主其大者天地陰陽在堯則曰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在舜則曰璇璣玉衡以齊七政人君統治天地陰陽者也三公佐人君以燮理天地陰陽者

也天地陰陽之道與政通政道序則陰陽之道序政道感則陰陽之道感天地陰陽序而風雨時天地陰陽感而風雨不時若然三公與君同體也政道得風雨時三公同享其利政道失風雨差君三公同當其責以水旱責三公不專於三公也天譴于君君惟當惕懼脩德改行厲善以答天譴君責三公則有罷免若時水旱君則罪已三公則免皆不能逃其責也彼責專三公三公佐君以燮理天地陰陽者也佐者且得罪君可坐視災譴晏然安樂曰彼三公之責也吾何與焉是引君於荒且怠矣彼責專於君三公佐君燮理天地陰陽也者君



則惕懼不敢安寧三公乃申申廟堂飽食宴坐曰彼君  
之責也我何與焉是接臣於驕且慢矣荒與怠政疵厲  
也驕與慢國殃災也若時水旱君則罪已三公則勉予  
予之說長

新雕徂石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新雕徂徠石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書

上苑中丞書

上郭殿院書

上趙先生書

上杜樞副書

上張兵部書

上苑中丞書

五月九日鄆州觀察推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石  
介間新除中執法乘疾■趣歸闕且過於鄆走短僕夫  
持書數幅見張旄大旆至則以書跪於馬前而宣其書  
中言曰今天子命河陽舊相李公入平章中書事命青



州牧天章閣待制范公為御史中丞四海之望洽矣三  
靈之心協矣人主聰明一朝獨運於萬機之上沛然發  
乎宸慮既已於四月十七日天子憲法行革近朝敝政  
七條事又於二十一日罷八御藥官思掃除頽風一新  
庶政乾坤上下日月寰海莫不清潤乃躬引忠鯁亮直  
恢闕博達之士一立於巖廊以天下之政令一領於中  
司以持天下之紀綱夫巖廊之上政令所出政令一不  
善則天下無政令矣中司之任紀綱所在紀綱一不正  
則天下無紀綱矣內外官府百餘局唯中書憲臺為天  
子腹心耳目為朝廷摠領為天下都會國家官人千數

負宰相中丞執天子憲法行天子誥命布天子教化故  
天子特重其任周禮有大宰小宰大宰則今之宰相也  
小宰則今之中丞也所以黃扉青瑣坐而論道絳服白  
簡會常專席蓋以嚴其地也尊人也示百寮不得而並  
也衆人不得而為也惟主上英智神武睿畧雄斷能任  
人不疑外取賢傑以自輔相惟相國耆德宿望忠誠正  
氣能耐久不變終身輔惟中丞大節直道危言敢諫能  
守正不撓自結明主簡在帝心符於物望人神上下胥  
相協慶窮天之根垠合億萬口并億萬心如一心如一  
口無人異辭者初成命出土走諸朝吏走諸府商走諸



市農夫走諸野皓白之老三尺之童鼓舞歡欣騰躍道  
路曰天地久不序陰陽久不和風雨久不時寒暑久不  
節其待吾天子吾相國吾中丞而調乎淫靡蠹人文佛  
老害政教興作奪農時土木耗民財其待吾天子吾相  
國吾中丞而救乎刺史多輕授縣令多非人良直多泥  
埋奸賊多旌擢其待吾天子吾相國吾中丞而闢乎中  
貴人黨盛千餘年口含天憲手握王爵出入內外權傾  
四海天子之命不出於軒墀之上而出於房闈天下之  
政不出於廊廟之間而在於閹寺其待吾天子吾相國  
吾中丞而禁乎歲旱久不兩螟蟲久為災天下民阻飢

而且將死其待吾天子吾相國吾中丞而食乎糶寡惇  
獨不能自養者怯懦困窮不能自存者聞之曰我其為  
吾天子吾相國吾中丞所生乎窮海之隅荒山之微覆  
盆之下日月有不照臨者聞之曰我其為吾天子吾相  
國吾中丞所提乎天子之明之聖擬於堯舜侔於禹湯  
過於文武相國中丞之功之德格於皇天被於四海暨  
於草木蟲魚故能感於人心懷於民情壯偉哉以相則  
中丞同德協心左右我聖天子天子太平可延頸翹首  
而待也唐太宗得房魏明皇得姚宋故李唐十八世三  
百年獨正觀開元為太平以我聖天子亦唐太宗明皇



也以相國中丞亦太宗之房魏明皇之姚宋也豈知明道不為正觀開元乎閣下無曰吾位為中丞致太平宰相之事閣下雖則中丞天子之任閣下也以宰相天下之待閣下以其中丞行宰相之事乎况主上注意天下屬心踐登公槐正位巖廟在旦暮矣惟相國中丞為天子為天下致太平焉且夫聖人乘運乘氣天地間有正氣有邪氣聖人生乘天地正氣則為真運運氣正天地万物無不正也者矣故其君為明君臣為賢臣民為良民百物無札瘥夭傷陰陽順序風雨時降昆蟲草木各遂其生植不有變恠蓋至正之氣行於天地間東西

南北中央上下無容髮隙妖孽感邪之氣無自入矣有毛髮之隙容邪氣干之正不純一矣故運氣正必有聖人乘之而王聖人必有賢人起焉而輔黃帝之六相唐堯之舜禹有虞之十六相湯之伊尹仲虺虺高宗之傅說文王之太公閎天咸王之周公召公漢祖之蕭曹光之耿鄧唐太宗之房魏明皇之姚宋憲宗之裴度皆應期運而生也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言各從其類今天子乘正氣而王今相國今中丞逢真運而生聖賢符會千載旦暮在此時也惟相國不以十三四年處顛危困躓變



其前節惟中丞不以四三年間取華塗顯仕充塞其素  
量直以得真主逢真運如舜禹十六相佐唐虞伊尹傅  
說之佐湯高宗太公閔天周公召公之佐文武成王房  
魏姚宋裴度之佐太宗明皇章武俾我聖天子六五帝  
而四三皇太平之基丕丕與高天厚地而比崇永三靈  
之心四海之望也文中子曰君子之於帝制并心一氣  
而待也傾耳而聽拭目而視太康之始書同文車同軌  
君子曰帝制可作矣而不克振太熙之後而君子息心  
焉今區域混一文軫遐暨聖天子春秋鼎盛盛德日新  
天下傾耳拭目以待堯舜之治斯亦常制可作之時

也相國中丞當竭王佐之才罄忠臣之節以副人主急  
太平之意符天下傾耳拭目之望無如太康之際帝制  
遂不克振使天下君子息心耳介生二十九年在貧賤  
寒餒中胃臆籌籌不得舒散一旦見聖人龍行雷動於  
六合之上賢臣躍起雲會耳目如豁聾瞽心意祛積滯  
踴躍奮悚不能制其喜以筆畫寫膏中事布之於旌麾  
下擯馬納馬惟命不宣介頌首

上郭殿院書

百拜獻書於殿院執事天聖末天后出閨闈坐軒墀上  
手握天下柄息威刑賞自已出宰相百官重足屏息不



敢動充負備位而已恩厚宗屬祿賞過差惟器與名假  
於廝役非勳非德濁亂品流宰相不能復持其綱紀輒  
以太祖太宗真宗三世之成憲弛之弛憲臺四御  
史舉其職曰天下綱紀既不在宰相堂則當在吾府宰  
相既弛之吾屬又不能持之賞罰其誰明名器其誰正  
天下其誰屬朝廷其誰倚哉太祖太宗真宗之  
垂法遂隳矣乃削牘公車請于上前言直意切觸龍廷  
麟宮中赫然震怒迫責直出逐以暴露其過天下想望  
四御史風采頌歎四御史聲烈而歌舞之曰以直道進  
復以直道退得所進退矣今年四月一日皇帝始親決

萬機革故鼎新萬物皆動乾行雷動六合聲聞既已革  
近朝弊政七條事又罷八御藥官思與天下潔濯洗然  
清明端正治本建隆皇極以河陽舊相李公先朝元老  
四海具瞻乃召歸中書執政事筆以青州牧天章閣范  
公忠亮骨鯁本朝名臣乃引入御史府為中丞以河北  
轉運使李公剛簡直烈周行正人乃遷登御史府知雜  
以陳州同判范仲淹敢言極諫縉紳端士乃擢在諫署  
為諍臣又遷四御史以起廢滯以旌良直太平之政赫  
然以新三王之風運類可待天下復想望四御史風采  
歎頌四御史聲烈而歌舞之曰以直道退復以直道進



得所進幾鞋四御史反竄忠直魁閣掃傑之氣應時運  
而柱當天右朝能烈烈持綱紀為國家盡死節擯斥并  
聖外頭鞋鞋幾幾死而曾不避信忠誠亮節貫由由  
幾今人狂聽明神聖幾威藩武增諫負廣言路黜儉人  
用壯士狂人不疑聽納如流諫者不懼言者無罪傳由  
邦有道則危言危行御使今得其時也翰廷復有遺有  
關待他人補之乎得他人拾之補之不盡其責也人乎  
議在於御使幾杖而鍊不撻良塗也并理不跌良驥也  
夷險不改其操窮達不揚其行真賢人也詩曰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唐元相徵之初拜左拾遺適即田獻教本

書數月間上封事六七授監察御史劾奏東師違詔條  
過籍奏稅又奏卒塗山甫等八十八家冤事東諸侯不  
奉法東御史府不治事命分臺董之時有河南尉葛從  
軍職尹不能止監軍使死其柩乘傳入郵郵吏不敢詰  
內圍擅械繫人踰年臺府不知飛龍使匿起氏亡命奴  
為養子主不敢言浙右帥封杖杖安吉令至死子不敢  
訴稹或奏或劾或移皆舉止之聲名揭然聳動內外風  
望凜凜天下遐想既為權臣所擠黜江陵徙通判移越  
州凡八九州年復歸朝忠骨輔為佞氣正色揉為諛容  
乃變節從權附離以媒身事雖得進用姑醒甑自保卒



不能復建嘉謀立奇節以裨國家君子鄙之史臣譏之  
万世之下為後人賤其得幾何其失幾何御史其初既  
能蹈元之躅其終無復躡元之迹君子曰不欺閭室又  
曰十手所指十目所視今天下傾耳拭目以觀御史之  
舉朝廷之上一言出一善布天下聞之天下見之一言  
失一善廢天下伺之天下窺之其欺豈特閭室也其指  
畫視其豈特十手十目也惟御史能有其初能終有其  
終社稷幸甚四海幸甚不宣介頌首

上趙先生書

謹上書先生

左右介近得姚鉉文粹及昌黎集觀其述

作有三代制度兩漢遺風殊不類今之文曰詩賦者曰  
碑頌者銘曰贊者或序記或書箴必本於教化仁義根  
於禮樂刑政而後為之辭大者驅引帝皇王之道施於  
國家教於人民以佐神靈以浸蟲魚次日正百度叙百  
官和陰陽平四時以舒暢元化緝安四方今之為文其  
主者不過句讀研妍巧對偶的當而已極美者不過事  
實繁多嗜律調諧而已彫鏤篆刻傷其本浮華綠飾喪  
其真於教化仁義禮樂刑政則缺然無髣髴者易曰文  
明以止觀乎人文化成天下春秋傳曰經緯天地曰文  
堯則曰聰明文思禹則曰文命敷於四海周則曰郁郁



乎文哉漢則曰文章爾雅訓辭深厚今之文何其衰乎  
去唐百餘年其間文人計以千數而斯文寂寥缺壞之  
而不振者非今之人盡不賢於唐之人盡不能為唐之  
文也蓋其弊由於朝廷敦好時俗習尚漬染積漸非一  
朝一夕也不有大賢奮袂於其間崛然而起將無革之  
者乎唐之初承陳隋剝亂之後餘人薄俗尚染齊梁流  
風文體卑弱氣質叢勝猶未足以鼓舞萬物聲明六合  
逮章武皇帝負羲軒之姿懷唐虞之材卓然起立於軒  
墀之上武功戢定海內剝疵剔瑕乾清坤寧以文德化  
成天下驚潛燭幽雷動日烜韓吏部愈應期會而生學

獨去常倍直以古道在己乃空桑雲和千數百年希闕  
泯滅已亡之曲獨唱於万千人間衆人耳慣所聽唯鄭  
衛滛懣之聲忽然聞其太古之上無為之世雅頌正始  
之音恍惚茫昧如喪聰聰如失明有駭而亟走者有陋  
而竊笑者有怒而大罵者叢聚嘲噪万口應答聲無窮  
休愛而喜前而聽隨而和者唯柳宗元皇甫湜李翱李  
觀李漢孟郊張籍元稹白居易樂天輩數十子而已吏部志  
復古道奮不顧死雖擯斥摧毀日百千端曾不少改所  
守數十子亦皆協贊附會能窮精畢力効吏部之所為  
故以一吏部數十子力能勝万百千人之衆人之能起



三數百年之弊唐之弊唐之文章所以坦然明白揭於  
日月渾渾灑灑浸如江海同於三代駕於兩漢者吏部  
與數十子之力也今天子繼明守成道德高厚功業巍  
然直如唐並今卿士大夫垂紳曳組森森布列行義超  
然直與唐比獨斯文邈乎不可視於唐居上者點畫語  
言絳織章句如<sup>彼</sup>畫工不知繪事後素以為質但誇其  
薄火之明丹漆之多如彼追師不知良玉不琢以為美  
但誇其雕刻之工文理之縟載毫輦筆窮山刊木摸刻  
其文字布<sup>野</sup>天下以為後進耳所習聞聲名赫奕位望  
顯盛之者唯是不知前人有孟軻楊雄董仲舒司馬相

如賈誼韓吏部柳宗元之才之雄也目常見制作淫麗  
文辭侈靡者唯是不知前世有三代兩漢鉅唐之文之  
懿也父訓其子兄教其弟童而朱研其口長而組繡於  
手天下靡然向風寢以成俗吁無變之者有以待先生  
也如唐之弊變之待吏部也繼唐之文章紹吏部之志  
維先生能先生兄讓先生與天地相際接學臻古今緼  
奧名節德範人倫師表所謂有筆變之才伊呂之志周  
孔之道軻雄之文施之於一國之間和風仁聲油然其  
洽矣施之於廊廟之上皇猷帝功卓然其成矣而命與  
才戾四十始登一第仕纔得上農夫之祿料不能得居



廟堂之上調燮元化訐謨百度堯舜其君仁壽其民也  
天豈虛生先生於世哉傳曰五百年一賢人生孔子至  
孟子孟子至楊子楊子至文中子文中子至吏部吏部  
至先生其驗歟孔子孟子楊子文中子吏部皆不虛生  
也存厥道于億萬世迄于今而道益明也名不朽也今  
淫文害雅世教隳壞扶顛持危當有道先生豈得不  
乎仲尼有云吾欲記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深切著明  
也先生如果欲有為則請先生為吏部介願率士建中  
之徒為李翱李觀先生唱于上介等和于下先生擊其  
左介等攻其右先生倚之介等角之又豈知不能勝茲

千百十人之眾革茲百數十年之弊使有宋之文赫然  
為盛興大漢相視鉅唐同風哉語曰當仁不讓於師孔  
子不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孟子不曰我亦欲正人心息  
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楊子不曰後之塞路者  
有矣竊自比於孟子文中子不曰千載之下有紹尼之  
業者吾不得而讓也吏部不曰釋老之害過於楊墨吾  
欲全之於已壞之後使其道由愈而粗傳蓋知其道在  
已不得而讓也今者道實在於先生豈得讓乎介竊痛  
斯文衰道不克力不足不能救世有賢儒君子天下所  
屬意豈特區區小子竊有望乎左右先生番意焉



上杜副樞書

九月十二日奉高大夫走人叩山扉疾叫稱號曰賀京  
 兆尹杜公拜樞密副使凡在海隅之內魚蝦之細草木  
 之微猶且慰喜吾曹衣冠之流視魚鱉草木為靈既有  
 智識宜知杜公之賢能材美天子聰明神聖知人不疑  
 擢在樞輔將以富壽生人萬世鴻業敢不賀介既聞驚  
 盥漱具冠帶頓首西望拜曰吾聖天子睿武濬哲在黃  
 帝堯舜之上能自得賢人而任之宜祿宜壽宜有天下  
 萬千年我公魁礪骨梗純忠大節有夔龍周邵之姿能  
 自得明主而佐之宜康寧宜祺福宜翊輔聖天子萬千

年君堯臣夔千載同時既又西鄉再拜賀曰公昔為御  
 史中丞以去文應不在已悵然有恨色公今職筦樞機  
 位亞台宰可以舉賢矣可以去不肖矣天下之賢者進  
 矣不肖者退矣又公與故曹諫議脩古鞠天章詠劉侍  
 制隨李龍閣絳孔給事道輔為友且同道自曹而下五  
 人皆曰足不得踏兩府門下而死雖履清塗踐更劇  
 任嘉謀嘉猷匪躬之節稱于君子書國于史尚未得罄  
 輸其忠而大行其道齋志以沒地嗚恨于九泉不獨五  
 人者以為恨朝廷天下亦為五人痛之痛五人者道不  
 大行也痛天下之人被福澤之淺也惟公康寧壽福優



遊大僚得至於兩府是五人之道盡行於公矣伸五人  
之志釋五人之恨笑不獨朝廷天下受公福澤五人實  
懽舒快喜於泉下矣二者又重為公之賀也噫然難逢  
者時難得者位道至難也可以學之而至時與位非力  
能致也古聖賢急行道逢其時其位不待終日而誅者  
懼時之亟去而位之亟失也故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  
誅少正卯其不待八日九日而誅者安知八日不遭逐  
而九日不失位也此聖人行道之心至矣得一司寇猶  
區諸侯之國且舉大惡而誅之噫司寇小官也諸侯列  
國也位輕國小不足以行道道行不出千里今公為天

子柄輔親在宥密位足以行道道行足以及天下被万  
物非少也公於此時宜副天子注任之意酬昔日中丞  
之心舒曹孔五人之恨舉孔子七日誅少正卯之事則  
外不尸君寵內不孤己志近無憾亡友遠不負孔子介  
不任拳拳之心介再拜

上張兵部書

介嘗讀易至序卦曰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故受之  
以復斯文也剝且三十年矣剝之將盡其黨朋進不已  
者堯舜禹之道剝於癸天受之湯堯舜禹之道復湯之  
道剝於受是天受之文武周公湯之道復文武周公之



道剝於幽厲天授之孔子文武周公之道復孔子之道  
始剝於桀墨中剝於莊韓又剝於秦莽又剝於剝晉宋  
齊梁陳五代終剝於佛老天授之孟軻荀卿楊雄王道  
韓愈孔子之道復今斯文也剝已極矣而不復天豈遂  
斯文哉斯文喪則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之道不可見矣  
嗟夫小子不肖然每至於斯未嘗不流涕橫席終夜不  
寐也顧已無孟軻荀卿楊雄文中子之吏部之力不能  
亟復斯文其心亦不敢須臾忘此惟執事憐之不宜介  
頓首

新雕但徠石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新雕徂徠石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書

上蔡副樞書

上孔中丞書

上范思遠書

上劉工部書

與楊侍講書

上轉運明刑部書

上蔡副樞書

夫聖賢不徒生也四凶在朝堯德不明舜起佐堯流共  
工於幽洲竄三苗於三危放驩兜於崇山殛鯀於羽山  
洪水方割下民莫咨禹乘四載隨山刊木決九州距四  
海成王幼弱周公踐祚制禮作樂世衰道微邪說暴行



有作王道失叙禮壞樂崩三綱將絕彝倫攸斁夫子作  
春秋明易象刪詩書定禮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揚墨  
塞路儒幾滅矣孟子作十四篇而闢之新莽篡漢道斯  
潛矣楊雄作準易言五方言法言十三章而彰之晉宋  
齊梁陳並時而亡王綱毀矣人倫棄矣文中子續經以  
存之釋老之害甚於楊墨悖亂聖化蠹損中國吏部獨  
力以排之故四凶去堯德明洪水息蒸民粒禮樂作周  
太平六經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存揚墨聞孔子  
教化行法言脩莽惡續經成王綱舉釋老微中國人  
是知時有弊則聖賢生聖賢生皆救時之弊也唐季之

荒頓五代之撓捨 太祖一戎而夷之錢唐之不朝并  
州之未貢 太宗傳檄而賓之真宗脩其制度明其法  
律章其物采和其政令正其禮樂通其教化 陛下守  
之制度則脩矣法律既明矣物采既章矣政令既和矣  
禮樂既正矣教化既通矣然則時無弊乎曰何得而無  
之今之時弊在文矣夫有天地故有文天尊地卑乾坤  
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  
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文之所由生也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  
書聖人則之文之所由見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



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所用也三皇之書言大道也謂  
之三墳五帝之書言常道也謂之五典文之所由迹也  
四始六義存乎詩典謨誥誓存乎書安上知民存乎  
禮移風易俗存乎樂窮理盡性存乎易懲惡勸善存乎  
春秋文之所由著也文之時義大矣哉故春秋傳曰經  
緯天地曰文易曰文明剛健語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  
以來之三王之政曰敦質莫若文堯之德曰煥乎其有  
文章舜則曰濬哲文明禹則曰文命敷於四海周則曰  
郁郁乎文哉漢則曰與三代同風故兩儀文之體也三  
綱文之象也五常文之質也九疇文之數也道德文之

本也禮樂文之飾也孝悌文之美也功業文之容也教  
化文之明也刑政文之綱也號令文之聲也聖人庶職  
文者也君子章之庶人由之具兩儀之體布三綱之象  
全五常之職質叙九疇之數道德以本之禮樂以飾之  
孝悌以美之功業以容之教化以明之刑政以綱之號  
令以聲之燦然其君臣之道也昭然其父子之義也和  
然其夫婦之順也尊卑有法上下有紀貴賤不亂內外  
不瀆風俗歸厚人倫既正而王道成矣今夫文者以  
風雲為之體花木為之象也辭華為之質韻句為之數  
聲律為之本雕鏤為之飾組繡為之美浮淺為之容華



再為之明對偶為之綱五常九疇而為之文也鄭衛為  
之聲浮薄相扇風流忘返遺兩儀三綱五常九疇而為  
之文也棄禮樂孝悌功業教化刑政號令而為之文也  
聖人職之君子章之庶人由之君臣何由明父子何由  
親夫婦何由順尊卑何由紀貴賤何由叙內外何由別  
而化日以薄風日以淫俗日以僻此其為今之特弊也  
曰時有弊必有聖賢生而救之者豈非吾明君與吾賢  
弼哉 主上天資英威乃神乃聖剛健中正有乾之元  
德聰明睿智有古之神武尸居淵默則人不見其機龍  
興神悚則天下知其變如 藝祖之武如 神宗之美

如 真宗之仁信乎明君也閣下射策冠天下士斯文  
未喪蔚為宗工人其代之承帝理物夙夜宥密彌綸天  
地之化惟時惟幾財成天地之道如夔益如稷契信乎  
賢弼也以明君賢弼相與救乎斯文之弊易如反掌矣  
然而斯文重器也舉之者在乎衆力斯文大弊也革之  
者必乎逾時天下有志憤斯文之弊力求斯文之本其  
身履道心守正閣下豈不欲引之使施力焉竊見鄆州  
鄉貢進士士建中其人孜孜於此者二十年矣其道則  
周公孔子之道也其文則柳仲塗張悔之之文也其行  
則古君子之行也仲塗沒悔之死加之公踈繼往于望



亦逝斯文其無歸矣建中獨能得之建中一布衣耳貧  
 且賤栖栖卿閭間父母盲耳不繼豈能振起哉上有明  
 君倡之賢彌和之使建中承音接音響傳而之天下匪  
 朝伊夕聲充盈於宇宙矣文不正弊不革未之有也斯  
 百數十年之弊彫剋元化之文傷亂風化教莫斯之甚  
 閣下一日能救之則閣下之功與舜禹周公孔孟揚雄  
 文中子吏部並美閣下幸番意焉噫建中其天下賢乎  
 豈止於文而已其器識備而材用足智謀周而宇範遠  
 施之於事王佐才也識時運知進退常出處明顯晦言  
 必信行必果喜過服善義閑邪存誠其近古之中庸者

乎安貧守節非其義一介不取於人非其人未嘗與之  
 往還廉介清慎不屈權貴不畏強禦如復孝廉建中  
 其首當之介嘗與之遊入齋中竊其文十篇皆化成之  
 文也若夫言帝王之道則有道明性命之理稱仁德之  
 貴則有壽顏論根善惡之本窮慶殃之自則有善惡必  
 有餘論大聖人之言辨注者之誤則有畏聖人言論舉  
 五常之本究禍福之謂則有原福上下篇明鬼神之理  
 存教化之大則有原鬼篇守正背邪遺近趨遠則有隨  
 時解達聖人之時廣夫子之道則有夫子得時辨擇賢  
 養善察姦除惡則有辨今皆獻之此其小者也未得



其一二建中在京師令可盡寫看則見其人矣亦知介不妄也昨本州李屯田若蒙曾狀其實聞上乞將召試策今聞依例禮部就試万一失其人失天下之賢也亦可為國家惜之伏惟閣下特留意焉介官州縣也身卑賤也名微且昧也建中至卑薄也至眇小也閣下至貴重也至顯崇也以州縣卑且賤微且昧之人薦至卑薄至眇小至貴重至顯崇不亦僭矣蓋知建中之深今走天下求知建中者惟閣下矣捨閣下則建中無歸矣故不逃僭越之罪直冒大賢以聞干瀆鈞嚴云云不宣介再拜

上孔中丞書

夫子之道不行於當年傳於其家直四十餘世以侯子孫如此其遠也夫子沒後世有子思焉安國焉頴達焉止於發揚其言而已有漢相光唐相緯雖得亦不能盡行其道夫子之道其肯鬱然蟠伏於其乃躍起奮出散漫於天下天下人皆可以得之漢高祖唐太宗能得之於上以之有天下三百年孟軻楊雄文中子韓愈能得之於下以之有其名於億萬世唯孔氏子孫無有得之者侯四十餘世僅二千年閣下乃得之今夫子之道不專在於天下在於閣下也閣下又且赫然而聲烈於天



下復得位於朝見用於天子閣下徒能得夫子之道其將以夫子之道事於聖君於施天下俾國家為二帝為三皇王為兩漢為鉅唐矣夫子之志曰吾志在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也者有之夫子懼之而又時無君已无位不能誅不能止乃作春秋焉所以正王綱舉王法故春秋成亂臣賊子懼為司寇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攝事則齊終不敢窺兵河南當時之君則昏也當時之位則攝也尚不及閣下得明君有大位為中丞逾月而未聞有舉焉閣下在朝朝廷尚有姦臣敢在位天

下蠹賊未悉除是夫子之道猶未克盡舉豈夫子直四十餘世僅二千年以俟閣下宜念之且天子之設御史府尊其位崇其任不與他府並舊有大夫則中丞亞大夫而領其屬今大夫闕則中丞其長也故中丞之任特重焉中丞之責尤重焉君有佚豫失德悖亂亡道荒政嗚諫廢忠慢賢御史府得以諫責之相有依違順旨蔽上罔下貪寵忘諫專福作威御史府得以糾繩之將有驕悍不順恃武肆害玩兵棄戰暴刑毒民御史府得以舉劾之君至尊也相與將至貴也且得諫責糾劾之餘可知也御史府之尊嚴也如軒陛之下廟堂之上進



退百官行政教出號令明制度紀賞罰有不如法者御史得言之御史府視中書樞密雖若卑中書樞密亦不敢與御史府抗威爭禮而返畏悚而尊事之御史府之重其無與比然湏得如閣下者居之始貴矣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禮曰人存則政舉閣下聖人之後又能得聖人之道以方重剛正公忠清直烈烈在於朝為天子獻可替否贊謀猷持綱紀天下想望其風采者十五年間簡於清衷期將大用且歷試於外更觀其能連更三大藩皆卓然有治聲聞于天宇決于日下御史府中丞虛位日班於紫宸殿下珮金煌煌行聲鏘鏘且有百

數天子弗錄之乃南走三百以驛召閣下直入其府登其位自陞下獨決萬機來登崇俊良黜直直纖人革故鼎新百度脩舉太平之望日月以降然而天人之心猶鬱然不大舒釋者以閣下尚稽大任也至是天人之心始大舒釋矣閣下自初及終皆以直道進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介嘗聞朝大夫語曰有某官為某官時忠鯁直諫謇謇敢言觸龍逆鱗不避誅死由是人主知之聲名藹然聳動朝野不四五年取顯仕今為某官位彌高身弥貴祿厚惠溥私庭曳青綬者五六人門前炎炎可炙手顧此勢力榮寵有所惜也如有物塞之耳如有葉



蔽其目如有鉗絀其口朝廷有闕政國家有遺事若不  
聞若不觀而不復言則嚮之忠鯁謹直蹇蹇敢言乃沽  
名耳其以為速進之媒乎噫仕之積道德富仁義於厥  
身蓋假於權位以布諸行事利於天下也豈有屑屑然  
謀夫衣食者歟正色直已立於朝以行其道乃使天下  
有此論庸無傷乎古今君子少小人多君子常不勝小  
人小人不惟常勝君子而又不能容之惡直醜正譊譊  
實繁幸而有一君子在於朝則百小人排之非鐵心石  
腸剛正不折未有不從而靡靡者小不容君子也如  
是而不能死節以永終譽中途晚節須有淪變宜其為

為小人之所排也今有人位未顯身在下能堅正不顧  
其身敢直言極諫犯天子顏色封童章抗疏論天下利  
害群小人必叢立指點曰此人速進也沽虛名也非以  
行道也吁吾徒不見容於小人也取信於天下也固  
若是乎學周公孔子之道不用則卷而懷之用之則肯  
已乎實將施及家國布於天下以左右吾君綏吾民夫  
群小人排毀不已吁可恠也閣下亦當大警戒之勿使  
天下有所論則君子幸甚天下幸甚不宜介頓首再拜

上范思遠書

思遠介以謂古者天子能赫然建功烈垂基統揭於億



世方下稱為聖明者未有不得賢傑以為相者也黃帝  
之六相堯舜之八元八凱湯之伊尹高宗傳說周之十  
亂漢之唐太宗之房魏杜如晦明皇之姚崇宋璟憲宗  
之裴度是也恭惟陛下神與聰明天資英武深謀睿斷  
進退大臣挺然不疑雄材大畧裁決庶務皆自意出資  
材豈下於前數君子哉自獨臨軒墀親聽萬務圖在任  
元老詳延正人或在於朝或在於野有魁閎博達卓犖  
美偉之士哉登崇其人拔置左右以光輔萬世丕丕之  
之業故今相庭洎樞府數公與中丞皆不次進任居在  
密近又自河北召李為知雜自陳州取范為諫官復三

命御史位中外胥拊人神相歎皆以為得人海內耳目  
清明復見堯舜之治實陛下能自得古天子取賢傑以  
為輔相之道也天下欲不嘉享太平基緒欲不延洪水  
不可得也天子既能自得賢傑輔相則賢傑亦各宜援  
引天下英俊咸臻於朝同德協力弼翼天子萬機之務  
昌明國家萬世之業中丞公能為之求之於朝不足乃  
復求於野南京張方平開拔奇穎有逸群之材青州田  
直諒智辯通敏有適時之用復則為之於帝願用其人  
國家方革故鼎新更脩百度宵衣旰食以急太平而能  
薦擢天下英雄國家輔治宣化其道最大其功最盛中



丞於是有大勲於國家，闔矣然而京師南三百里，拔一  
奇又於東一千二百里，取一賢則為天下之賢。况遺矣  
今於青州之東六百里，宋都之東五百里，有一士建中  
其人能通明經術，不由注疏之說，其心與聖人之心自  
會能自誠而明，不由鑽學之至，其性與聖人之道自合  
故能言天人之際，性命之理，陰陽之說，鬼神之情，其器  
識具而材用足，學術通而智畧明，故能言帝皇王霸之  
道，今古治亂之由，生而知道，皓首嗜古學，為文必本仁  
義，凡浮碎章句，淫巧文字，利傍勢，遂寧就於死，曾不肯  
為，故能存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信義

忠孝乃其天性，中庸正直，厥從氣稟，精誠特達，操履堅  
純，不以利動心，不以窮失節，若蒞大事，凜然不可犯，操  
大義，毅然不可奪，若得其人用於朝廷，其道施於天下  
不能及三王，猶兩漢此建中之長，此建中之實，介故敢  
謂天下之賢也。鄆州通倅，屯田李真，外一見稱服，謂之  
絕倫。李亦有引拔天下美賢之心，輔翼國家太平之道。  
已於今月二十九日，狀其實奏上，以建中不工，今文乞  
令試策，慮朝廷不悉，知願得中丞一言，聞於相府，俾遂  
其事，建中得用於朝，得行其道，國家幸甚，天下幸甚，建  
中非晚，偕計西去，應得足下觀其人，始終介不妄也。建



元  
中有秋賦所授文十篇論一首上李屯田書一首此十  
二篇僅數萬言今封去謂熟讀之從可知矣近復有新  
文三十篇寫未得西去必攜獻左右介酷愛建中文具  
謂於道介以自吏部崇儀來一人而已思遠為如何古  
聖人之道榛荆已久其不墜於地也所去幾何建中能  
持之思遠方大起之建中以此道訪於人則恐天下死  
顧者思遠獨宜番意焉天下淫文輩盛於時視吾徒嫉  
之如仇幸與三二同志極力排斥之不使害於道建中  
若不勝則吾徒果衰弱不振矣聖人之道其將如何思  
遠豈不念之其奏草一通亦封去介賢思遠當以道干

思遠知之罪之在思遠

上劉工部書

留守工部閣下介前日從公入學中公索觀佛氏畫象  
以佛與老氏與吾聖人為三教三教皆可尊也明日侍  
公政事廳同公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公讚三皇二帝  
之盛稱所謂佛者則佛伏羲者也神農黃帝也堯也舜  
也介殊不曉公之旨何為而是言也當日不敢面責公  
夫道之盛莫盛乎黃帝而上幾千百君獨伏羲神農黃  
帝為稱首德之崇莫崇乎帝少昊而下方有餘祀獨堯  
舜為聖人禹湯文武周公猶不及其號而為王後世能



躋二帝三皇之懿者其吾師乎夫禹湯文武周公猶不能及而佛夷狄之人乃過禹湯文武周公與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等則是公欲引夷狄之人加於二帝三王之上也欲引夷狄之道行於中國之內也夫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至于今天下一君也中國一教也無他道也今謂吾聖人與佛為三教謂佛與老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俱為聖人斯不亦駭矣介不曉公之旨何為而是言也前日公在學觀書于東庫謂非聖人之書不可留懼後生讀之惑自亂也公之心可謂正矣噫非聖人書猶不可觀老與佛反可尊乎夫佛之

為患佛之悖道佛之壞教佛之逆人理佛之亂中國唐則有姚元崇言之於前韓吏言謂之於後本朝如王黃州輩亦嘗極言之數賢言之人皆知數賢之言是也苟數賢之言是則佛果不足尚公之知識固不下於前數賢然介不識公何為而是言也朝廷天下名公為正人出一言作一事朝廷天下皆以為法言其何容揚哉伏惟重之不宜介頓首

與楊侍講書

万象森然紛錯觀諸天則見其序焉百川支然沅離觀諸則見其會焉群子之言蔓引淆亂觀諸聖則見其宗



馬夫書之典謨訓誥誓命詩之風雅頌春秋之經易之卦爻彖象周公之典禮皆聖人之書也聖人沒七十子散微言絕異端起出群子紛紛然以白黑相渝是非相擾學者不知所趨漢射孫公雖去聖人千有餘年其人游聖人之心能得聖人之道如親授之為聖朝儒宗文師承事三帝授經兩朝哲人者明冠於百辟國朝聲名明禮樂並於三代觀人文化成天下公有助焉松沒天下士皇皇失其宗師六經之道群子之言無所取於衷矣天下使斯文之不傳也故執事嘗親授於公且能傳公之道今執事日侍講崇政殿是又踐公之職能傳公

之道復踐公之職亦能紹公之休望聲烈天下幸甚矣陳言以誣傳經以對開發聖德增光大猷天下有望於侍講介材質不肖拘學於外竊聞新命嘆嗟欣蹈之不足繼之百十言豈能盡一二聊布意爾不宣介再拜

上轉運明刑部書

轉運刑部執事天聖編勅今皇帝取太祖太宗真宗三聖之垂憲成法立為大中之典俾萬世常行而不敢易其當世之要凡二十有六若夫寬賦役遏貪暴止妖俗禁浮民去淫祠息幻法皆三王之教也賦役寬則民樂貪暴遏則下安妖俗止則風淳淳民禁則本禁淫祠去



則教厚幻法息則道明矣夫樂民安下淳風正本厚教  
明道誠聖王當留意賢人宜用心者也國家布在方冊  
坦然明白官失其守弛而不行非書所謂王言惟作命  
臣下罔攸稟令場所謂后以施命誥四方執事往往為  
一員外郎顧天下之冗有六猶嘗憤然扼腕鬱鬱不平  
足踏天扉手攀帝階仰首引臆叫吾君而言之是時能  
用執事之策則天下不終日而太平矣執事之策不見  
用今天下之冗猶不啻乎六也今執事為京東十八州  
轉運使十八州其地非不廣也其民非不多也姑務去  
十八州之冗以富其地肥其民則十八州富且肥矣執  
事之帥十八州而十八州富且肥異日執事陶宰天下  
天下皆富且肥矣前陳二十六條蓋脩舊舉廢而已其  
亦輔治之萬一惟執事施之若其大者又未可一日而  
談也不宣介頓首再拜

新雕徂徠石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新雕徂徠石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書

上杜副樞書

上李雜端書

與士建中秀才書

與張洞進士書

上王沂公書

上王狀元書

上孔徐州書

上杜副樞書

樞密侍郎

閣下

一夫不獲若已內于溝中伊尹相

湯之心也夫父不得暖其子不獲也兄不得飽

其弟不獲也夫不得養其婦不獲不也然此為不





獲特匹夫爾若夫學堯舜孔孟之道懷伊尹周  
邵之志文足以綏武足以來仁足以恩義足以  
教用其術國可以反覆手霸霸可以反覆手  
王被其風薄夫皆可以敦貪夫皆可以廉懦夫  
皆可以立行其教風俗可以反古天下皆可以復  
嬰兒而乃窮餓布衣蟠束叢口上不得施一毫  
一髮以致於其君下不得施一髮一毫以及於其民  
貧賤厄縛氣不得須臾舒心不得一日樂抱  
堯舜孔孟之道伊尹周邵之志老於蓬蒿此爲  
不獲甚矣噫誰其人哉泰山孫復先生其人矣

仰  
先生道至大嘗隨舉子干科名希朝廷進用  
以行其志三退於禮部一點於崇政殿知其  
道不與時合不敢復進乃築室泰山之陽聚徒  
著書閑以<sup>取</sup>欬適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先生是  
也夫万物不得其宜皆爲不獲責工以商之事  
強農於士之業負陰者使之在陽就濕者使  
之仰高山者使之居澤翼者使之反角此不得  
其宜也如先生宜左右天子發舒其事業流福  
澤於四海樹功名於無窮年四十七而髮盡白棲  
遲於山阿宜其宜也故曰此爲不獲也伏惟閣下



之心伊尹之心也有伊尹之心得伊尹之位豈容  
海內有不獲者矣一夫不獲伊尹於已內於溝中如先  
生大賢而憔悴巖野閤下宜當於如何種故隱終  
南當時公卿間若故相張公齊賢翰林王公尚  
集賢錢公君水皆極力援薦故太公宗一降鶴板之  
命貞宗三詔遂起至今以爲國家希曠之事先  
生之道無謝明逸閤下之心豈讓於數公哉伏惟  
閣下留意先生山中所與往來游好者故王沂公  
蔡二卿李秦州孔給事今李丞相范經略張雜  
端明子京富彥國士建中張方平祖無擇執弟子

禮而事者石介劉牧張洞姜潛李縕明子京頊  
年罷京東轉運使入朝在殿上舉先生經術道  
德乞賜召用沂公蔡孔意尤厚未及言而沒雜  
端安撫迴韋許論奏閤下今能薦之於上數公之  
美收於閤下矣州縣吏麓俗可憎鄙不知經不涉  
道但能任巧智辨一獄用材力幹一務如介等輩  
者閤下所舉幾百人矣舉一有道上有以佐君父  
裨政教下可以厚天下風俗勸有德而懲貪薄  
爲利不細閤下無忽狂言不次介頊首

上李雜端書



雜端 執事 魏文公曰 願為良臣 不為忠臣 良臣身  
獲美名 君受顯號 子孫傳福 世世無疆 忠臣身  
受誅夷 君陷大惡 家國並喪 空有其名 蓋樂得  
堯舜而事之也 夫稷契魯陶 能得其時 其道  
易行也 龍逢比干 不得其時 其道難行也 以堯舜  
為之君 稷契魯陶為之臣 朝立敢諫 鼓進善旌 誹  
謗木闢 四門達 四聰明 四目言 有不從之乎 諫有  
慢乎 故身獲美名 君受顯號 桀紂為之君 雖龍  
逢比干為之臣 滅德作威 敷虛万方 焚然忠良 剝  
剔孕婦 言有從之乎 諫有納之乎 故身受誅夷

君陷大惡 然堯舜為之君 其道易行也 必有稷  
契魯陶而為之臣 其道乃行 故身受美名 而不  
讓桀紂為之君 其忠難行也 必有龍逢比干而為  
之臣 其忠乃立 故身受誅夷 而不避稷契魯陶 非  
擇其美名也 龍逢比干 非欲其誅夷也 蓋為臣  
之定分 惟忠是守 事君之大義 惟忠是蹈 雖世有  
治亂 君有昏明 為臣之分 事君之義 有去就乎 忠  
有廢乎 故龍逢比干 敢死而不廢 忠書曰 為君  
難 為臣不易 文公於此 所以惕懼而極言也 今天  
子神明 睿武 負義 軒之 安道德 過堯舜 雄毅 似禹



湯靜專而動闢淵默而雷聲一朝岷然立起於軒墀  
之上獨任万機視前日政有紊綱紀者一發號令  
正七條事越五日又罷八御藥官頽風掃焉權  
屏焉教化政令自天子出焉又三日引河陽舊  
相公居廊廟以總大政任元老也取青州牧天章  
閣范公領中司以執憲法用正人也召閣下自河北轉  
運使入霜臺以知雜事求直臣也留太常博士范  
仲淹為諫官以司獻替開言路也倬哉雄斷睿略  
深謀大智其三王之舉也執事懷王佐才略黜  
亮直揭於朝右得堯舜之主而事之其道固易

行也使身獲美名君受顯號獨讓稷契咎陶乎  
願為良臣獨無魏文公之盛心乎舜舉皋陶不  
仁者遠執事冠擗剡簪白筆執天子法繩內外  
九品冠無使不仁在君側春秋傳曰見無禮於其  
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焉夫日月天之目也日月  
沒氛稷掩六合天為之昏日月并煙霧卷四遐天  
為之明御史天子之目也御史曠厥職佞邪蔽  
九重君為之昏御史舉厥職姦醜竄四裔君為  
之明執事賤彈舉日正色立於朝持天子綱紀肅  
正朝序無使佞邪蔽君之明天下綱紀在一臺之



一臺綱正則朝廷正朝廷正則天下四海無不正者矣惟執事思厥職知所任既克思既克知又克行其事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執事始以直道進亦以直道修善之善者也無干大易折足覆餗之罪使天下有名器假人之議所望於執事也介葦聞於稠人廣眾中舉天下忠謇骨鯁之士則以執事為首天子聰明睿智察指紳中能直言敢諫剛正不饒亦謂無過執事故天子發於精剝外取執事處於憲臺以時天子綱紀天下

聞之皆曰天子能得人亦曰執事能稱職介忝葦被大賢半顧之遇懼万一有所不副天子意天下稱俾天子暨天下皆失知人則哲之明告敢之於初執事聽納焉

與士建中秀才書

四月四日徂徠石介謹致書士君茂才足下洪水方割下民其咨禹乘四載隨山刊木櫛風沐雨以安橫流以平九州武王既定禍亂紂之餘民瘡痍未合周公踐祚攝政方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下白屋之士制禮作樂以成太平幽厲夫



道天下陵遲孔子絕糧於陳削迹於衛伐樹  
 於宋歷聘七十國而不得用刪詩書定禮樂贊  
 易象脩春秋以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斯三聖  
 人固已勤矣固已勞矣然而卒不憚者息民  
 患也行聖道也孔子既沒微言遂絕楊墨之徒  
 榛塞正路孟子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  
 闢楊墨說齊宣梁惠王七國之君以行仁義  
 炎靈中歇賊莽盜國衣冠墜地王道盡矣楊  
 揚雄以一枝木扶之著太玄五言以明天地人之道  
 作法言十三篇以闡揚正教魏晉迄陳隋帝王

之道掃地而無遺矣生人之命遂絕而不救矣  
 文中子以太平之策十有二篇于隋文帝不遇  
 退居河汾之間續詩書正禮樂脩元經讚易  
 道九年而六經大就佛老之教蠹於中國千百  
 年矣韓愈憤然於千百年下孤力排毀不避  
 其死論佛骨貶潮州八千里而志弥愨守益堅斯  
 四賢者亦以勤矣亦以勞矣然而卒不憚者亦  
 以息民患也行聖道也蓋古聖賢方其天下  
 未寧生人未安聖道未明以謂職在於已不敢  
 安其居也方今正道缺壞聖經隳離淫文繁聲



放於天下佛老妖怪誕妄之教楊墨汗漫不經  
之言肆行於天地間天子不禁周公孔子之道  
孟軻楊雄之文危君繼統之幾絕先生不救吾徒  
豈得而安居乎雖不逮古聖賢遠矣亦當窮精  
畢力而後已庶幾其道由吾徒而後粗存猶愈於  
不爲也足下生民之先覺者也適水者天下之人  
西而足下獨東矣蓋滄海之所在也適山者天下之  
人之秦之越而足下獨之魯矣蓋泰山之所處也適  
於東須至於海至於海必涉於深然後知水矣之  
於魯須登泰山登泰山必窮其高然後山矣適

於東不至於海如不東矣至於海不涉其深如不  
涉矣之於魯不登泰山如不之魯矣登泰山不窮  
其高如不登矣况其有中道而將止者乎介幸而  
不隨天下之人之秦之越而獨隨足下其援我手  
我其躡足下履牽連挽引庶能至焉慎無爲半  
塗而廢者不宣介再拜

與張洞進士書

六經皆出孔子之筆然詩書止於刪禮樂止於定  
易止於述春秋特見聖人之作褒貶當時國君世  
臣無位而行誅賞不得於黃帝伐蚩尤舜流四凶



禹戮防風周公殺管蔡明示天子之法於天下也  
 故其辭危其旨遠其義微雖七十子莫能知也  
 左氏公羊氏穀梁氏或親孔子或去孔子未遠  
 亦不能盡得聖人之意至漢大儒董仲舒劉向  
 晉杜預唐孔穎達雖探討甚勤終亦不能至春  
 秋之緼六經詩易春秋為深詩有文武以政周召  
 之迹列國之風卜商之說易有伏羲文王之叙推  
 之明考本易差易見獨春秋專出孔子之筆故曰君子之於  
 春秋終身而已矣明遠始受業於子望又傳道于  
 泰山孫先生得春秋最精近見所為論十數篇

甚善出三家之異同而獨會於經予固以拳拳  
 服膺矣明遠終三十二歲已能斬稂莠而舉菁  
 莢出紅塵而磨蒼蒼討尋不倦智識日通異日  
 於春秋其將為諸子師明遠勉之不宣介再拜

上王沂公書

九月一日南京留守推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  
 石介謹頓首百拜獻書于資政僕射沂國公閣下  
 頃年相公鎮守青土介葦一拜麾下後一年相公  
 移城入魏道出於鄆介時為鄆吏復一謁路左  
 相公自洛還京首拜樞府介時在睢陽實曾



妄納葛菟相公再歸政府介復冒陳狂簡在  
青與鄆相公俱賜燕坐教以仕宦爲政之大方及  
後兩肆瞽言進愚說相公亦廓然見容不賜罪  
戮介又韋上疏天子妄議赦書帝赫斯怒禍  
在不測相公從容赦解不真於法斯介受相公  
陶鈞長育實爲厚矣犬馬猶知有報恩況頂  
天履地手執卷口誦書被仁義忠信之名知  
堯舜周孔之道反不能竭區區之心効鄙夫之知  
答其一二又念相公初事先朝皆以直道爰相  
今上罄於中心一登鴻樞再居冢宰兩罷政事四

佩侯印終始一節貫於金石君臣同德人無  
間言史官禿毫利硯書功不足儒生磨石灑  
墨紀德弗暇豈復容不肖之介有所進說  
於前也雖相公運大鈞執大柄通二十年賢者  
獲進不肖者退鄉里獨有一趙師民相公待之  
素厚知之素深竟不得進一階天下之士竊有  
恠之者或曰相陶養萬物平均四時顧天下  
有一天不獲一物失所若已內於隍中豈獨遺  
於師民也蓋韋聞於相公以與師民同鄉里  
遠嫌避謗故不敢援非相公遺之也介聞之甚



施

疑決知非相公之語夫廟堂之上舉制度出教化施誥命行賞罰進百官退百官宰相之任也一言得失繫四海之安危一令否臧繫社稷之休戚舉一制度不合天下之大公不敢舉出一教化不合天下之大公不敢出歸施一誥命不合天下之大公不敢施行一賞罰不合天下之大公不敢行况進百官退百官邪合天下之公也雖其親昵人不謂之私用一人之私也雖曰疏遠人不謂之公今其子弟苟有賢如稷契皋陶禹吾避賢嫌不敢舉豈公天下之心乎是私已而忘

國家顧一身而遺四海也今迴蠻夷僻陋中取一人舉之其人不賢曰吾不戀親豈公天下之心乎是私已而忘國家顧一身而遺四海也夫天子端居深宮中不能盡知天下之賢不肖屬宰相而進退進賢退不肖皆歸諸天子而宰相以謂恩與怨皆在於己其私甚矣相公進通貫聖人之道豈不知進賢退不肖歸諸天子而謂舉一師民以同鄉里為嫌介故曰決知非相公之語也且師民天下知其有學問有實師民昔未仕居臨淄故曹太尉瑋滕給事步今彭門相



國與今大叅韓侍郎相次領青州皆謁見其人遣客敦勉願一致門下識其面目及就試禮部時故翰林劉承旨馮侍講及今叅政韓石二侍郎同司衡四公久籍師民聲譽特置師民生席俯都堂下來一見其標采師民每行通衢中四方之士環繞觀之入試貢闈則諸生皆閣筆從其後來釋其題義李冠廣場中傑出頭角者也就師民質疑焉冠剛褊自伐未嘗許可人每談師民不容口故僕射孫公號爲馮儒碩老服師民學問精博以爲已所不逮今

南京夏尚書自爲當世人傑尤少所許與每稱師民以爲盛德君子孫則嘗辟師民在魯學中夏在青州以兩子思授師民在南京都奏入幕府南都之奏有曰文學德行罕有倫比當解安撫之任時又以京東士吏之賢者偏稱之于上獨師民得文學之目張諫議傳恭謹畏慎亦嘗薦師民之長至若明刑部鎬張工部錫程職方賁按察東夏實有風采並舉師民之學請備天子顧問然則上至公卿大臣下及遠方士人莫不知師民之有學問有行實也相公當天



子前昌言其人之能請天子置在文林書殿中  
師民之博學多識廣聞強記其不負相公  
之舉明矣公卿大臣亦必皆曰相公舉賢也非私  
鄉里也相公宜舉而不舉竊有感焉介狂狷  
好妄言而有位不見聽一納但得沾激好名  
躁進之論父兄教戒親友勉諭以謂得其政  
不若畜之於身待其當位然後施之於事介省  
思之亦深以爲是今復不能默者竊念師民  
五十歲矣有書万卷腐於腹中凡百工至賤學  
得一技人未知之猶鬱鬱抱嘆呻吟屋下思呈

露于天子前以不負其宿昔之心况師民腹周公  
孔子孟軻之書懷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三四十年  
拳孿蟠蟄於東海濱未得對天子一啓齒其人  
之心如何也介深痛師民已老東州文人如田詔君  
諫賈殿丞同高瑞公并劉節推顏皆連蹇當特至  
老不達後生有師民其蹤迹復如此縱天不祐斯文相  
公其忍棄之竊謂師民孤薄前六七人極力援引  
竟不得進若非相公洪鑪鉅鑑莫能成就介故復  
冒前所言沾激好名躁進言于相公前干黷台  
嚴恭俟誅戮不宣介惶恐戰汗頓首再拜



上王狀元書

狀元舍人君執事人在憂患則哭號叫訴以求  
恤於人然憂患有緩急若夫墜而入井非憂患  
也走而蹈於火非憂患也陷於鋒刃值於寇亂非  
憂患也罹於凍飢竄於蠻荒非憂患也沒於河  
溺於海非憂患也覆於巖石投於湯鑊非憂  
患也何者夫入井蹈火鋒刃寇亂凍飢蠻荒沒  
河溺海巖石湯鑊不過暴一身於死爾自古皆有  
死胡憂患之云哉而乃哭號叫訴以求恤於是  
苟避死已矣夫羞為嗚呼石氏自周漢以來至於

吾宋之八十一年百餘祀自高祖以降至於六  
世孫七十喪咸未改葬此真可以謂之憂患矣  
不哭號叫訴以求恤於人則無以能濟茲介所以  
數百里之外聲盡氣絕而繼之以泣以告于執  
事也嗚呼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逾月而葬謂  
之禮經是故春秋譏緩葬石氏之葬可謂緩矣  
先人三十年營之吉於今年之八月志未就而先  
人沒當將終之特制淡忍死執介手以命于介  
且曰汝不能成若翁之志吾不瞑矣故介自  
受命以來十有七月矣未嘗敢一飯其一寢安



一衣暖一飲樂坐不敢正席行不敢正履終日  
 戰戰慄慄若懷冰炭若負芒刺大懼墜先人之  
 命移天下不孝之罪萃於厥躬小子受譴於  
 明先人抱恨於幽七十喪之竟無所依歸是用  
 今年八月先人之吉歲嘉月也以圖裏事嗚呼  
 石氏自高曾以來以農名家居東附祖徠西倚  
 汶有故田三百畝附祖徠者硯确種不入倚  
 汶者雖肥墳閔歲汶溢為害逢歲大有困不  
 滿三百石食常不足賴先人出祿賜介又幸有秩  
 姑逃於凍餒之患先人沒祿賜介服喪秩

郭震封代  
 國

柳開河中人  
 故亦稱河東

亦閭專以田三百畝衣食夫五十之口去年平  
 原出水蝗為災三百畝之田不饜水則飢蝗死  
 者固不可忘生者又不可不養先人三十年營  
 所葬之資已五十口衣食之用今茲大事當用  
 五十萬不干于有道終不克葬嘗聞昔國代公  
 為太學生家信至寄錢四十萬為學糧有練服  
 叫門云五代未葬代公即命以車一時載去略無  
 留者亦不問姓氏代公其年絕糧不能成舉柳河  
 東布衣時坐酒肆中有書生在其側言貧無以  
 葬柳即搜於其家得白金百餘兩錢數萬遺之夫



人皆有施也施之宜謂之義夫人皆有恤也恤之  
 遠謂之仁二公之施至也於滄泉可謂義矣二公之  
 恤及於枯骨可謂仁矣夫德莫大於仁義德厚  
 者流必遠故代公富貴功業光隆於唐河東  
 文章聲名照映本朝今今之窮過於彼縷服與  
 書生者執事能以代公河東及義援介之窮而成  
 介之葬執事之施固不求報而介德執事也當如  
 何焉推執事念之不次介叩頭泣血再拜

上孔徐州書

徐州諫議閣下聖人之道不行久矣魯周公之國也

閣下聖師之後也道將興必自魯始魯將復聖  
 人之教必自閣下先故天下常引領望於魯常一  
 心屬於閣下今觀閣下於聖人之道可謂能篤勤  
 服行而不倦者也魯之人則猶有儒言而墨行未  
 盡入聖人之道者魯且如是遽然望天下之一歸於  
 道豈可得也嗚呼周公死數千年矣聖師沒  
 數千年矣經于秦歷于晉宋梁隋至于五代魯  
 幾何不被髮而左衽也遭梁宋劫于楊  
 墨逼于佛道幾何不絕細而墜地也今魯國服衣  
 冠口誦聖人書者不絕周公孔子之道未盡泯滅



潛

閣下復能力行之則前謂道將興必自魯始魯將復聖人之教必自閣下先其不然乎介亦魯人也也有志於道亦常凜然思有以佐閣下患乎其未能也顏太初魯人也實能焉則閣下已得之矣有女潛故史館嶼之姪也介素所畏服其人存心篤道好學服善樂死忠義能守志節亦能佐閣下行道者也閣下俱收之使介三人佐閣下道其不行乎然則道之行果自魯始魯能復聖人之教果自閣下先伏惟大賢少留意焉近所著文字數万言實無可觀亦以見其用心也編寫

成輒敢寄去輕冒台嚴不任戰悚之至不宣介頓首

新雕祖徠石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新雕祖徠石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書

上孫少傳書

荅歐陽永叔書

上范青州書

與祖之書

與孫覿學士書

上孫先生書 與范十三奉禮書

上孫少傳書

百拜獻書于少傳閣下古之人有不幸而生孔子  
既沒之後孟軻尚未生之前前不得師孔子後  
不得師孟軻不歸楊則墨矣雖有生當孔子孟  
軻之時不幸而居戎狄之外夷蠻之間去中國遠

書 卷 二 卷

上孫

上范

與君

與范 另行





不得就聖賢而學之服終左袵而言終侏離矣  
今有人生幸而值於孔子孟軻者同其時居幸  
而遭孔子與~~批~~孟軻者同其里則是生遇孔孟親  
見聖賢不隔數千百年得其人而師之不走萬  
數千里獲其師而學之也噫孔子沒七十之徒隨  
喪聖人之道無關~~鍵~~商鑄以固夜半有人壞墉  
撒棄挈之而去則人人各由其門戶自出處焉  
不幸又有穿窬之盜盜之而出於中國之內放諸  
四夷之外故有楊墨佛老氏之教作焉楊墨佛  
老之下諸子且數百又乖而離之合諸妖妄怪誕

復有縱橫家者雜家者刑名家者小說家者  
儀秦商鞅韓非莊周之徒蠶起而莫之禦也  
譬諸水出諸瀆溢於防~~口~~然汗漫成入於沱或  
淪於漢無所屬焉譬諸塗背諸夏由諸徑分

然字上空  
一格判口

然支離或之於夷或之於貊無所會焉雖孟軻  
楊雄文中子韓吏部相與止於橫流頽波會於  
宗源夷其荒棘蕪梗由諸大路一人防之萬民  
決之奔溢流散常不勝防矣一人廓之萬人塞  
之蕪沒榛莽常不能廓矣故聖人之~~道~~梗韓愈  
死又且數百年大道之荒蕪甚矣六經之缺廢久



矣異端乖離放誕肆行而無所畏邪說枝葉蔓  
 引窺長而無所收挈正經之旨崩析而百分支  
 離先儒之言叛散而各守之春秋者孔氏經而已  
 今則有左氏公羊穀梁氏三家之傳焉周易者  
 伏羲文王周公孔子而已今則說者有二十餘家  
 焉詩者仲尼刪之而已今則有齊韓毛鄭之雜  
 焉書者出於孔壁而已今則有今之異焉禮則  
 周公制之孔子定之而已今則有大戴小戴之  
 記焉是非相擾黑白相渝學者茫然慌忽如盲  
 有求諸幽室之中惡覩夫道之所適從也孔子曰

就有道而正焉楊子曰万物紛錯則經諸天衆言  
 淆亂則折諸聖伏惟閣下潛心於仲尼適於堯舜  
 文王明於天地人之際潛心於仲尼適於堯舜  
 則為正道明於天地人則為真儒然則聖人之道  
 果不在他人在於閣下也昔孔子居於洙泗之間  
 七十子與三千之徒就之而不肯去也孟軻則有  
 公孫丑万章之徒楊雄則有侯芭之徒文中子則有  
 程元薛收房魏之徒韓吏部則有皇甫湜孟郊  
 張籍李翱之徒隨之而師皆能受其師之道傳無  
 窮已顧介何人獨不能從閣下而學乎顧閣下



獨不欲傳授於其徒乎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  
爲有守汝則念之弗協于極弗罹于咎皇天受  
之而康而色曰余攸好德汝則錫之福又孟子曰  
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亡後覺互鄉難與言童  
子見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與其潔也不保其  
往也茅容耕於野等輩夷踞相對容獨危坐  
愈恭孟敏荷甕墮地不顧而去郭林宗異之因  
勸令學皆成德知名介至愚且甚不肯比之互  
鄉童子危坐愈恭墮甕不顧者庶幾其可勉  
而至於道也惟閤下進退之小子猶狂愚闇懵

所知肆其說于大賢人君子其罪不容誅固  
其心受戮而無悔焉朝聞道夕死可矣豈復逃  
其誅殛云不宣介皇悚戰汗頓首再拜

荅歐陽永叔書

同年来叔學士足下獻臣過駐舟上汴見訪以書  
叔書爲既且驚且慰介常自以駕下不敢輒託  
俊賢之游絕望光輝久矣豈意永叔猶爲齒錄  
勤勤數幅遠以相遺有以見同年之義弥久而  
益篤也玆荷玆荷書中且曰頻見僕所爲文僕  
文字實不足動人然僕之心能專正道不敢跬步



叛去聖人其文則無悖理害教者斯亦鄙夫硜  
硜然有一節之長也若曰文則未能至作者之  
勢肆豈足當君子之談哉媿畏媿畏書中言自  
許太高詆特太過其論若未深究其源此則  
自蔽塞自有所未見也求叔語得僕當朝聞而  
不俟終日去也有須辨論亦當復之書中又  
言僕書字恠且異古亦無今亦無爲天下非之  
此誠僕之病也自幼學書迨於弱冠至于壯積二  
十年矣歲月非不久也功非不專也心非不勤且  
至也獨於書訖無所成此亦不能強其能也豈

非身有所不具乎僕常深病之實無爲奈何  
少特鄉里應舉禮須見在仕者未嘗能自寫  
一刺必倩能者及爲吏歲時當以書記通問大  
官亦皆倩於人有無人可倩時則廢其禮或特  
急要文字必奔走隣里祈請於人此爲之不能  
也今求叔責我誠是然求叔謂我特異於人以  
取高耳似不知我也夫好爲詭異竒恠以驚世人  
者誠亦有之皆輕浮者所爲也則非行道正人  
篤行君子之所爲介深病世俗之務爲浮薄  
不敦本實以喪名節以亂風俗思有請於吾



聖天子吾賢宰相願取天下輕險恠放逸奇之  
 民投諸四裔絕其本源以長君子名教以厚  
 天下風俗今反肯自為之乎僕誠亦有自異  
 於衆者則非永叔之所謂也今天下為佛老其徒  
 囂乎聲附合應僕獨挺然自持吾聖人之  
 道今天下為楊億其衆曉乎一倡百和僕  
 獨兀然自守聖人之經凡世之佛老楊億云若  
 僕不惟不為且常力擯斥天下不為而獨不為天  
 下不為而獨為茲是僕有異乎衆者然亦非特  
 為取高於人道適當然也苟必欲取高於人古之

聖人莫如周公孔子古之大儒莫如孟軻楊  
 雄古之賢聖莫如臯陶伊尹天下之所尊莫  
 如德天下之所貴莫如行今不學乎周公孔子孟  
 軻楊雄臯陶伊尹不脩乎德與行特屑致  
 意如數寸枯竹半握禿毫間將以取高乎又何  
 其淺也且夫書乃六藝之一耳善如鍾如虞  
 柳在人君左右供奉圖寫而已近乎執伎以事  
 上者與夫臯陶前而伯禹後周公左而召公右  
 謨明弼諧坐而論道者不亦遠哉古之聖人大儒  
 有周公孔子有孟軻有荀卿有楊雄有文中



子有吏部古之忠弼良臣有臯夔有伊尹有  
蕭張有房魏皆不聞善於書數千百年間獨鍾  
王虞柳輩以書垂名今視鍾王虞柳其道其德  
孰與荀孟諸儒臯夔衆臣勝哉夫治世者道書  
以傳聖人之道者已能傳聖人之道足矣奚必古  
有法乎今有師乎未叔何孜孜此乎又謂今端然  
於學舍以教人爲師友率然筆札自異學者所  
法噫國家興學校置學官止以教人字乎將不以  
聖人之道教乎將不以忠孝之道教人乎將不  
以仁義禮信教人乎未叔但責不能書我敢亂

教  
乎責我以此恐非我所急也然者今日坐堂上  
則以二帝三王之書周公之禮周之詩伏羲文王  
孔子之易及孔子之春秋與諸生相講論堯舜  
禹湯文王周公孔子之道不啻離於口也三才九  
疇五常之教不啻遠諸身也教諸生爲人臣則以  
忠教諸生爲人子則以孝教諸生爲人弟則以恭敬  
諸生爲人兄則以友教諸生與人交則以信勉之  
焉率諸生於道納諸生於善毆諸生以成人諸生不  
學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不服乎三才  
九疇五常之教不思乎忠於君孝於親恭於其



兄友於其弟信於朋友而拳拳然但吾之書法  
是習豈有是哉僕之書實不能也因求叔言僕  
更學之求叔待我淺不知我深故略辨之云餘俟  
君子之教不宣今白

上范青州書

三月十五日鄆州觀察推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  
書郎石介謹直書<sub>閣下</sub>于青州知府待制<sub>閣下</sub>新  
臨<sub>州</sub>縣令將行其子介竊躍而喜曰大人所治臨  
州所屬青州之牧曰天章閣范公公朝廷正  
人雅儒名臣旒冕之前廊廟之上議論軒輝

肆直而敢言者有公臺閣之閣朝野之內風  
采巖<sub>々</sub>疑峻而可瞻者有公公牧青州法令  
簡而一條教寬而密禁<sub>網</sub>疎而不漏刑罰清  
而民服體大而易守制嚴而易行<sub>中</sub>滋彰不苛  
細<sub>中</sub>公日晨坐廳上據几橫膝與諸寮讌語襟  
度夷雅神情閑曠若無事視<sub>凡</sub>在庭下立  
而聽趨而俟以百數公臆<sub>決</sub>頤指在時頃間  
各各辨其理而去諸曹戢口翕舌趨走承命  
而已屬縣束手無事供給應教而已臨<sub>州</sub>僻  
在州南四十里荆榛荒磧之中邑小易治民少



易養上承指顧奉行條令其無不逮乎大人  
可安矣曰吾雖守吾廉躬吾勤夙夜匪懈  
其庶幾不廢職然而吾老矣精力衰耗減於  
前日思慮昏昧不及當年家貧累重猶未  
能棄官歸田中覘然面目尸其事竊其祿以  
飽而宗族其罪大矣苟太守不責吾不能掩  
匿保全不失其位則太守之仁於吾也實厚  
矣介不佞嘗以庸鄙一被大君子之顏色天性  
之間惴惴幅逼切雖冗賤踈遠在佞尚敢鋪之於左  
右閣下將罪之乎雖罪亦不敢辭不勝人子

之懷誠干冒威嚴惶悚不宣介頓首再拜

與祖擇之書

濟道通理廷尉平事下自周以上觀之聖人之  
窮者唯孔子自周已下觀之賢人之窮者唯秦  
山明復先生自周已上聖人若伏羲黃帝堯  
舜禹湯文王武王皆有天下獨孔子無位身為  
旅人聘七十國卒不遇乃遭厄陳畏匡削迹伐  
樹之困自周以下賢人若孟軻後車數十乘從  
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苟况三為祭酒再為  
蘭陵令楊雄仕至執戟仲淹河汾之有田有廬



吏部官登仕即立淮西功甚矣獨先生四十九  
歲病卧山阿衣弗克<sup>充</sup>食弗給日抱春秋周易  
讀誦探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心上無斗升  
祿以養妻子中無賢諸侯名卿賢相以相慰  
薦下無一夫之田五畝之桑以供伏臘可謂窮矣  
然孔子之窮也于無位不窮于所以爲孔子者  
先生之窮窮于身而不窮於道烏得謂之  
窮乎今天衣弗克食弗給不足以逃飢寒之憂  
而且再世未葬亟謀襄事被衣衾棺槨不  
具日夜涕泣仰天悲嗟此所謂先生之窮也

先生窮于身而吾曹窮於勢力不能致先生  
于泰擇之以文章命世登甲科通理列郡有  
富貴之基公相之望在吾曹間擇之若有勢  
力者故敢以先生之窮告于擇之惟擇之窮  
勢力而後已無使先生終否不宣介再拜

與君貺學士書

狀元監丞閣下介守官在鄆及南都客車麟  
麟從京師來說皇帝親臨軒第二榜狀元君  
馳文章聲軒<sup>也</sup>暨兩制宗老儒師明道二年  
皇帝舉數十年已墜之典紹神宗丕赫之盛



浪走數千里外以訪以尋之未得且臨食忘  
 食中夜泣下謂斯文必墜不能使聖人之道入  
 開通而無榛塞也狀元力排貶斯滄辭哇聲  
 獨以止音鼓唱乎群盲衆迷將廓然開明乎  
 天下耳目而早以文章得狀元于天子今文章  
 聲琅琅落天下不三四年翱翔入兩掖代天子  
 作訓辭制命號令乎天下鼓動乎万物年不  
 過三十當論道巖廊凝猷鼎席熙帝謨代天  
 工躋海內太平主盟斯文非狀元而誰噫孟  
 軻荀卿楊雄文中子吏部能得聖人之道止

能維持之而不絕于地時無君已無位何掌  
 施其道一二於斯民哉豈若狀元親得赫也  
 聖天子復旦暮當宰理天下則又能施其道  
 于吾君致吾君卓然在乎三五之上施其道於  
 斯民薰然游乎至和之中嗚呼物極則反斯  
 文弊亦極矣非陛下聰明神聖如堯舜如禹  
 湯非狀元恢閣偉傑如荀孟如韓柳斯文  
 不復矣吾知夫三代兩漢之風追還在於朝夕  
 矣區區李唐豈足稱舉哉介不佞學斯文  
 好斯道有年矣幸綴狀元之末聞之喜不勝急



馮數百<sup>年</sup>言致于閣寺以賀斯文不墜地矣且  
賀聖天子親臨軒第二榜之得人矣不宣介  
再拜

上孫先生書

先生座前五十二來辱惠長歌褒借過實豈  
所克當讀之赧然汗下且曰攘臂欲操万丈  
戈力與熙道攻浮偽此得介之心誠不敢讓  
然熙道溷深介實淺近若筆力雄壯俊偉坐  
周公之堂與鼓軻雄之文辭則俱不敢望  
先生斯道使先生與熙道為元帥介與至之

明遠被甲執銳摧堅陣破強敵佐元戎周旋  
焉曹二任三坐於鑄俎之間介知必克捷  
矣然後梟豎子輦首致於麾下使斯文也真  
如三代兩漢跨踰李唐万万使斯道也  
廓然直趨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介  
嘗自視身不滿三尺見人語訥訥不出諸口  
被服儒衣冠舉步趨踰為書生於斯道也身自  
視若八九尺長方目廣額體被犀甲頭戴  
鐵盔前後馳十萬騎膽氣雄烈无所畏恐故  
嘗自道吾年統三十吾心已不動誰謂石介剛



過於孟軻勇此誠敢自許也然主斯文明斯道  
宗師固在先生與熙道前書見<sub>○</sub>又見先生  
之存心深且遠也昔熙道常見誨去其不得  
於中而就於中去者常五六而合者僅一二百  
知之甚熟不能果去之也近又得劉公公之  
公道之心如熙道公亦常以此相教去者八九  
而合者或六七先生直斥其不合使去之<sub>○</sub>合  
於其言深切著明又過於劉公與熙道也今自  
可盡<sub>○</sub>去而合者幾八九今所謂擇乎中庸  
得一善拳拳服膺者也顏子幾自誠而明

也能拳<sub>○</sub>服膺乃亞于聖人介豈敢視前  
人拳<sub>○</sub>服膺庶幾異不能期月守無忌憚  
者矣顧賢人未得進生民未得泰道未得  
行如坐塗炭之上不得須臾安大將及皮膚  
不覺時疾叫大號叫與號無佗將以救天下之  
皮膚也被不仁者甚<sub>○</sub>既不能救之復怒其叫  
且號先生如何介後<sub>○</sub>知其叫且號之無益也  
默焉而已嘗與熙道說先生逾四十未有室  
嗣先大夫之遺體可不念也近又得曹二書復  
言及斯明遠來論之相對泣下非先生之事也



朋友門人之罪也。因思得與數君子同力成先生一日事矣。今當且與先生足奉祭祀養妻子之具，亦且為先生擇善良以侍巾櫛。然後為先生築室於泰山，祖徕，問周公孔子之道，輔聖君先生如終不起。泰山祖徕泉石松竹可吟可賞，以周公孔子之道而自樂焉。先生亦何少。春夏之交，許見臨，不勝抃喜之。至今頓首。

與范十三奉禮書

思遠下辱書與熙道言天感應為幾天至

高也在蒼天而可仰者，知其天也。而不可就而測之也。天感應不感應不可得而知。若取子厚天說，禘說曰：天地大果，蕨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則似不合。聖人六經中言書曰：天福善禍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非天私我有商，惟天祐乎一德。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易曰：自天佑之，吉無不利。樂天知命，故不憂。語曰：君子畏天命，果不能賞功而罰禍乎。禘說曰：



致雨反風蝗不爲災虎負子而趨所謂偶然者  
則書曰肅時雨若必時暘若暫時燠若謀將  
寒若聖時風若狂僭豫急蒙則反是桑穀共  
生于朝雉雖于鼎未異畝同穎天大雷電以風  
大木斯拔王出郊天乃雨反風木則盡起詩  
曰貽我來薶火流于屋春秋時周室弱王道  
壞五行相沴彛倫攸斁經書星隕日蝕水災  
螟傷稼皆偶然也子厚直取堯水湯旱而爲  
之說後世昏主暴君虐民賊物肆情恣惑天爲  
譴告以示警懼曰堯與湯大聖人也猶且見

九潦七旱天豈警戒我乎不暘厲不修德窮  
所欲益耗荒天其不亡之乎見災而懼高  
宗所以中興不畏天命桀紂所以覆滅如子厚  
之說汨彛倫矣天感應不感應吾則不知六經  
夫子所親經手吾取聖人之言而言之子厚之  
說是耶聖人之言是耶足下至乃謂人自人天自天  
天人不相與斷然以行乎大中之道行之則有福  
異之則有禍非由感應也夫能行大中之道則是  
爲善上降之福是人以善感天上以福應善  
人不能行大中之道則是爲惡下則降之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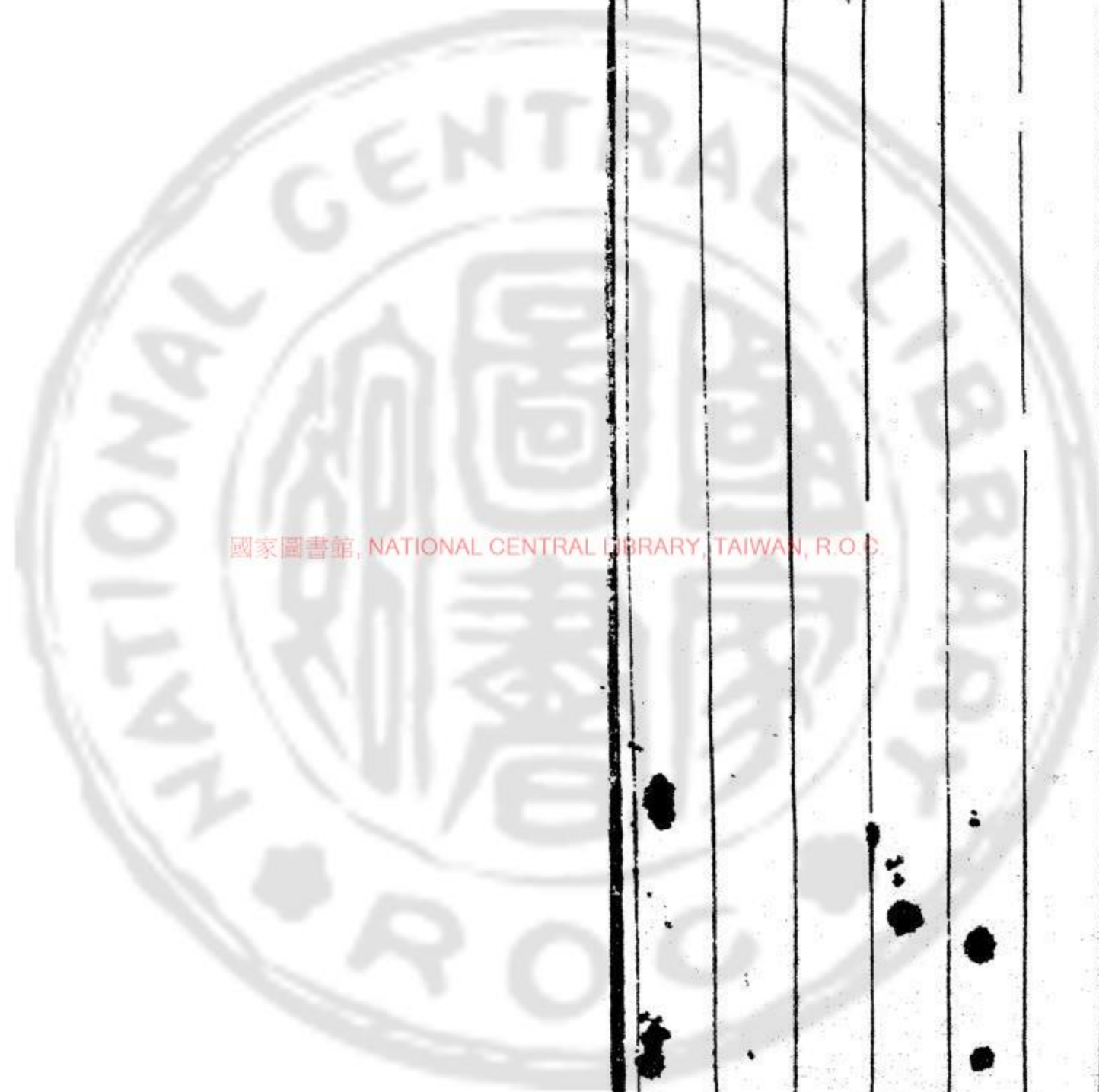


人以惡感天。以禍應惡也。此所謂感應者也。而曰感。非應。吾所未達也。人亦天天亦人。夫人相去其間不容髮。但天陰陽下人。不如國家昭。然設爵賞刑罰以示人。善惡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易曰兼三才而兩之。文中子曰三才之道不相離。又乾卦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楊雄曰天辟乎上地辟乎下。君辟乎中。天人果不相與乎。熙道通天地人者。故言人必言天。言天必言人。文中子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元經。其以人事終乎天人相與之際。甚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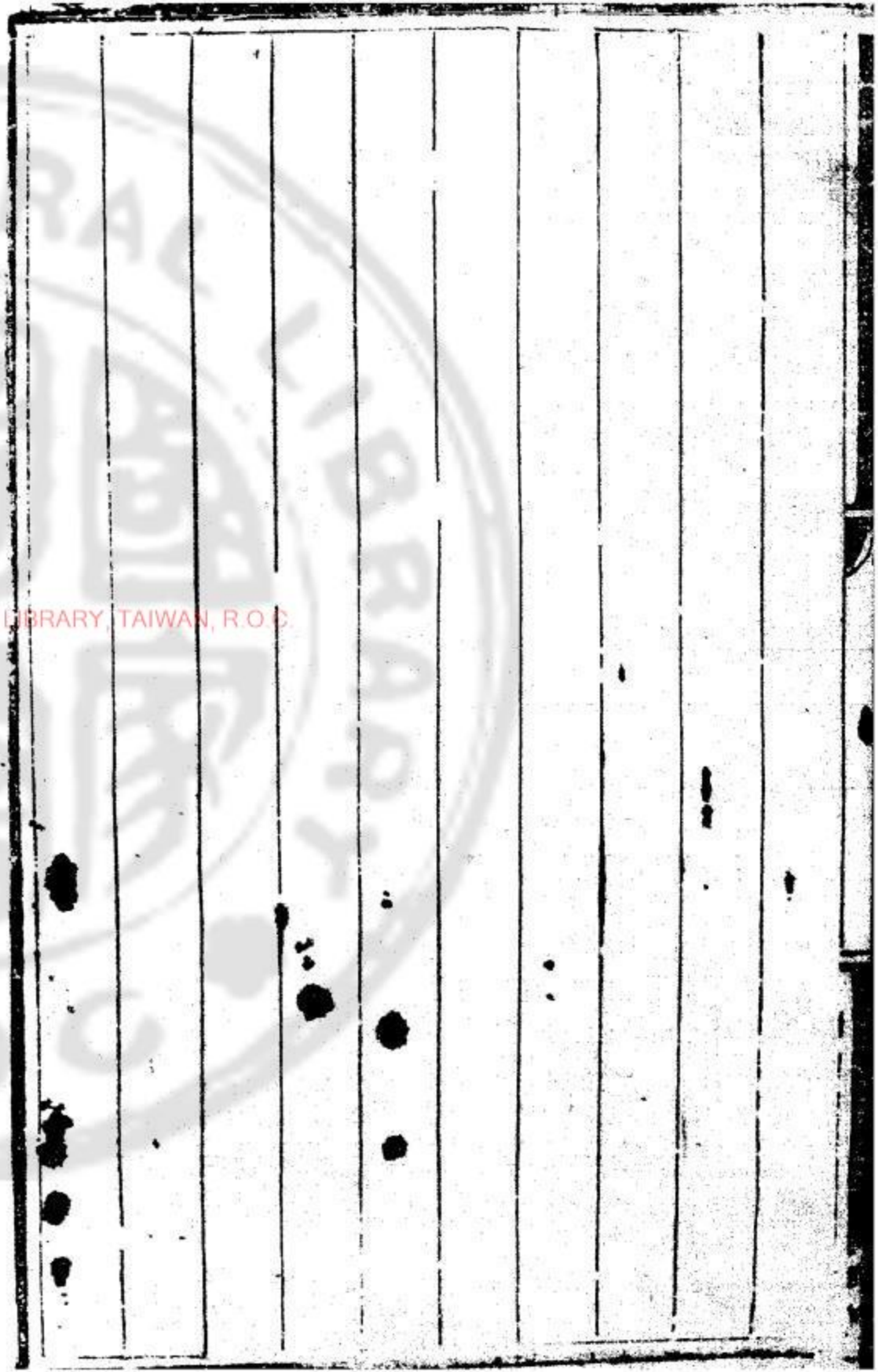
畏也。故君子備之言人而遺乎天。言天而遺乎人。未盡天人之道也。足下思之。不宣。介頌首。

新雕祖徠石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新雕徂徠石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書

上韓密學經略使書

與董秀才書

與張秀才書

與士熙道書

與裴負外書

與思遠書

與漢州王都官魚屯田書

上韓密學經略使書

經略密學閣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人

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近自唐觀之武氏變

唐為周非常也梁公五非常之功祿山盜據兩





京非常也汾陽立非常之功來泚之亂非常也  
西平立非常之功淮西之賊非常也晉公立非  
常之功今元昊猖狂敢侮天子以夷狄而慢中  
國以螻蟻而亢至尊亦非常也求非常之人  
立非常之功莫若閣下聖君聰明能知人故自  
興師以來閣下獨當上注意曾未幾期歲由中  
諫州為樞密直學士是急非常之功于閣下也  
得不留意焉今用兵之處誠已得人然建大厦  
者非一材維泰山者非一繩為梁公猶取張東  
之栢彥範五人為之助為晉公亦以韓吏部為

總柳公綽諸君子為之佐然后功立成也前竊  
見閣下言具州人趙三即者深州人李七即者  
彼徒以武力可伍閣下尚且不遺之况於天下  
之豪傑哉泰山布衣孫明復沛縣布衣梁榘犯  
天平布衣姜潛任城布衣張洞皆有文武資  
材仁義忠勇計策謀略可膺大任國家無事  
時足容偃蹇山林嘯傲雲泉今邊寇內侮  
牽朝廷露師轉粟之勞煩吾君宵旰食之  
慮復等豈得申口燕居飽食高枕閣閣下經  
略陝西苟得四人實有以助成閣下非常之功不



次介再拜

與董秀才書

董君足下四月中辱書其辭何高而其礼何降也介世之不肖人也足下待之且如此有張悔之者足下以謂如何人也介視悔之數百里有孫漢公者足下以謂如何人也介視漢公數千里有柳河東者足下以謂如何也介視河東數万里有韓吏部者足下以謂如何人也介視吏部又數万里介如此其不肖足下拳曰焉勤曰焉猶將以爲不可得而見者

設若悔之漢公在足下當如何待之也悔之漢公猶足待設若河東吏部在足下當如何待之也足下好賢服道之心誠篤世有如介者且爲勤曰焉拳曰焉慕之如不及今有如河東者如吏部者未信足下果能待之如河東吏部乎富春明復先生潛心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三十年矣其心盡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用而深通孔子之心其道高於天下而窮於衆其文出於千古而否於當時其行齊乎古人而輕於衆俗年四十有四而兩鬢



康白今既走泗上又走京師躬負其王考母暨先君先夫人之骨將藏於泰山祖徠之間而貧無以具棺槨先生朝夕仰天而哭先生則河東吏部也足下果能以河東吏部待先生而足下豐於財又富於義宜卒成先生之葬然知足下好賢服道心實篤足下願交於介而思聞於道以是觀足下矣不宣介再拜

與張秀才書

魯人石介十月二十六日復書張君秀才是下始遺舊文兩編中遺長書千餘言今復示新文

二十篇足下之待吾不亦勤且至乎中非石能不感激然觀足下待吾之勤且至始終遺吾文凡五六万言必非與吾求勝也亦將以吾能有益於足下者為之揚摧也吾豈敢默焉無發吾足下之文五六万言如觀於天吾見万象森布羅列於上吾不見日行之有道焉月行之有次焉星行之有躔焉然水汗漫中夏其泛也其廣也其出必有源其歸必於海出不於其源歸不於其海則為中國之患焉豈得所以為水之道伏羲神農



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傳道也由是道則中國之人矣離是道不夷則狄矣不佛則老矣不莊則韓矣足下爲文始宗於聖人終要於聖人如日行有道月行有次星行有躔水出有源亦歸於海盡爲文之道矣不宣介白

與士熙道書

介頃首熙道仁兄祕校四月十二日明復至十八日石曼卿學士來始得兄書發讀之凡數復熙道之心知我厚愛我至聞我有疾施其針與火而攻醫之饋其藥而救利之不苦口不瞑眩疾不

愈兄之言深切而直中吾病也 雖膏盲亦可及焉况吾病未至膏盲兄之藥苦吾心腹瞑眩吾病有不瘳乎吾病今愈矣熙道寬焉吁天以剛正直烈授於我而不納吾於中蓋所得偏尔夫剛正直烈之氣偏而不中其弊如何吁天不能全與我使我罹不協於中之咎於今之世天幾禍我哉天不能全與我熙道以中配我則正直烈之氣得中道輔之我其全乎天不能全我也而熙道全我吾受則正直烈於天受中於熙道則正直烈得中然後謂之



道不得中無所成人我今而後自知已於道  
 於成矣熙道於我不啻我於天也我德熙道  
 其如何也劉公亦嘗教我明復又激切戒我  
 我非石之無心土之無情能不為感發而少寤焉  
 吾今非特少寤也盡知前日所為之非已刮去  
 无纖髮存者也嗚呼吾道之難行也如此將  
 為柰何常以為謂位者行道之器也得其非能  
 行道之位不行矣如何之位可能行乎道介  
 自顧形質短陋恐終不得所以行道之位不得  
 其位肯將已乎不得行之於上當存之於下不

得施之於天下當畜之於一身不得利於當世當  
 垂之後人則將退去秦山吾居也且周  
 公孔子之道雖大壞曾周公孔子之道常不絕  
 况今天下大治聖人之道大行魯秦何可居矣吾  
 且審十之終不得進則與明復皆往矣區區  
 之心盡此而已京東河朔異屬我守官京東熙道  
 在北有大幸會恐二年間未得相見也盛暑  
 為自重不宣介再拜

與裴負外書

裴君負外肩下前日專使至辱賜長書目駭



心悚流汗竟趾非所當非所當夷滅章韶夏  
 至樂也不奏於夔牙之府而奏於鄙俚惡能  
 審其聲而知其音也飛兔騷裹逸馭也不騁  
 於王樂之前而鬻於市人惡能審其駿而知其  
 良也然而餒甚者也饋之以太牢雖食之不知其  
 旨而知貪乎味也如渴甚者人飲之以旨酒雖  
 啜之不知其醇而知嗜其也固亦心腹飽飫  
 而灵府浹洽也噫文之弊已久自柳河東王黃  
 州孫漢公輩相隨而亡世無文公儒師天下不  
 知所準的猶學夫樂者不知六律之有統五

音之有會而淫哇之聲百千萬變徒囋囋  
 人心噪聒聒人耳終莫能適夫節奏而和於人  
 神文之本日壞枝葉競出道源益分波派彌多天  
 下悠々其誰與歸輕薄之流得斯自聘故雕  
 巧纂組之辭編滿九州而世不禁也妖恠詭誕  
 之說肆行天地間而人不禦也今天下大道榛  
 塞人無所由趨而之於堯舜周孔之聖人唯詰屈一徑  
 而已吾常思得韓益大賢人出為剪去其荆棘  
 逐去其狐狸道大闢而無荒磧人由之直之於  
 聖不由徑曲小道如依大塗而行憧々往來舟車



通馬適中夏之四海東西南北坦然廓如動無有  
阻礙往年官在汶上始得士熙道今春南郡  
又逢孫明復韓孟茲遂生矣斯文之弊吾不復  
為憂斯道之塞吾不復以為懼也然則吾願  
與足下協施其力而助二人焉來書過稱將走  
六服之外至於百里而避之也豈敢當惟足下無  
中道版去幸甚不宣介再拜

與范思遠書

龜

思遠足下大江可涉也有龜鼉蛟螭橫馬泰山  
可登也有虎豹豺狼當馬不斬其龜鼉戮其

蛟螭江終不可涉也已不殛其虎豹殄其豺狼  
山終不可登也已聖人之道猶大江也猶泰山也  
今之為榛塞者其害何啻龜鼉蛟螭虎豹豺狼  
夫欲聖人之道大通四海上下流行而無阻礙必也  
先闢去其榛塞者距退楊墨然後孟子之功  
勝也排去佛老然後吏部之道行也思遠亦嘗思  
之乎介嘗謂他日有功於此者必在思遠與士  
建中熙道者故去年冬曾以書（覽）熙道文字十二  
篇附致思遠書中言熙道非有過實者但思遠  
未嘗深與之語自是迄于今凡六月不聞命疑



思遠不深以介爲然介雖甚無識韋與家人童  
孺言亦未嘗妄毀譽人敢誣於大君子乎思遠  
今欲追復古聖人之道非熙道恐無與同闢去榛  
塞者未知終以爲如何

與漢州王都官魚屯田書

鮮于同年来出書兩函詩二首且具道盛意  
介不肖人也何以當二賢公之奇遇哉韋念今  
之州郡賢於古之列國遠矣孔子聖人也以聖人而  
歷聘於七十國之君與其大夫無一人能知孔子之聖  
者孟軻荀卿聖人之徒也以聖人之徒游說於當

此文轉折不  
窮已開歐陽  
子之先聲

忽

時卒亦不遇而况當孟軻荀卿之時列國各自  
爲政能用一賢人則彊於鄰國伯於諸侯如孔  
子用則又豈至是而已哉用聖人之徒利於其國  
若是而皆忽焉不用今天夫政一出于朝廷州郡守  
天子土地養天子民人執天子教條畏天子法  
令功賞罰刑大小歸諸天子毫髮不敢有諸已  
雖其國有如孟子孔子之徒於我何利焉况孔子  
孟子荀卿之徒曠幾千百年而後有一人生而今之  
郡札布衣下白屋虛懷勞已吐哺握髮孜孜不怠  
晝夜且古之用一賢人則彊國伯諸侯今得一賢士



無分寸利於其國又况萬一無孔子孟荀之徒  
接引如是之勞礼貌如是之隆推是而言賢於  
古之列國遠矣如明公者則賢於今之州郡所  
礼士人必以其人有可取然後以礼節之雖其人有  
可取亦必以其人朝趨其門暮候其館念其勞且  
恭矣然後待之若介者既無所取又未常一叩門  
下而明公走書見招飾館相汲援致若不及者  
斯知又賢於今之州郡矣得一國之君一國大夫以  
禮遇之者庸陋之介也輒當二賢公遇以國士之重  
以是又知生乱世為聖人若不若為庸人之生治世也不

宣介再拜

上徐州張刑部書

四月二十七日哀子石介以在喪戚中言不能  
文謹直書情懇頓首再拜于知府刑部閣下  
介生十年失母氏之愛繼以兩母今皆何恃  
而所結者獨父常自痛不能報三母劬勞  
鞠育之恩今父實老而家貧族累重賴祿  
廩為養生之資未得還所掌于君退休於  
家猶煩勞於官職之事有子壯且仕於州縣  
進無才能取大官美祿以為尊親顯榮退



無智力謀豐貲餘粟以供朝夕其首使其親  
老而不得佚既不才也又不孝也今復有重  
於此者大人景祐三年九月用京東提點刑  
獄耿承制從政審刑詳議劉殿丞京知齊州李職  
方遜通判齊州王虞部隲通判明州呂虞部日新  
舉狀改大理寺直知單州碭山縣事審官循國  
朝之制就徙於蜀道之難從來舊矣少健  
輕捷者猶且瘦乏弗克勝豈老者所堪任也  
為人子既不才又不孝使父老不得休佚復將  
如是而苦之若然生子安用乎是畜犬馬之不若

二字當空  
刺口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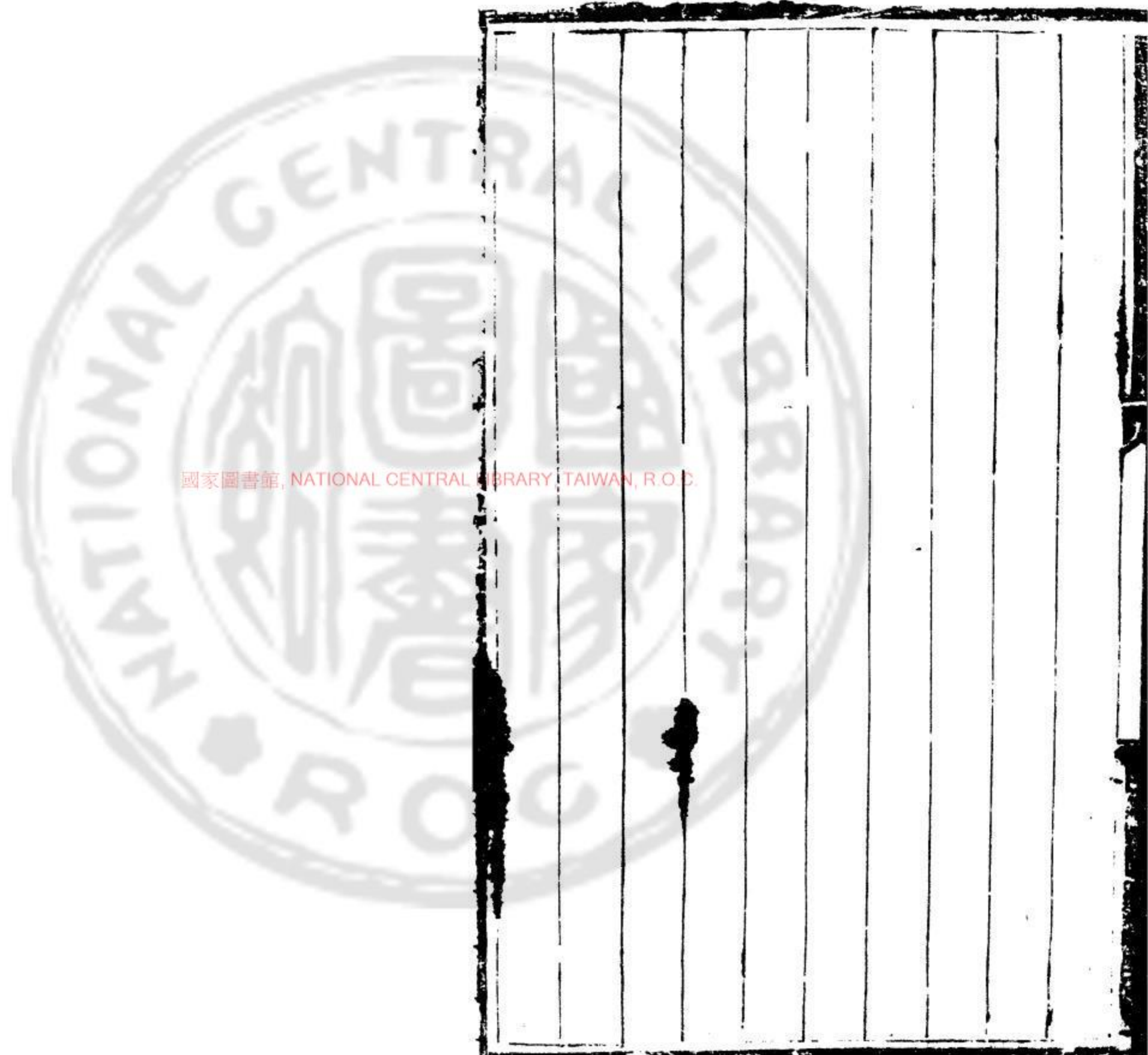
也犬馬猶能吠乘為其子反無所能不若犬  
馬哉介少讀六經知尊君事父臣子忠孝之大  
節不能遠希古人竊自比於犬馬故去年請於  
吏部得蜀嘉州一官以免大人之行抵家僅月  
母氏訃至本免大人之行若以介故也今介解來  
大又故不得免其行矣重介不才不孝之罪矣  
然犬馬之心終不已也遂請於上願俟終制復行  
以免大人之行狀上而既不得報且大人齒衰而  
蜀道遠又不可卒行乃別擇佚秦之地而未安  
樂之徐在東夏為近輔處列藩為大府通



江淮之運來吳楚之貨又爲會津而况土膏地  
潤足蒲魚宜稻菱實爲樂土今聞閣下以王府  
之適帶臣臺閣之宿望鎮撫綏養爲土守長尚  
清淨窮儉約事不撓民不煩吏得守其司官得  
安其職斯可謂佚秦之地也爲人之子得置其  
親於佚秦之地寢處安矣食味嘉矣嗚呼木  
依於山魚依於淵山有巖壑之深雲霧之潤  
木誠得其養矣淵有潭府之奧蒲藻之美  
魚得其所矣苟斧斤不以時入山林罔罟不以  
時入川澤木得生乎魚得安乎豈不繫於仁  
政乎今徐雖爲近輔大府會津樂土夫欲未  
佚秦其親安樂其親豈不繫於閣下乎仁  
政之廣及於草木魚鳥况人之親焉介知寢處  
安矣食味嘉矣不勝人子悽之誠伏惟閣下  
哀憐之不次介百拜

新雕徂徠石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新雕祖徠石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書

上范經略書

代張顧推官上銓主書

代高長官上轉運書

上徐州危諫議書

與奉符知縣書

上穎州蔡侍郎書

與張安石書

上范經略書

夫天生時聖人秉時君子治時易之家入後有睽  
睽後有蹇蹇後有解家人之道窮必乖故睽  
故難生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以解其難也





然則天下無事國家無不有難在治之矣黃  
帝之蚩尤舜之苗民禹之防風周之管蔡漢之  
諸呂七國唐之安史諸侯不能累黃帝疵舜禹  
痼周瘡漢病唐能治之也聖朝八十年有賊吳  
之患國家與賊爲家人今與我始乖故樹尊境  
上則正合大易之特也治此時也實屬於閣下蹇  
之繇曰利見大人貞吉貞象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  
險而能止智矣哉利見大人貞往有功也當位貞吉  
以正邦也其說謂非大人不能濟蹇非智者不能  
止險不當位與當位失正無以正邦故六二王臣蹇

蹇匪躬之故二與五應二居臣位五居君位不  
以五在難中私身遠害而蹇以進志扶王室  
故九五大蹇朋來解之繇亦曰有攸往夙吉言  
有難而往以速爲吉也賊吳犯順之明年天  
子則用閣下經畧矣殆一年未見成功讒害日  
進乃罷閣下而專任夏介陳二公又半年賊吳  
轉暴熾宗廟社稷之靈寤于上遂罷二公而復閣  
下經略初賊吳猖獗閣下尚謫守於吳人皆曰不  
用閣下賊不可破及劉石敗此論益喧然滿都下  
天子乃釋閣下罪益官進職與夏韓固節制



陝西路閻下之謀未<sub>幾</sub>見用故成功緩且有間  
遂罷閻下今復起閻下專當一面雖未足以極  
閻下之才亦略足以施閻下之智矣噫閻下智施  
之四海有餘况一隅哉人將見賊吳之首置汴  
門矣生是時也必生是人也人與時相遇故曰有  
非常之時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  
有非常之功用兵四年卒無尺寸功此功歸於閻下  
矣淮西之賊五十年功卒歸裴度常時賊揣唐  
室卿可畏者晉公矣遂陰使賊害之天地神祇  
扶持守護刀斫不死卒收蔡功賊吳揣境上諸將

可畏者閻下矣遂以書問在朝公卿果有請  
誅閻下者賴天子聰明聖神閻下獲全晉公刀  
斫不死乃相憲宗平元濟閻下書問不入乃復  
大任其亦<sub>卒</sub>破元昊乎介又觀兵興以來人多  
辭勞就逸憚險苟安獨閻下不愛其身不顧其  
家不惜其祿位極誠盡節以必得賊吳後歸  
爲心此得王臣蹇蹇之節有收徃風吉之善天  
下以征西之任歸於閻下又閻下實有取元昊  
之才而復能盡忠臣之節區區元昊有不平乎  
介不才國家無事也不能有一言以助<sub>於</sub>策之



御  
二字宜照此式

治有國家有治事也不能持一夫以効干戈之用如閭  
下諸公皆暴露霜雪衣不敢煖食不敢飽士卒  
皆被甲冑冒鋒鏑入萬死出一生民皆輸財轉  
粟飢渴道路乃獨夕而卧晏安而起恬愉休逸飽  
水肥草自比於山鹿野麋豈所安乎然自視不  
肖無毫毛可於用切下竊為閭下得山東豪傑  
三人負罪而有才者二人沛縣梁犯御名兗州姜  
潛任城張洞皆負文武材畧有英雄之氣習於  
兵勇於用智識通敏精力堅悍若使各當一  
隊必能得士死心先立諸將功若使守一城捍一

寨茲一城一寨遂為金湯不可得破若使儒衣緩帶隨元戎而周旋兵機戰謀惟元戎取之茲三人實豪傑  
之士也非閭下三人不肯事非閭下亦不能用茲三人御名事劉頌子望潛事明復先生洞初事子望後事明復  
皆學有根蒂道有本源其器必深其用必遠固非淺近輕妄尚勇好兵之流也閭下幸厚用之所謂負罪而有才  
者三人前兗州奉符縣尉李縕前宿州臨渙縣令曹起皆進士策名起亦事子望縕亦事明復能知聖人之道  
樂蹈名節好履仁義守一官能勤且廉善養民繩吏人頗受其福起刑一人至死以不得縣吏心及州帥善意自懼  
不能直向棄官竄去縕以不善事上官為苛吏籠置於深法平價買官驟一誣縕損官錢數緡除名羈管滁州二人  
皆有才負志節慕忠義知兵習戰劉牧注師卦當行師用兵之時勝敵而已唯才能智勇是用不復錄其行  
故陳平盜嫂韓信出胯下黥布刑不妨漢之功臣况兵家宜取負罪遺行之人用之何者負罪則世不錄遺行  
則人

移右邊照  
前式

之人如御名潛洞三人亦未可不取縕等二人實



御  
三字宜照此

治有國家有治事也不能持一夫以効干戈之用如閭  
下諸公皆暴露霜雪衣不敢暖食不敢飽士卒  
皆被甲冑冒鋒鏑入萬死出一生民皆輸財轉  
粟飢渴道路乃獨久而卧晏安而起恬愉休逸飽  
水肥草自比於山鹿野麋豈所安乎然自視不  
肖無毫毛可於用切竊為閭下得山東御豪傑  
三人負罪而有才者二人沛縣梁御兗州姜  
潛任城張洞皆負文武材畧有英雄之氣習於  
兵勇於用智識通敏精力堅悍若使各當一  
隊必能得士死心先立諸將力功若使守一城捍一

不臣知其無以進於時而信於人終將廢矣  
則思效用以自補立功以自贖故兵書曰王臣  
失位思立其功者聚為一隊言必能決死以  
戰是以漢武帝賢良之詔求跡弛之士奔謁之  
馬取是道也縕與起宜先收而不宜見棄閭下  
幸當留意晉平公淮西吏部馬摠柳公綽諸人  
實助其功今閭下幕中固不乏人矣介以謂明  
堂所賴者唯一柱然衆材附之乃立大勲所任  
者惟一人然群謀濟之乃成閭下幕中雖不  
乏人如御潛洞三人亦未可不取縕等二人實

前  
氏  
照



宜備駭策介自視無毫毛可施用苟得五人者與朝廷立尺寸功足以贖介不肖之罪是敢冒將軍鈇鉞之威言茲五人取舍惟閣下命介不任拳之誠不次介頓首再拜

代張顧推官上銓主書

夫銓衡大柄任也其造物大化權也其出祿也大司命也其萃材也大林藪也其任器也大匠石也夫朝持貨而出者曰金珍曰珠玉曰犀象曰綺縠曰絲枲曰布幣犀象馬牛羊豕犬雉魚鼈之屬蝦蟇之細米鹽之品菹醢之多東

暨日際西暨月竈南極丹崖北極朔陽相會而湊於五都之市朝而聚夕而虛大小無不用也鉅細無不取也貴賤無不納也短長無不收也今天銓管收天下之才也亦猶市焉顧今飾固陋之資姿操尋常之具牲立於銓管之下猶鹽締絲枲游於都市矣豈以其細而遺之乎亦從其貴賤而取之乎都市待百貨而後盈廣廈待群材而後御名朝廷待衆人而後治必金珍珠玉然後受市常虛矣必杞梓楸楠然後取大廈不立矣必傑賢俊髦然後用官常曠



矣顧頑材凡質以片文隻字隨群隊而取一第  
年且三十五而無聞焉亦近乎夫子所謂不足畏  
者策名乃七八年纔成三考無一絲之勞半銖之  
績施於國及於民夫復何爲者固當碌碌隨衆  
人而出處其退守乎無庸之軀猶離所分去衆人  
爭頭露腦進說於執政者前計不得已也願借  
容足地乞半刻景使畢其辭而後就誅戮竊  
念頃天聖五年登第初命通州軍事推官未  
行有先兄之憂亦及滿秩逢先君之喪自江左扶  
護靈親挈提諸孤來鄉里涉履艱苦備極凶

屯喪制未缺又失母氏天窮如此生意思若何  
而况先人遺其清白家世傳于儒素無洛陽  
二頃田可耕而取利又屬頻歲荒歉百物翔貴  
行服通四五年聚族幾五十口駭稚圍繞衣食  
煎熬心如石焉積溜亦穿腸如鐵焉百鍊亦耗  
局局焉若置身檻穽焉能不動也噫人有血  
氣以動乎內智勇以守乎外有其時得乎用  
誰不能立功名也若虎兕豈服於檻穽也得出  
焉万口敢前顧胃臆盤折父雖未脫夫窮塞  
湮厄且不甘盛時明世悔心積心埋棄草萊不



能與夫耀<sub>上</sub>者爭光明矣故有是說進於銓  
管之下將雪夫屯遭而求亨通惟閣下念之

代高長官上轉運書

運使郎中執事天久不雨則暴<sub>上</sub>者曰<sub>上</sub>者面鄉天  
觀天哀雨而之天至高明也至嚴畏也作其旱以咎  
殃於物百物草木皆焦枯五穀瘁欲死民無以  
爲食<sub>上</sub>者至愚而疾不成人者也面鄉天天猶  
哀之而雨天之人於物其至矣今有腐糧脫粟  
不能充朝夕日暴其愛子稚女十餘口於窮餒  
間則爲一發聲大叫于當塗者雖其人至賤

且甚懦弱不肖人也其窮若是當塗者獨  
不衰之乎某世農家曾高以降力田爲生遭時  
右文輒去從學因以明經中御前第釋褐服  
職崎嶇州縣將三十年矣智不適用僅効一官孤  
拙自持粗懷廉節故亦無大過前年罷徐州  
錄事叅軍上課赴調待補銓衡端居食貧凡  
一周歲去年九月到雷澤席未煖當徙今徙之  
邑俟八月始許往鄉里在趙州方屬凶飢歸無  
所依寓于雷澤旅資何託稚駸十數口朝夕教  
噉相對以泣與夫窮而無告者類也執事方操大柄



任處大權職京東十九州之內可死生之可休戚之  
莊子曰涸轍之魚斗升之水可活某雖老朽無所  
用至於專一局分一職亦庶幾可無敗廢矣唯  
執事使之得上農夫之祿活此十數口如已墜  
千万丈不測之深淵執事與之千万丈縲綆便得  
緣而出也何以報德

上徐州危諫議書

知府諫議閣下夫父道也若君道也君道也若  
乾道也首万物者乾則以君况焉尊万邦者君  
則以父擬焉蓋君也若天下之達貴也父也若天

下之達親也貴故天下慕之親故天下愛之一  
國之內足慕者君也一家之內足愛者親也是  
以人臣以近君為榮人子以事親為樂夫一日三  
接便蕃寵錫孰榮如之朝夕左右承順顏色  
孰樂如之然內外之事不可一也出入之任不可擇  
也入以奉謀猷出以守疆場臣之義也內以調  
甘旨外以服勤勞子之道也內者蓋不可以守疆  
場為憚而忠臣憂君之志以為苦也外者蓋不可  
以服勤勞為辭而孝子念親之心以為傷也天人  
七十有一歲矣而以五代未葬卜後年辛巳吉凡



衣衾棺槨之具待祿而後辦未能遂歸林泉  
以取休佚猶獨僣倪於官職之事且大人既老  
矣介則當晨昏定省日親上食謹視寒煖之  
節而乃遠違几杖虧一日三至寢門之禮人  
子之義得無闕乎誠罪人矣誠罪人矣然前  
所謂內以調旨耳外以服勤勞蓋亦不得而  
憚也介家四十口曾高以來耕田爲業田薄牛  
弱常苦貧窶歲<sub>盡</sub>天之特窮地之利竭人之  
力并大人與介兩人祿四十口僅得飽食今介祿  
闕大人獨食不足乃泣別庭闈遠來田園學老

圃老農之事勤稼樹桑庶幾四十口衣夫帛  
食夫粟而免寒餒之憂矣事不兩遂不得朝  
夕左右承順顏色噫前年去蜀五千里今又在  
此其孝子念親之心亦可憐矣恭惟閣下輟七  
人之近列開千里之大邦惟此徐方蒙受其福  
語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閣下之福施之必有  
先後之次以大人可稱爲老者矣則受閣下之  
福宜在先矣用是將有以釋孝子念親之心  
一二瞻望門戟不勝歡抃欣躍之至介頓首再

拜



與奉符知縣書

子游爲武城宰孔子曰子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于偃之室至哉子羽之慎賢哉子游之容由今言之爲慎易爲容難慎以遠嫌容以避謗嫌遠謗不至安身之道也是爲易夫擊是國之田食是國之穀爲是國之民征賦教命皆出是國是國之君則不覲不謁在禮近於傲與慢容之爲難介爲奉符民前奉符大夫馬君未伯下車逾月先就見介於祖棣草廬中介懼得傲與慢之罪不

然字刻口

敢蹈子羽之節因一謝馬大夫于縣馬曰吾治君邑吾聞君賢且與君爲天聖八年同門生民之病政之疵君以告子病予疵予是君以若病與疵遺我也自茲屢率介過縣介然不能守子羽之節豈不知足及公門而嫌與謗輒隨之凡四五招勉強一往焉且以謂政雖出大夫而及于吾民病雖在於民苟有養心之心者皆病政之疵民之病不敢不告雖然未及於私焉有山陽道德之老孫明復先生世不我用退居草茅闔扉著書不接人事馬大夫尊之以師



弟子禮求傳其道焉太平鎮進士姜潛個  
儻有奇節焉大夫重之時引在坐與講論古  
今治亂得失及馬大夫陷於籠網竒致其罪  
怒焉者以爲介三人嘗與馬公事具以惡名  
加焉意不能行子羽之節時以足踐公門宜乎  
以爲嫌也宜乎被惡名也詩曰心苟無瑕胡恤乎  
人言雖然不可不慎也執事臨縣介固欲遂蹈  
子羽之節不唯懼得傲與慢之罪且詩人桑梓  
之敬不可委也一拜執事于縣之庭得禮而退然  
後願守子羽之節終焉惟執事容之

上頴州蔡侍郎書

侍即閣下夫物生而性不齊裁正物性者天吏  
也人生而材不備長育人材者君宰也裁正而  
後物性遂故曲者直者酸者辛者仆者立者  
皆得其和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也長育  
而後材美故剛者柔者暴者舒者急者各得  
其中洪範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是也紀  
謂之至道中謂之大德中紀而天下之理得矣如  
介者正所謂不紀其中而不得其紀者也喜怒哀  
樂未發謂之中喜怒哀樂之將生必先幾動



焉幾者動之微也事之未兆也當其幾動之時  
喜也怒也哀也樂也皆可觀也是喜怒哀樂合  
於中也則就之是喜怒哀樂不合於中也則去之  
有不善知之於未兆之幾前而絕之故發而皆中節  
也易曰吉之先見不言凶而言吉者其能知善  
不善於幾微之時善則行之不善則改之凶何  
由而至也介見天下之有未得其治則憤悶發  
於內而言語形於外已暴著於外猶不知協  
於中邪哂於事邪欲其幾之先見發而皆中節  
其可得乎故凶悔吝當隨之東集至闕下有

人密道闕下之語於介者箴規訓誡丁寧切  
至如聽箕子皇極之義若聞孔思中庸之篇釋然  
大覺前日之非噫天以方剛直烈之性授於介不  
納介於中夫剛方直烈不以中輔之暴殘戕折  
日可待矣今闕下啟介歸之于中是天以剛方  
直烈付於介闕下納之全德也天欲暴殘戕折  
於介而闕下賜之更生也介荷闕下仁育陶宰  
至為厚矣今西走蜀四千里不敢跋跡為勞  
以平生未得一登闕下之門為恨引首南望不  
勝拳心之心不宣介再拜



與張安石書

歲庚辰十一月五日奉符大夫馬君來伯下吏  
奉符民如赤子之失慈父母自十一月五日至二月  
十一日凡百有六日延頸引首南望大夫之來若  
在大暑思滌清風若坐赤炭思濯寒波二十一  
日大夫被免民以千數還立大哭若不以夕餒方  
食而奪其舖大寒始衣而劫其纊哭已成曰  
吾大夫奉身儉行已廉守法平操心公養民  
舒閑約吏急速自大夫來吾曹安於里閭晏  
眠飽食老息壯作不奪吾種殖之時不害吾

卷

生養之道經歲村巷鷄不驚犬不吠盜賊不  
入吏胥不至州縣之政賦稅爲急鄰縣督責  
煩數敲朴之聲相聞里胥纍纍繫于道路  
流血滿令廳階猶出期不克辦吾大夫但歛  
手坐席上時召老叟至其前與之相約所謂  
里胥者皆於放田畝嚴禁戒不與民相見  
不遣一吏走不施一杖胥常先期賦登數治吾  
邑者育吾曹可謂勤日至矣可謂義且恩矣  
吾曹在下觀吾大夫無絲髮辜天子負民無分  
寸枉道欺心而無罪免去茲非吾大夫之不幸



也吾曹之不幸也於是相與環立又哭且慟既而又聞大夫無資不能行盡貨易其帷襜之屬乃能行雖能行聞其寓魯之西任城無環堵之室無一畝之田大夫及夫人若女歸兒若姨監皂隸十數口衣不食而不繼朝訴飢而暮啼寒吾大夫至此吾曹德大夫甚深忍坐視之乃驅走隊趨就祖徠下繞石介泣告之曰吾曹嘗聞昔田橫能養士當橫之難五百人死之今大夫之憂幸未至橫吾曹亦未當從五百人者以死然吾大夫朝夕有飢寒之慮吾曹

民爾無智力爲營其衣食君在吾御號爲有智力者君宜念吾曹區區之心圖救吾大夫之窮介聞之大羞媿且惻然悼之悼者悼馬大夫之窘媿者媿此民之義雖悼且媿而方連遭大憂在困躓憔悴中旦暮自虞就死何得錙銖勢力解馬大夫之憂慰此民之勤勤然大夫之憂深矣此民之勤勤至矣皆義不可已安石讀周孔之書知周孔之道富仁義之文有仁義之心豈不有意乎介白



新雕祖徠石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光緒九年歲次癸未三月東武尹彭壽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新雕徂徠石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序

三朝聖政錄序

唐鑑序

石曼卿詩集序

送龔鼎臣序

送祖擇之序

送張績李常序

送<sup>老</sup>之序

呂虞部士龍字序

三朝聖政錄序

今天下太平八十年物遂其生人樂其業哉

太祖太宗真宗憂勤養理之功歟唐自天寶迄于

天祐百五十年間祿山朱泚黃巢秦宗權相接為寇中

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原擾亂生民荼苦篡唐者非有拯溺撥亂之心殘暴愈甚連綿五代干戈日尋戎馬生郊戰血流野繼唐終周天下塗炭實二百年哉 太祖武皇帝受禪之五月誅李筠於潞州十一月殺李重進於揚州四年取荆渚下湖南六年平蜀又六年收廣州又四年定江南 太宗文皇帝亦承天位能紹先烈南致淮海北降并汾蠻夷戎狄震懾請貢海內自此始一矣則太平之業二祖基焉 真宗章聖皇帝於是成三祖之基以格于可大隆二祖之業以臻乎富有禮樂文物煥然而章明教化刑政溥然而大和 太祖作之 太宗述之 真宗繼之

太平之業就矣若太祖之英武 太宗之聖神 真宗之文明授受承承以興太平可謂踰唐而逾漢駕商周而登虞夏者也臣生三十四年目不識干戈之事耳不聞金革之聲是草茅之下里閭之中聽田父農叟歌詠三聖之德盈溢乎耳及登仕路以來時接搢紳大夫語其說三聖之政益詳然三聖之德三朝之政國史載之備矣但臣以謂三聖致太平之要道或慮國史紀之至繁書之不精聖人一日萬幾不能徧覽唐史臣吳兢兢嘗為政觀政要臣竊効之作三朝聖政錄且人之言聖人者必曰堯舜人之稱治世者必曰夏商周臣觀



太祖武皇帝之神武 太宗文皇帝之睿聖 真宗章  
聖皇帝之仁孝豈復讓于堯舜乎觀建隆開寶之平定  
興國雍熙之樂唐康至道咸平之醇釀豈復羨於夏商  
周乎恭惟 景祐欽文聰武聖神仁明孝德皇帝陛下  
有 太祖 太宗 真宗之資則當法建隆開寶興國  
雍熙至道咸平之政以阜萬民以繼太平以丕於三聖  
之光以樹乎万世之基伏惟 陛下聰明神聖皆自天  
縱言語動作暗與理合雖不師於古不法于今固已高  
視軒農遠超羲昊苟更能斟酌祖宗垂憲効而行之可  
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伏惟 聖主留意

三字

唐鑑序

夫前車覆後車戒前事之失後事之鑑湯以桀為鑑故  
不敢為桀之行而湯德克明隆祀六百周以紂為鑑故  
不敢為紂之惡而周道至盛傳世三十漢以秦為鑑故  
不敢為秦之無道而漢業盛甚茂延洪四百年以隋為  
鑑故不敢為隋之暴亂而唐室攸久永光十八葉國家  
雖承五代之後實接唐之緒則國家亦當以唐為鑑臣  
逖覽往古靡不以女后預事而喪國家者臣觀唐最甚  
矣武氏變唐為周常庶人安樂公主醜殺中宗太平公  
主潛謀逆亂楊貴妃召天寶之禍臣歷觀前世鮮不以



閣官用權而傾社稷者臣視唐尤傷矣代宗遭輔國之  
侮萬憲宗被陳慶之弑逆昭宗為季述之囚辱臣眇尋  
歷代無不以姦臣專政而亂天下者臣視唐至極矣祿  
山之禍則林國忠為之也朱泚之亂則盧杞為之也陳  
慶之弑則皇甫鎛為之也嗚呼姦臣不可使專政女后  
不可使預事宦官不可使任權明皇始用姚崇宋璟則  
治終用林甫國忠則亂德宗始用崔祐甫陸贄則治終  
用皇甫鎛則亂自武后奪國迄于中睿暨天寶末年政  
由女后而李氏幾喪自肅宗踐位歷于代宗德宗順宗  
憲穆文武宣懿僖昭權在中官而唐祚終焉詩曰赫赫

宦

宦

宦

宗周褒姒滅之然則魏魏鉅唐女后亂之姦臣壞之官  
官覆之臣故採摭唐史中女后官官姦臣事迹各類集  
作三卷謂之唐鑑噫唐十八帝惟武德正觀開元元和  
百數十年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后亂之於前姦臣壞之  
於中官官覆之於後顛側崎危綿綿延延乍傾乍安若  
續若絕僅能至於三百年何足言之後之為國者鑑李  
氏之覆車勿專政於女后勿假權於中官勿委任於姦  
臣則國祚延洪歷世長遠當傳於子傳孫可至千萬  
世豈止齟齬十八帝局促三百年者哉伏惟 明主戒  
**明主戒之**



石曼卿詩集序

詩之作與人生偕者也。函愉樂悲鬱之氣，必舒於言能者，述之傳於律，故其流行無窮，可以播而交鬼神也。古之有天下者，欲知風教之感，氣俗之變，必立官司採摭而監聽之。由是張弛其務，以足其所思，乃能享世長久。弊亂無由而生，厥後官廢，詩不傳在上者，不復知民之所嚮，故政化顛悖，治道亡矣。詩之於時，蓋亦大物於文字，尤為古尚。但作者才致鄙迫，不揚不入其域耳。國朝祥符中，民風豫而恭，操筆之士，率以<sup>○</sup>歸鹿藻為勝。惟曼卿與穆叅軍伯長自任以古道，作之文必經實，不

放於世，而曼卿之詩，又特震竒秀發，蓋能取古之所未至，託諷物象之表，警時鼓衆，未嘗徒設。雖能文者，累數十百言，不能卒其義，獨以勁語蟠泊會而終於篇，而復氣橫，意舉，飄出章句之外。學者不可尋其屏闕，而依倚之。其詩之豪者，歟。曼卿資宇軒豁，遇事輒詠，前後所為不可計其遺亡而存者，纔三百餘篇。古律不異，分為二冊。一日觴予酒作，而謂予曰：子賢於文，而又知詩能為我序詩乎？予應曰：諾。遂有作，欲使觀者知詩之原，故卒於用而已矣。

送龔鼎臣序



山陽龔輔之學為古文問文之旨魯人石介對曰夫與天地生者性也與性生者誠也與誠生者識也性厚則誠明矣誠明者識粹矣識粹則其文典以正矣然則文本諸識矣聖人不思而得識之至也賢人思之而至識之幾也詩考書禮春秋言而為中動而為法不思而得也孟荀楊文中子吏部勉而為中制而為法思之而至也至者至於中也至於法也至於中至於法則至於孔子也至於孔子而為極焉其不至焉識雜之者也甚者楊墨為老莊為申韓為鬼佛識雜之為害也如此輔之將學為文厚乃性明乃識粹乃識確乎不可移嚴乎不

元  
可諱也直乎不可屈也一馬於聖人之妖惑邪亂之氣无隙而入焉於文斯也其庶幾矣然道知之不為難守之為難守之不為難行之為難行之為不難久之為難夫知之守之行之久之不為難焉之為難知之不篤不能守也守之不篤不能行也行之不篤不能久也久之不篤終也守之以誠而持之以篤惟輔之勉矣輔之且往往于孟州因以為離別之贈云

送祖擇之序

擇之罷濟南將歸聞自歷山馬走三百里別明復先生暨子泰山祖來相與講道德究經術耽雲霞玩水石舉



觴賦詩五日而後去以所坐乘重為明復之壽為予書  
先君之銘于石以為勸擇之以文章登甲科天下之望  
甚盛不十年當輔相天子為宋大臣為人資材已高又  
自能知堯舜周孔之道顧明復與予飢寒山谷中何有  
毫髮利于擇之而冒苦辛傾肝膽予二人豈有求邪明  
復謂無以謝擇之發聖人之蘊明王道之極擇之拜而  
受之嗚呼春秋賞罰二百四十二年至矣仲尼之心獨  
擇撥衰周一世之亂反諸於正十二經揭如日月昭  
明于天後之聖賢得之多者帝得之少者王不得者霸  
明復之報為不輕矣予經學淺不能希明復然義不可

嘿夫趨時物之情也徇道人之難也噫諸侯交迎傾國  
封之枉尺直尋吾死不為見之孟軻尋邑三公舜歆高  
爵不作符命甘投于閹見之子雲潮州八千幾死瘴煙  
歸來京兆不肯蟬娟見之吏部嗟嗟李勣徇主從昏咄  
咄宗元附權邀官觀而始節豈為不完弗能有終至今  
痕癥擇之與予說蘊深矣此去近天子得與我相磨切  
天下是非亦得時見上講道君政得失天子宰相曰是  
擇之曰是天子宰相曰非擇之曰非擇之官日進而寵  
日深矣天子宰相曰非擇之曰非天子宰相曰非擇之  
曰是擇之前有鼎鑊而後有鈇鉞矣古之君子解官職



而遺寵祿趨鼎鑊而就鈇鉞非以官職寵祿為憂而鼎鑊鈇鉞為樂也道適當然也擇之於道安之者非利而行之者非畏罪而強之者也予所以云姑為報之資尔康定二年七月十二日序

送張績李常序

孔子之大道為異端侵害不容於世實三千年諸公能維而持之不能排而去之維之持之道不絕矣不去其害道終病矣韓文公所謂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是也予不自揆度乃奮獨力直斥其人而攻之哉寡彼徒眾反攻予者日以千數視予之肉虎動磨吻而狼磨牙賴聖

君天覆地容得免於禍濮人張禹功李遵道者其居與予不相遠耳目接于予固熟則其宜知予之所為如是得禍如是輒不憚直以身冒予之禍來山中而助予揚子雲稱軻之勇若禹功遵道者其勇者歟太史正崔行之罪殺之其第又書杼又殺之南史聞之執簡以往於太史初正行之罪知為史者然猶未知必得於行若南史聞已殺二人矣又執簡以往是真不畏死者矣予攻害孔子者予知為孔子者然未知必得罪於害孔子之徒若禹功遵道已見予之所得禍如是又來助予是真勇者矣予今年三十七而髮半白然心益壯而氣不



哀禹功少予十四歲遵道少予十五歲其文如進六軍  
而作鼓者嚴猛齊厲張皇奮施可式可畏當與予周旋  
焉達也以孔氏之道窮也孔氏之道達而萬物不通乎  
窮而垂之於後世不明乎窮達之間綽然有餘裕其有  
能動心乎禹功藏用於神其得天下之幾歟遵道直道  
而行其明天吓叱治歟幾近易治近春秋二子之道皆  
道也與世不其<sub>也</sub>其必達矣去舉進士予醉之以酒復  
贈之以言以<sub>因</sub>釋相離之懷辛巳夏五月二日石介序

送劉先之序

予友先之將適魏之館陶請于予曰館陶之政孰為大

曰館陶魏邑也聖朝大儒柳仲塗實魏人自唐吏部下  
三百年得孔子之道而粹<sub>也</sub>者惟仲塗居魏東郊著數  
萬言皆堯舜三王治人之道為如京使死其道纒施其  
一二今聞柳氏之子孫尚在賢且有<sub>者</sub>魏之人猶能  
記識仲塗之居亦或有能讀其書者仲塗之道則未聞  
有人知之先之至館陶取仲塗書為柳氏子孫及魏之  
人講釋指明其義使知仲塗之道仲塗之道孔子之道  
也夫人能知孔子之道施於天地間無有不宜以之治  
民<sub>也</sub>以之事君以之化天下皆得其序先之能使柳氏  
子孫及魏之人知仲塗之道柳氏子孫既能知之而敢



緘藏於其家必能傳之人魏之人亦必能傳之鎮冀邢趙自鎮冀邢趙而傳之將河之北皆知仲塗之道矣由河之北而傳之仲塗之道將盈于天地之間矣館陶之政此為大若夫行乎仁義使百里之內咨而嬉癯而肥瘡而良匱而昌茲縣令之事也先之固能行之矣豈待予告

呂虞部士龍字序

虞部員外郎東平呂君嘗訪字於介因名士龍揚曰雲從龍言龍吟則雲出龍乃乘之游於六合作為膏澤潤液乃彙濟物之德也大矣請字曰兼濟兼濟之義又不

徒然也卷收其雲畜密不雨不得兼矣大旱而為霖雨不崇朝而徧天下兼濟之義於是乎在先朝為侍讀學士烈烈有名稱者君之先君也君不忝爾祖能濟其美今年四十三作虞部員外郎賜緋魚袋借三品服知邛州邛州要藩矣襟帶巴蜀作國王家有社有民地方千里君能簡削苛政懷以仁惠舒我王澤浸其幽遐是亦兼濟於一方也異日得大位行其志兼濟天下有矣字曰兼濟豈無意哉名以定體字以表德苟不克稱則貽名之羞公其戒之苟保祿位以利其妻子苟殖貨財以肥而家厚而身不思忠吾君利吾民則獨善之行也雖



在千萬里外必走就君操吾矛持吾戈以擊君奪此字  
矣日月序

新雕徂徠石先生文集第十八



新雕徂徠石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記

祥符詔書記

宋城縣夫子廟記

泰山書院記

青州州學公用記

新濟記

去二畫本記

宣化軍新橋記

柘城縣巡檢廨署記

鄆城縣新堤記

祭堂記

拜掃堂記

祥符詔書記

祥符二年翰林學士楊億知制誥錢演祕閣校理劉筠





唱和宣曲詩述前代掖庭事辭多浮艷真宗聞之曰醉  
 臣學者宗師也安可不戒於流宕乃下詔曰國家治天  
 下化成域中敦百行於人倫闡六經於教本真斯文之  
 復古期末俗之還淳而近代已來屬辭多弊侈靡滋甚  
 浮艷相高忘祖述之大猷競雕刻之小巧爰從物議俾  
 正源流咨爾服儒之人示乃為學之道夫博聞強識豈  
 可讀非聖之書脩辭立成誠安可乖作者之制必思教  
 化為主典訓是師無尚空言當遵體要仍聞別集衆制  
 製刻鏤已多儻許攻乎異端則是誤于後學式資誨誘  
 宜有甄明今後屬文之士有辭涉浮華玷于明教者必

加朝典庶復古風其古今文集可以垂範欲雕印者委  
 本路轉運使選部內文士看詳可者即具本以聞又天  
 章閣待制劉公隨常言故楊翰林少知古道故孫漢公  
 集中有送楊序說其年十一月自建州召試授秘書省  
 正字詔褒之有精彩神助文字生知之語是時名落天  
 下道路拭目或勸以歌頌上美更祈清貫者則掉臂不  
 顧或以其早成夙悟比代前王勃輩者則愀然曰吾將  
 勉力庶幾子雲退之長驅古今豈止於辭人才子乎又  
 崖撮初覽其斷文數十篇大奇之持以示漢公曰皇甫  
 持正柳州少年特正當如是 本朝文人稱孫丁而皆



推重之則揚為少知古道明矣然以性識浮近不能  
 道自立好名制勝獨馳海內謂古人之雄有仲塗黃州  
 漢公謂之輩度已終莫能出其右乃斥古文而不為遠  
 襲唐李義山之體作為新制揚亦學問通博筆力宏壯  
 文字所出後生莫不愛之然破碎大道雕刻元質非化  
 成之文而古風遂變時執政馮文懿與二三朝士竊病  
 之又黃州漢公皆已死他人柔弱無以摧揚雄銳惟胡  
 士大藍繼周在且以罪廢屏居廬江乃相與延譽徐言于  
 上乞召知制誥以拉揚之虎牙繼周既至真宗命上殿  
 賜坐從容延問曰知卿雖謫官猶不廢學今復用卿知

制誥繼周以久去班行朝禮多廢即拜謝于殿上真宗  
 亦不之罪繼周既退直趨舍人院箕倨坐廳上睥睨言  
 曰適來見上上金口命胡旦復知制誥矜傲輕忽旁如死人  
 重入此小兒隊裏知得它制誥矜傲輕忽旁如死人  
 真宗以繼周素无行尚疑之潛令小黃門一人隨其後  
 觀之黃州畫以告明旦真宗見文懿具道其事乃曰  
 胡旦終未可用觀其言朕亦似被輕文懿以繼周自為  
 之亦無如之何繼周但得通判襄州去揚遂肆然無復  
 回避為文章宗主二十年故斯文之弊至于今矣可惜  
 矣夫介讀祥符二年詔書知真宗皇帝真美主笑聞



劉待制之說知文懿真賢相矣揚曰觀乎人文化成天下爲天子能知乎文之本而思復於古非英主歟爲宰相能悼乎風之變而思救其弊非賢相歟介竊懼聖君賢相之事異日泯落因私記之

宋城縣夫子廟記

天地吾知其易毀也一德不脩則裂日月吾知其易喪也一政不行則缺山嶽吾知其易壞也一化不明則崩河洛吾知其易涸也一令不善則竭大哉吾聖人之道彌亘億千万世而不傾橫維四方上下而不絕莫亂於戰國莫妖於楊墨莫毒於秦嬴莫逆於莽賊曹馬譎詐

宋齊凶慝虐神猾夏曰聰曰勤唱誕放邪曰聃曰釋下至唐季接武踵迹昏君暴德莫不滅裂衣冠隳圻法則焚燒詩書芟刈禮易吁吾聖人之道受戕害被攻擊斯亦多矣而巍然中居竟不可毀良由根柢堅而枝幹茂也淵源濬而流派遠也三才五常爲根柢不亦堅乎堯舜禹湯爲枝幹不亦茂乎六籍九疇爲淵源不亦濬乎孟荀楊韓爲流派不亦遠乎故天地有裂焉日月有缺山嶽有崩焉河洛有竭焉吾聖人之道無有窮也夫天地日月山嶽河洛皆氣也氣浮且動所以有裂有缺有崩有竭吾聖人之道大中至正万世常行不可四之道



也故無有虧焉宋有天下純用文治制度禮樂一出儒術吾聖人之道大行君君而臣臣父父而子子京師達於郡縣皆崇嚴廟貌而尊祀之宋城在南京為赤縣夫子祠宇尚闕春秋則釋奠于令之廳事噫其褻亦甚矣李大夫堯俞以儒學仕能知聖人為尊不敢黷慢於是拆佛宇淫祠十數區取其材作廟於縣署之右棟宇壯焉丹雘麗焉穹穹闢陽眈眈闔陰夫子被王衮冕執珪尺有二寸負斧依當宇而坐顏淵閔子騫十一人列侍翼如有嚴有威廟成俾予記之嗚呼異哉李大夫作是廟有三善焉撤佛宇弱夷法也毀淫祠革邪俗也尊聖

師明大道也有是三善不可不記故敢承命而不敢讓景祐四年五月一日

泰山書院記

自周以上觀之賢人之達也臯陶傳說伊尹呂望召公畢公是也自周以下觀之賢人之窮者孟子楊子文中子吏部是也然較其功業德行窮不必易達吏部後三百年賢人之窮者又有泰山先生孟子楊子文中子吏部皆以其道授弟子既授弟子復傳之於書其書大行其道大耀先生亦以其道授弟子既授之弟子亦將傳之書予將使其書大行其道大耀乃於泰山之陽起學

者



舍解堂聚先聖之書滿屋與群弟子而居之當時游  
從之貴者孟子則有梁惠王齊宣其滕文公之屬楊子則  
有劉歆桓譚之屬文中子則有越公之屬吏部則有裴晉  
公鄭相國張僕射之屬門人之高第者孟則有万章公  
孫丑樂克之徒楊則有侯芭劉棻之徒文中子則有董  
常程元薛收李靖杜如晦房魏之徒吏部則有李觀李  
翱李漢張籍皇甫湜之徒今先生游從之貴者故王沂  
公蔡貳卿李太州孔中丞今李丞相范經畧明子京張  
安道士熙道祖澤之門人之高第者石介劉牧姜潛張  
洞李縕足以相望於千百年之間矣孰謂先生窮乎大

哉聖賢之道無匹泰孟子楊子文中子吏部皆匹於無  
位與小官而孟子泰於七篇楊子泰於法言太玄文中  
子泰於續經中說吏部泰於原道論佛骨表十餘萬言  
先生嘗以盡孔子之心者大易盡孔子之用者春秋是  
大聖人之極筆也治世之大法也故作易說六十四篇  
春秋尊王發微十七卷疑四凶之不去十六相之不舉  
故作堯權防後世之篡奪諸侯之僭逼故作舜制辨注  
家之誤正世子之名故作正名解美出處之得明傳嗣  
之嫡故作四皓論先生述作上宗周孔下擬韓孟是  
為泰先生孰少之哉介樂先生之道大先生之為請以



此說刊之石陷于講堂之西壁康定元年七月十八日  
記

青州州學公用記

故僕射相國沂公初作青州學成奏天子天子賜學名  
且頒公田三十頃次入于學公患田少不足又傍學作  
屋百二十間歲入于學錢三十一萬逮今十稔學益興  
而士倍多太守趙集賢廣公之意取南城隙地又作屋  
八十三室別為鈎盾六十二門歲入于學通六十七萬  
學之公用於是大充而養士之道稱矣學官與諸弟子  
修之請記于壁曰立其法万物不改者道之本也通其

變使民不倦者道之中也本故万世不也中故万世可  
行也若伏羲神農皇黃帝堯舜氏樹君臣父子上下之  
制立其法萬世不改者也是之謂本焉服牛乘馬上棟  
下宇弧矢網罟之宜舟楫耒耜之利棺槨之使曰杵之  
用通其變使民不倦者也是之謂中焉相國公三代明  
王作取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之制建學  
于青立本也集賢申易大畜養賢順養正需飲食宴宴  
樂允朋友講習之義立寬于學制其中也大凡舒則人  
暇則人困故善教者優游而至道不善教者急速而  
強人其要貴夫勞逸之節焉礼曰張而不弛文武不為



也一弛一張文武之道也今夫學者六藝經傳千万言以時而諷之其為功博矣仁義禮樂忠信孝悌之道天地陰陽星辰災變之動以時而求之其為業廣矣博而難卒勤苦而後能成蚤起夜誦寒暑不廢衣冠不解則是常張之矣歲有田日有秋勞有休息有養所以息焉游是焉一張一弛之道也君子謂相國集賢善教矣張而不急弛而不廢初集賢樂學之經始甚亟乃擇材吏得節度推官蔡君亶用董其役作屋若鉤盾百四十五間而取材於縣官之餘借力於公家之隙不<sub>於</sub>煩府不擾於民和說而以成予謂相國善作也集賢善述也蔡

君善卒相國集賢之志也見託斯文既不得讓因記其歲月云

新濟記

天聖十年春知兗州工部尚書翰林侍講學士孫公開新濟成夏汶水暴漲盡壞其坊猶于西澤滿腹受弗<sub>能</sub>溢出橫流湯湯為江為淮轉如天回突如山來勢若吞鄆及壽張東阿人不溺於水如一縷絲一毫髮相維之矣東北注入新濟汶水勢削遂不克患明年京東蝗出大旱五穀皆不熟自淄水東至於海尤甚州養兵十數万倉庫空然公儲不逮百日或出糶稗糞腐為天子養



兵食羸卒餓軍旦夕洶洶發怒色流怨言郡刺史已下  
焦然疚于懷不知其為徒拱手俟罪而已兩轉運使以  
是失職罷去天子使轉運淮南倉轉輸于東方凡數千  
艘由淮達於鄆鄆入于新濟新濟而東東方遂濟噫春  
新成夏汶水漲新濟是賴汶水無害鄆人適安今年新  
濟成明年東方饑饉新濟是憑兵不匱食國不乏用民  
不餓死濟之為功也如此其速成疾効章章著見于人  
者故畧舉之矣若夫北暨鄆之張澤南暨濟陽即之鉅  
野民良田百萬頃水宅焉三十年民不得一隴耕一穗  
收新濟成疏其水入新濟民得是良田播殖五穀以食

之新濟之功此益為大中國之有四瀆猶人之有四支  
四瀆濟其一也潛水壅廢地一支矣今濟水復沉地之  
一支復生也地有血脉也有骨胃也不壅絕焉地道其  
安矣濟水棄滯塞廢三十年不為濟矣今濟水復流復  
為濟矣海不受濟之潮三十年海亡一濟三十年矣今  
濟水復朝於海海復得一濟矣地生一支濟復為濟海  
復朝濟海功格于地矣及于濟矣及于海矣功又益為  
大也當濟源涸此功落成祭法曰能禦大菑矣捍大患  
矣則公宜受天百祿世世祀之傳子傳孫寔隆寔昌公  
畫忠三朝白首彌固勲望風迹終然允藏在 太宗朝

御大菑則祀之  
能捍大患則祀之  
其可謂



講經譬水敷助文治觀學王宮啓發孝德在真宗朝  
 上疏陳十不可請停西祀又抗言乞焚天書斬未能  
 以道事君有犯无隱 陛下纘服日以孔子之六經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說于上前以輔聖德歷事三  
 世將逾四紀年甫及致政三上章乞骸骨歸葬鄉里不  
 得請又兩上章乞解近侍守鄉郡天子重勞以官職之  
 事許之既告老去猶以郡人被水患三十年濟不為濟  
 濟不朝海地廢一友在公家之利為不了卒能成功澤  
 生民利万物及國家被來世春秋傳曰太上有立德其  
 次有立功謂之不朽若公之立德立功可稱於不朽矣

宜刻諸石垂之無窮接濟水出於河南府王屋縣溢于  
 東出于陶丘東北會于汶入于海當黃河溢并濟為一  
 斗泥淤為岸數百尺河水復濟遂失  
 于海仍停于鄆之西南為大澤作民  
 患三十年公久思久之數議外廷眾曰噫噫為不可至  
 是復白于上請身自行安肅軍觀察留後陳公堯咨時  
 治于鄆受成于公不敢異公議克同于公天聖十年正  
 月以鄆州之須城中都平陰壽長陽穀東阿齊州之歷  
 城長清合三人方起鄆魚山盡下把四十里齊州接下  
 把而下又五十里疏濟故道通濟入海一月克成厥功



講經辟水敷助文治觀學王宮啓發孝德在 真宗朝  
 上疏陳十不可請停西祀又抗言乞焚天書斬朱能  
 以道事君有犯死 隱 陛下續服日以孔子之六經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說于上前以輔聖德歷事三  
 世將逾四紀年甫及致政三上章乞骸骨歸葬鄉里不  
 得請又兩上章乞解近侍守鄉郡天子重勞以官職之  
 事許之既告老去猶以郡人被水患三十年濟不為濟  
 濟不朝海地廢一丈在公家之 利 為不了卒能成功澤  
 生民利万物及國家被來世春秋傳曰太上有立德其  
 次有立功謂之不朽若公之立德立功可稱於不朽矣

宜刻諸石垂之無窮按濟水出於河南府王屋縣溢于  
 東出于陶丘東北會于汶入于海當黃河溢并濟為一  
 河水一石其泥六斗泥淤為岸數百尺河水復濟遂失  
 故道不復能流入于海仍傳于鄆之西南為大澤作民  
 患三十年公久思久之數議外廷眾曰噫噫為不可至  
 是復白于上請身自行安肅軍觀察留後陳公堯咨時  
 治于鄆受成于公不敢異公議克同于公天聖十年正  
 月以鄆州之須城中都平陰壽長陽穀東阿齊州之歷  
 城長清合三人 万 起鄆魚山盡下把四十里齊州接下  
 把而下又五十里疏濟故道通濟入海一月克成厥功



督役則有鄆州通判<sup>部員外</sup>張舜元齊州通判  
國子博士王隲平陰知縣國子博士李錫歷城知縣太  
常丞董儲壽張知縣右侍禁王師顏鄆州駐泊右班殿  
直張政中都縣主簿劉允介自謀始及成功實預焉故  
能備述其事景祐元年月日記

去二畫本記

留守工部彭城劉公隨嘗親來視學于東庫謂非聖人  
書宜悉去之不可使學者讀之感感亂其心也公之心  
可謂正矣噫非聖人書宜悉去之不可使學讀也猶不  
可觀之况非聖人乎且自伏羲至于神農神農至黃牛

帝黃帝至于堯舜堯舜至于禹湯禹湯至于文武文武  
至于周公周公至于孔子孔子<sup>之時</sup>中國猶一人治也道由  
一途出也有老子生焉然後仁義廢而禮壞有佛氏出  
然後三綱棄而五常亂嗚呼老與佛賊聖人之道者也  
悖中國之治者也公<sup>與</sup>所謂非聖人之書者老與佛之  
書也老與佛之書猶不可使學者見况使學者見老與  
佛之象乎書庫有舊存三教畫本索觀之則吾聖人與  
老氏<sup>佛氏</sup>等使學者趨老與佛亦將同吾聖人也讀其書猶  
懼惑亂其心使趨老與佛同於吾聖人豈知不揚吾衣  
冠棄吾夫子捨吾尊親廢吾祭祀<sup>與</sup>相同歸于夷也



三教盡本獨吾聖人朝夕令學者拜事庶知吾師之尊  
吾教之一吾道之正所謂老與佛二者吾令悉去之後  
來者將謂吾不恭職夫二盡本吾故書石以告

宣化軍新橋記

康定二年冬十月戊午宣化軍使虞部員外郎張景雲  
作清河橋成河初不通故為之舟則人利舟也及其弊  
也善哉其達廢也歎聖人之於天下之道有作焉有因  
焉有變焉未有初也故作未有制也故因制失故變變  
者救其失也漢董仲舒曰道者万世無敝也非無敝得拯之之  
道也毀舟為橋善變者乎揚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其是

舟反害人河不復  
通故為之橋故  
舟弊也

之謂矣河去軍北門數步其流不絕如綫深不濡軌廣  
不逾丈非如彭蠡洞庭之險而病涉則甚於彭蠡洞庭  
實舟之為也舟有十五人十五人為十五家家率七口  
為百五口百五口之衣與食皆取於舟晨起十五家磨  
牙動吻伸頭奮距以搏以噬憧憧往來人罕完膚吁上  
下相容州縣無政孽苗遂成仇此橋也年更  
六人成輒壞者三卒成于君如此其艱孽苗大而難拔  
也姦府固而難破也非君之誠與斷孰克哉初天章  
閣待制知淄州軍州事郭公勸侍御史京東轉運使張  
公奎始謀毀舟建橋授謀于縣而郭以憂去張徙河東



其後虞部郎中胥君載繼來為州國子博士霍君某通  
判事州虞部員外郎韓君載為縣雖述六公之志而橋  
再成輒再壞遷居橋卒成當二公之去橋壞也人咸曰  
橋不可作也物有數事有會興廢存諸時成敗繫于天  
皆不在人君來代韓聞其說獨以為不然苟興廢成敗  
皆不在人則救懷襄之患也非禹也歟定管蔡之亂者  
非周公也歟平諸呂之難者非勃也歟去鱣魚之暴者  
非吏部也歟作一橋不能圖久人無誠也乃推諸天患  
誠不至而不患功難就視事之日亟至河上且歎曰州  
縣之政莫大於是者州之大者方千里縣之者方百里

政之善惡不出千里之內自西自東自南自北孰不由  
此塗出也苟有利焉天下享之苟有害焉天下被之在  
周官則曰司險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在  
孟子則曰十月徒杠成十一月輿梁成在春秋傳則曰  
啓塞從時况二君謀於初三君作於後願竭才卒成此  
橋且舟為害也矣遠吾為利也豈謀近哉百世後已不  
可苟作梓材以新制度以侈夏六月己酉明日落成其  
夕橋又壞君曰天固助予非有姦橋何壞韓君再為橋  
橋再為壞壞有故也吾一為橋橋一壞壞於姦也吾未  
討姦也者終成吾橋然後信吾之志而奪姦人之心暴



姦人之罪益動不懈日出臨河上工之拙巧材之良惡  
斧斤之高下繩墨之曲直必親焉毋不良日入歸如此  
九十有七日橋乃成凡五柱三十七柱七十八梁皆大  
木也所以取大壯而圖不朽噫衣乎舟食乎舟者百有  
瓜距森森牙齒頰頰相與橫跋盤錯於其間崇姦深樹  
孽大非君智果姦府不破非特達孽苗不拔始其再壞  
三壞也衆口譁譁咸請罷由于克斷君聽不乱由于克  
誠此橋卒成嗚呼君之功茂焉十月初九日記

石城縣巡檢解署記

天下有事也天子日昃而食公卿側坐而謀大夫露宿

而行命士晝夜走以赴命况庶人乎天下無事也農間  
于野工遊于府商嬉于市士大夫不馳不駕不兼味  
不食高冠寬衣怡愉舒緩為事况天子公卿乎帝宋有  
天下八十年矣艱難于太祖勞于太宗汲汲于  
真宗逸于陛下始於胼胝中於癯瘠今至于安富樂  
泰頌內外官万餘員無所事事食天子廩祿而已不矜  
車輿不飾第宅安為哉右侍禁常君濤朝廷命擒蔡南  
京之宋城楚丘下邑寧陵柘城穀熟虞城盜賊治所在  
柘城舊是廡宇卑圯風雨弗蔽常君至則曰天子賜祿  
廩非獨奉臣身亦將以仰事父母俯庇妻子今居無辱



墻完廬日暴溫其身體豈聖君推孝治待臣下之意邪  
况海寓富康存歲豐檢家給人足盜賊不作幸外无職  
事内置吾親於康寧不亦可矣舊署之（舊）塵湫（愛）隘者  
悉更之高明爽塏於是燕寢有堂飲（食）有位廡庫并  
竈罔不有秩上以荷大君養（音）内以逸樂其親及於其  
妻兒常君中无歎不足者非我列聖相勸養理寓内無  
事常君當如前所述晝夜走赴職弗暇豈及於此乎予  
更睢陽常君以新署成乞文為記因感太平之人各得  
其所且嘉常君之能厚於其親遂命筆直書之無罪畧  
焉云耳時景祐四年六月二日記

鄆城縣新堤記

太祖 太宗用武當是時武夫帶一刀負一矢取功名  
如山岳書生吐一（奇）運一策闢土地數千里（聖）勳臣  
勞告天地宗廟外内文士得取為歌詩（頌）讚刻于金  
石播諸筦絃荆潭臣僕既闕内属蜀師來降李煜渡江  
吳人慕化并汾納社天覆地載之内一用宋正朔同  
敢貳志 真宗以文守 陛下以孝治通五十六年生  
物鬯遂積穀豐實海内怡嬉間暇習於俎豆寬儒蘊籍  
尚以章句武夫書生莫得如（向）之取功名闕土地者學  
史者磨石濡毫俟以歲月竟无有卓卓勳烈可錄紀載



夏四月予卧睢陽公舍鄆城縣令劉君準遣使致書于予曰故鄆城為水濕敗予作新城於故城西南十五里遷其民而居之雨逾月不止水如故城謀再遷之則重勞吾民且鉅野在天下為大澤之一周視邑內高無燥旁可居萬家之處雖再<sup>遷</sup>水亦隨去與其勞民而再遷遷不遠水不若借是民力擇久安之計民無煩遷水不為患斯亦可也於是環城築長堤千九百步高二十尺厚九尺足以捍城矣足以禦水矣堤成予復念曰今雖作堤堤久必壞歲須補之乃無壞若一歲一補堤薪芻取於民令苟不民恤吏因緣為姦蠹傷吾民是吾作堤

非以為利也反以為害也因即堤上下城裏外樹楊萬有三百栽曰它日堤之薪芻是供可以緩民之憂矣矣堤既成且固柳皆青青茶活葉可蔽日太平為吏不從軍邊塞劾万死一生立尺寸功榮求名書國史此為績雖細猶愈夫坐而視民溺死不救者焉已從梁上轉圓石至懸門用匠磨琢成就光滑可書堅博可存願得君文以記歲月噫予從事斯文久矣常如向所述不得卓卓動烈可紀載劉君之功<sup>然</sup>非卓卓者刊之于石亦無媿焉遂記之景祐四年六月一日

祭堂記



周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適士二廟庶人祭于寢唐制三品已上乃許立廟天寶十年四品清官亦許立廟介今官為節度掌書記在國家官器令從七品說者謂適士上士也官師中下士也庶人府史之屬也介為庶人則嘗命于天子又未至于適士其官師乎在周制得立一廟唐制則未得立廟今祭于寢則介之烈考嘗為東宮五品官且鬼神之道尚嚴于寢實為黷神將立廟則介品賤未應於式貴賤之位不可祀未其中而自為之制乃於宅東北位作堂三楹以烈考及馬夫人劉夫人楊夫人後劉夫居焉薦新及於烈考五夫人而已時祭則請皇考皇妣王考妣咸坐緣古禮而出新意也推神道而本人情也慶曆元年辛巳十一月十七日建

拜掃堂記

石氏既建用康定二年辛巳八月八日舉大王父下為三十二墳葬於祖塋復立祭堂於宅東北位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也石氏從周得姓建於今二千有年矣自滄徙居至于今百五十有年矣祀唯介之烈考能談其譜討源及流實為詳盡小子嘗受之烈考終不有識大懼墜落為又石高五尺廣二尺三寸厚一尺列辭二千



三百六十八字表於墓前以傳千萬世風雨爆濕石久必泐字久必缺不可無蔽覆且歲時必上冢出必告于墓反拜于墓則皆有祭不可以無次設乃直塋前十四步為堂三楹一以覆石一以陳祭總謂之拜掃堂云慶曆二年壬午三月五日記

新雕徂徠石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新雕徂徠石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謝益州張密學啓

謝益州轉運明學士啓

謝兗州李相公啓

謝兗州通判孟虞部啓

代鄆州通判李屯田薦士建中表

鄆州知州祈雨文

上南京夏尚書啓

移府學諸生

南京夫子廟上梁文

南京知府祈晴文

謝益州張密學啓

右介啓自八十月日至二十三日兩到府城共住九



日五次伏謁旌下賜食華亭寺每請見皆特優禮待九日費公膳十一及來赴官守而復遠借舟楫盛送饗餼精米嘉麵醇酒肥肉率皆豐餘盡室九口在舟四夕日以饜飽猶不盡三之一噫飲食雖禮之末禮非飲食不將記曰禮始諸飲食易曰不可不養不致受養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又曰願養正則吉天地養万物聖人養賢以及万民然飲食豈其細歟故膳肉不至而孔子行醴酒不置而申公去古人豈專於飲食哉所以為禮也恭惟知府密學望高中外德服西南出以甸定四方入府將陶宰万物上養君后必以道者道何忠信之

謂也不以道則徒資口腹之欲與餽衆人何異哉下養士類必以禮禮者何仁義之謂也不以禮則徒取豢肥之意與畜犬豕何異哉介所以拜賜以來為榮且喜非榮一卮酒之旨非喜一按肉之味蓋知密學養不肖以禮也又府從事嘗以介小詩塵于几閣密學俯為屬和雖不獲賜本而親奉玉音是何黃桴士鼓之踈輒邀池大章之作斯因又希世之幸而非常之榮也以州縣賤小吏見國大臣以屬郡下執事見大尹自當畏汗恐慄趨走階下望塵而來拜塵而去何得禮如矩步以賓客禮進退從容近坐款密奉對聲什唱和飲食行行來



有勞去有送處具室廬行具舟楫若僚友者焉迥出常  
素望皆逾常夷為榮且喜不亦宜哉密學既以禮養士  
顧服勞厭官風夜勉勉使卒無曠敗以報万一此則小  
人以力養上之効也敢勤而不怠近瞻府城邀阻旌戟  
卑情無任戀恩荷德激切依歸之至

謝益州轉運明學士啓

介去年赴任嘉州未期月母氏訃至入蜀之計已匱住  
蜀之計未就而出蜀之計又迫凶喪之家稚騃十餘口  
寄於五千里外其未墜於淵谷者如一寸髮維之矣  
學士賜之大德不惟振其將死之命又從而衣食使有

餘溫餘飽焉當日之凍者今煖而壯當日之○而○而行  
者○今躍而走當日之孩乳而生者今坐而食堂有親  
且康寧以逸以樂庭有子孫懽然熙熙石氏閨門之內  
晏安如也學士之德也嗚呼夫施之為○也有○憫其○  
○而為之者有取其人道德而為之也憫其人猶人見  
魚鼈卵胎犬彘鳥鼠不忍其無罪而就死地惻焉而問  
之○也施之細也取其人道德而為之者非不忍其無  
故就死地惻焉而憫之○也蓋以其人之有智勇焉  
生之也可使之立功庸以其人之有學術焉生之也可  
使之施教化以其人之有忠信焉生之也可使之輔君



子以其人之有仁義為生之也可使之養烝民斯以為  
施也施之大也施之細也君子不求其報施之大也君  
子特求其報不求其報者君子之私也將求其報者君  
子之公也私者私於一物也公者公於天下也魚鼈卵  
胎犬彘鳥鼠之得生為不過魚鼈卵胎犬彘鳥鼠之  
報故君子不求為智勇學術忠信仁義之得生為必有  
智勇學術忠信仁義之報故君子求為不求為所以私  
於物也求為所以公於天下也立功庸施教化輔君子  
養烝民斯非天下之公歟學士之施於介非憫其餓窮  
而為之也取其道德而為之也學士不求報於介也是

以魚鼈卵胎犬彘鳥鼠待介也求報於介也介則特以  
智勇學術忠信仁義以報于學士也區區之心盡在此  
矣蜀雖國家之疆土其風氣不得中國之正伏惟學士  
履此嚴凝順頤養以持固大中之福不任瞻戀拳拳之  
心

謝兗州李相公啓

介頓首百拜資政相公閣下孟冬漸寒伏惟台候萬福  
介五月中過府中得獲恭覲伏蒙相公恩遇如常介不  
勝感銘之至恭以相公之德兗州之人衣食之矣衣食  
之厚無如介者生景德之乙巳歲介生之年相公為狀



元由大匠丞通判於兗逮今三十五年相公凡四來其  
殖衣食於兗州也富且饒矣自相公初殖之介則衣食  
之介今生三十五年衣食相公三十五年矣先介一年  
生者衣食多於介一年後介一年上者衣食少於介  
一年何況有先四十年五十年生者後三十四十年生  
者是兗州之人衣食相公無如介厚且足者也介於兗  
州之人衣食相公最厚兗州於天下衣食相公又厚蓋  
相公來兗州四矣陶宰天下再矣故衣食之有厚薄焉  
且暮相公三正台席推州兗衣食以及天下天下衣食  
相公其亦如兗州之人衣食矣夫衣食乎天下福德爵祿

寧有窮乎時伏惟相公倍加慎重

謁兗州通判孟虞部啓

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  
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執事於介言乎爵則貴言  
乎齒則長言乎德則優斯三者皆宜拜也詩曰維桑與  
梓必恭敬止執事所治事則介父母之邦此又一宜拜  
也禮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  
不問不敢對言敬父同志如事父執事與介先君同年  
登科又宜拜也介於執事宜拜之禮有五而執事聽政  
逾一時矣介收五代以禮改葬自經始至卒事二百一



十日不敢一日怠忽故未及一候門墻今幸會車騎過於里中敢附伏馬前叙孟子詩人禮家之說以脩勤拜

代鄆州通判李屯田薦士建中表

右臣嘗讀漢書每遇災異則詔三公郡國各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之故賈誼晁錯公孫弘董仲舒得以極其言所以漢高昌言垂四百年今國家方惟新慶政更脩百度日昃不食急於太平而蝗旱相乘仍歲饑饉朝廷憂勞哀痛若內諸隍聖德日新天災未消躬求讜言庶聞其道臣竊見本州今秋得解進士士建中能言天道人事之應能叙三才九疇之義能知

太平之道能息災異之術臣具見其實輒敢薦明惟朝廷策焉伏以建中今三十六歲專精畢力勞心苦學積二十餘年性識通敏經術深明讀書不取其語辭直以根本乎聖人之道為文不尚其浮華直以宗樹乎聖人之教故能言天地之際知帝皇王之道通古今之術識治亂之迹懷經綸之畧有超異之才其家至貧養父母以孝聞躬營甘旨不避寒暑安貧守節窮能益固未嘗以一介非于其人持身廉操心平陸睦鄉里以仁交朋友以忠內信義外修操履不以利動不以妄進古之所謂經明行修文學孝廉建中實有之昨秋賦本州考



試得合格已解發姓名入禮部貢院去訖竊以禮部每  
春就試進士動有三二千人程試繁密條制謹嚴苟小  
有所誤便當遺落又與衆人混試復且糊名竊恐偶有  
所遺則建中不得以名聞天子其人遂不見用於聖朝  
其道遂不施於天下文明之代使賢者有不遇之歎千  
載之下朝廷有失賢之名伏乞聖慈更不送禮部試特  
召令試策訪以王道要之啓以當世之務容其直言毋  
諱有司必有以補益國家者如其言可采伏望聖特與  
收擢稍不如舉狀臣甘俟朝典干冒旒宸臣無任激切  
屏營之至

鄆州知州祈雨文

黃石之靈夫萬民恃五穀而生也百穀仰膏雨而長也  
故一日無穀則民困且飢逾月不雨則穀焦且死自去  
年正月風雨不順序天變乎上歲凶于下黎民阻飢皇  
皇焉日望其新麥曰庶幾不死矣月三且不雨麥不出  
隴穀不生土日凄風亢陽熾其土其政不脩邪其化不  
流邪刺史不德而民無告邪何陰陽逆而不順和氣塞  
而不采苟以政不脩化不流守吏不德而民無告天示  
譴則罪在守吏凡有禍有罰宜加守吏守吏且不敢怨  
不敢辭民何辜而久不雨以絕民之食神聽不明罰不



當罪民不肯受而敢咨敢嗟神儼然南面有此土字厥  
民歲供飲食祇事于神有事當神罰民其辭乎無罪而  
懼禍民其肯受惟神其移於某身而使斯民活且神昔  
在炎漢以祕畧授于房建万世基矣人神並受其福其  
功畧大矣其德烈遠矣而有方土千之內並在神之左  
右豈不能為作福休以庇禱覆膏沐之守吏既不<sub>得</sub>不  
明不養斯民神又其棄諸惟神仁於斯民

上南京夏尚書啓

留守尚書光奉制書徙居畿近伏惟慶慰伏以天子之  
居則謂之京而泮泮為東京洛為西京宋為南京其名

尊矣王者之興必有其地而堯自唐虞舜自媯汭禹自  
有夏湯自景亳州周自岐山劉自漢中李自晉原國家  
自歸德其世長矣洪惟 太祖開國授於太宗太宗靈  
承傳之先廟克无付與 皇帝相繼四聖垂乎百年德  
厚流長本固業茂重熙累盛以至于億萬世而寢隆  
寢昌莫不由乎肇迹之有先始封之弥大壯是王氣建  
為大都保釐東郊居守留鑰常命懿德國老邇臣若今  
丞相僕射王公叅政吏部礼部蔡公皆自此遷入為柄  
輔中書堂執政者五而三出南京之尹伏惟留守尚書  
始以良賢方正能直言極諫舉次以大禹益稷皋陶之



謨出納詰命次以伊尹伊陟甘盤巫咸之美弼諧機衡  
名書太常勲在王府今既承三公而來亦當躡三公之  
去自茲京邑地望益高不獨為宋之榮觀可以使天下  
之聳動也介頃由學官登於幕府天與其幸會公之來  
喜抃交并精爽飛越官守有限不能奔走麾下與公挽  
轡推轂一日而至慰邦人僊望之心瞻望旌旄不勝踊  
躍之至

移府學諸生

賢重也食輕也君子推乎輕以篤乎重故賢隆焉學本  
也養末也君子厚於本而薄於末故學至焉易曰大畜

養賢也又曰願正吉則推乎輕以篤乎重之謂也孔子  
曰君子謀道不謀食又曰食無求飽則厚於本而薄於  
末之謂也聖人置祿以待百官祿充而後責之以事故  
事脩而國家立矣然則祿豈素出者也君子崇養以居  
衆材養優而後以道故道至而教化行矣然則養豈  
空具也講習在堂朋友在序圖籍在府器服在廳歲有  
公田日有常秩內足以樂乎志而外足以進乎道夫志  
者何謂也志乎所志也道者何謂也道乎所道也志於  
於忠信而忠信立志於孝悌而孝悌誠志之謂也道於  
仁義而仁義隆道於禮樂而禮樂備道之謂也夫如是



養果不空具也南京學立於故大諫戚公成於今留守  
夏公大諫為建學官學之有恥無不給雖養士之具未  
稱留守後天子請田千畝以食于學養士之具又稱則  
諸生不敢可以負二公矣噫自大諫至留守三十年矣  
而學乃成豈不以學大本也殖之不深不可以維萬世  
道重器也舉之不以難不可以格後人殖之深舉之難  
諸生識之

南京夫子廟上梁文

日月不盛大星辰不衆多無以昭天之明山嶽不磅礴  
江海不橫瀉無以彰天地之載制度不恢廓宮室不壯

名御

麗無以示聖人之尊天明不昭衆庶何所仰也地載不  
厚万物何所附也聖人不尊群儒何所法也况藝祖始  
興之地先皇親狩之都鼎峙為京自四畿相附而先聖  
廟齟齬僻陋不堪其憂何以壯遠人之望視四方之則  
哉留守尚書公下車月餘政未及施首嚴聖祠豪人承  
風偃化相率出錢二百萬斷材於何陽淮咸得大木  
以新居厥輪焉奐焉京邑翼翼宋人聞聲發誓知聖師  
之尊且大廟作凡三月而成功有司告十二月二日告  
請工棟焉公命盛食以落之兒郎備拋梁東夫子之道  
岱岳並崇拋梁西夫子之道太華與齊拋梁南夫子之



道衡嶽相叅拋梁北夫子之道常山比極拋梁上夫子之道如天可仰拋梁下夫子之道如地不瀉伏願拋梁之後留守尚書公入持國鈞正位台席行聖師之道以致君於堯舜之上下以躋民於仁壽之域万斯年兮主聖臣直

南京知府祈晴文

夫土地明則有長牧以治之幽則有神明以官之惟牧也雷大克惠養於斯民以流德澤惟神也雷大克庇庶於斯民以作福貺惟牧與神共理者也陰陽以和百穀嘉登皆牧與神之功風雨不時庶物疵癘皆牧與神

之羞今天<sub>中</sub>失度陰極則流作此淫雨害于梁盛其治明者也惟是夙夜祇栗改行修政庶幾苗禍自茲少弭神治幽也亦豈得安平者哉今民咨嗟咸歸咎于守吏固不敢怠惟神念之抑陰扶陽兩不作大沴弗賊天之時弗墮地之利弗絕民之食皆神之福守更不能邀其功惟神念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光緒九年歲次癸未三月東武尹彭壽讀於尚志書院